

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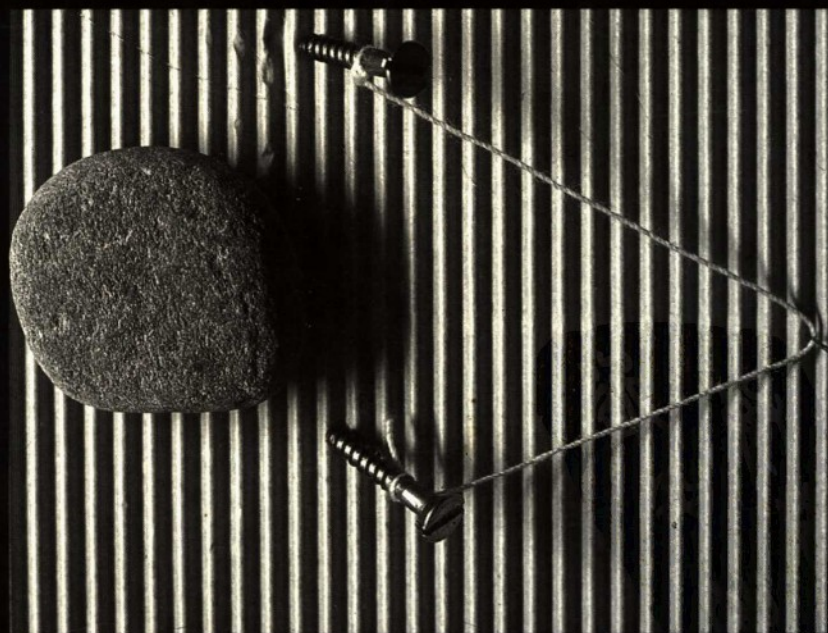
2012.10.17

電子書下載網



[沈起予]主編

阿圖塞的 馬克思主義



柯林尼可斯 / 著◎杜章智 /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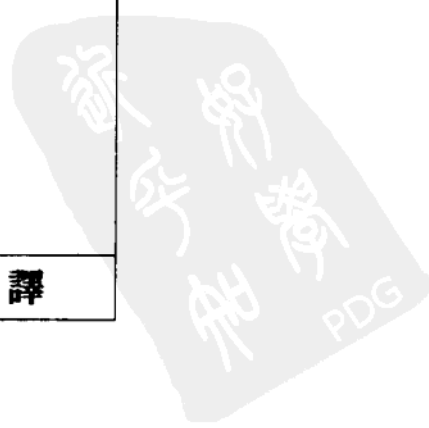
柯林尼可斯的這部著作以概括阿圖塞一生思想的方式，討論了阿圖塞的幾部重要的作品。這種討論阿圖塞思想的方式在近年來是不多見。尤其難得的是，作者把阿圖塞思想的問題跟國際共運的背景聯繫起來談，這使讀者可以明白阿圖塞思想的用意和作用，而且這也符合阿圖塞對於他自己的思想所作的解說，在理解阿圖塞的思想方面，這本書值得參考。

ISBN 957-32-0902-0

L7101 NT\$135

阿圖塞的
馬克思主義

柯林尼可斯 / 著◎杜章智 / 譯



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①

阿圖塞的馬克思主義

作 者 柯林尼可斯

譯 者 杜章智

主 編 沈起予

責任編輯 羅麗芳

發行人 王榮文

出版發行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 7 樓之 5

郵撥 0189456-1 電話 (02) 392-3707

傳真號碼 341-0760

排 版 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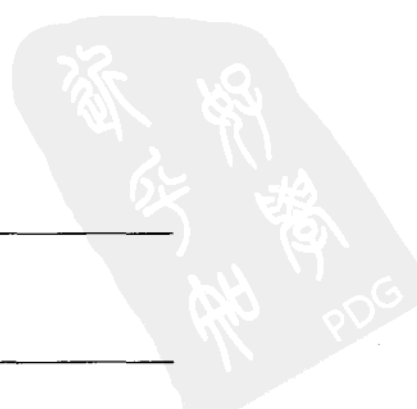
□ 1990 年 11 月 1 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135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32-0902-0



主編總序

嚴謹的新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國內是一門新興的事業。隨著解嚴和開放的政策，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讀者和學者對這門學科感到興趣。我們可以看到，不僅在學校課堂傳授這門學科的老師是日漸增多，把研究和學習的對象擺在這個方向上來的研究生，現在亦不在少數。而坊間出售的這類書籍目前更是普遍獲得讀者的喜愛，供不應求。這些發展亦說明我們的社會裡，還是有許許多多的人關心著思想、關心著社會。但是在這樣朝氣蓬勃的發展背後，目前卻仍然還存在著相當多的問題與難題。這些問題和難題是許許多多的讀者和研究者都有同感的，也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

首先問題最大的是：對於無法親炙這門學科或領域精彩內容的學生或讀者來說，這門學科或領域仍然是屬於少數人的讀書特權。他們或苦於沒有門徑進入這門領域，或是苦於進入這門領域後卻不知如何下手讀書。因此常令許許多多有心的讀者或學生對這門學問僅能「止於興趣」。對於比較想花精神深入這門學科的研究者而言，問題似乎也多。他們希望從事研究，希望這門學問能夠多少幫助他們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世界、瞭解問題。可是經典的接觸、二手詮釋資料的蒐集、研究題材的選取等等，在在都是他們的困擾，使他們在這個領域無法海闊

16/11/09

天空的馳騁，挫折感很重。但是對教學的人員來說，感觸還更大。上課教學資料與教材欠缺，學生的參考資料付之闕如，常常使他們的教學效果大打折扣。許多人都感覺到教學困難，手脚被綁施展不出學問來，可是一時也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而這些問題多年來卻沒有人出來為他們設想，為他們解決這樣急迫的問題。我們的社會裡，對於人文科學或是社會思想比較熟稔的專家或學者，他們從事的工作多半只是負責研究。頂多做一些批評、介紹就已經了不起了。對於如何在各門領域「傳、幫、帶」以提昇社會的知識水平，好像熱心的程度還不是那麼的足夠。有鑒於此，我們不揣淺陋，願意貢獻一己之力，為一些有需求的讀者、學生、研究生和教學人員服務。

我們的做法是在這門學科上做了一些大的規劃，計劃分批、分類地出版六大類的叢書，設法分門別類為讀者、學生、研究生和教學人員分憂解勞，讓大家對這門學科和領域的要求與滿足俱無遺憾。我們要分批出版的這六大類叢書，分別是：《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新馬克思主義入門叢書》、《新馬克思主義叢刊》、《馬克思學新知譯叢》和《馬克思學研究叢刊》。我們費盡心血網羅了海內外對於這門學問學有專長的學者和名家來為大家服務，希望好好地這六大叢書的工作做好，為大家略盡一點心意。

這六大類叢書的設計構想，主要是想讓每一位入門的讀者、學生、研究生或教學人員都能夠直接成套地、全盤地利用我們這批叢書進行讀書、研究和教學的工作，不假他求。我們的構想目標，是希望做到從入門的學徒到專業人士我們都能照顧，甚至希望最後做到從學徒到專家的養成也都能仰賴我們的地步。

這六大類叢書在《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方面，我們首先打算出齊所有新馬克思主義者的經典作品。國內目前這方面的中譯書籍非常的欠缺，已經出版的成品也是做得零零散散，譯筆又不算緊嚴，在學術運用上不太能派上用場。我們打算把這些問題都做改進，使這樣的經典能夠成套成批地呈現在國人的眼前。因此原來市面上已有的譯本不行的，我們改譯；不錯的，我們參考補譯。在譯本方面，我們儘量以原有經典的出版文字為主；情況不允許的話，我們在校訂的時候儘也可能地參考原外文版來補正。所有的版本，除非必要，否則我們絕對不做增補刪節的工作。這樣能夠讓原著以新的中文版的面貌和讀者見面，也能夠讓讀者放心地閱讀和進行學術的徵引。經典內的譯名、術語、地名或書名，我們是從習慣用法統一。如果無習慣用法，我們從已經有的專著和研究裡頭的使用法，不另創新譯名滋生讀者的困擾。我們的要求是做到各種譯名能夠從俗統一，不但這套叢書裡頭所有的各類經典的各種譯名能夠統一，就是我們以下的其他五大類叢書內的各套書籍的譯名也能夠配合一起統一起來。這套叢書是所有以後各類叢書的構想得以成立和各類叢書能夠讓讀者順利應用的基礎，自然所有的格式從學術的慣例，在體例方面我們就不另做說明。

其次，我們想把現有在期刊或其他場合發表但未被收錄編纂成書的經典作品，以相關主題或思想人物作為一輯，有系統地加以整理，編譯出版。這種編譯出版品，我們也是以原有經典原發表的文字為編譯參考版本著手翻譯。情況不允許時，我們參考別種譯本校正。所有的譯文註明出處來源，格式悉遵照學術慣例。

《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是我們配合著經典的譯著要出版的第二類叢書。這類的叢書涵蓋的範圍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有關新馬克思

主義的各種思想家或學派的思想概述，另一種是與新馬克思主義有關的各種重要思想範疇的專門研究。這類的叢書我們打算翻譯出版論述各家和各派思想的著作各五種至十種，談論專門思想範疇的著作各五種至十種，配合著各類的經典的出版。在這類的叢書裡，我們打算把國外現在比較重要而且談得比較具體的相關作品，依次分批有系統完整地翻譯出版。同時另一方面我們也想有系統地把主題相關但不易找到的各種期刊論文的資料，整理編譯成套出版。這類叢書的翻譯，主要作用是想以中文的方式提供資料，讓讀者比較容易瞭解前述的各種經典的重要內容、著述的時空背景，以及它們在一個思想家的思想裡或者整個社會科學界，佔著什麼樣的地位。當然我們知道僅僅是這些譯作的出版，還不足以讓讀者全面的理解現有國際出版界和學術界研究和出版的方向、概況與素質。不過有了這些作品的譯述，讀者在閱讀經典時，至少可以有個方向摸索。不用說，我們也不會認為只仰賴這些作品，讀者就足以掌握所有經典裡的思想了。我們以為這些作品只是我們所提供讓讀者可以比較容易進入經典領域的「工具」而已，其他的認識和突破要靠讀者自己的努力。自然我們同樣期望著將來也能夠有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投入這類的譯著，出版更多成批成套齊全的作品，來幫助讀者，讓讀者能夠更加全面地掌握這類的資源。

第三類的《新馬克思主義入門叢書》是針對著入門和希望從事研究工作的讀者而設計的，但是我們也想讓這類叢書能夠成為研究工作者和教學工作人員的一本小手冊。這套叢書編輯的方向主要是從兩方面著手。一是編纂適合瞭解各種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介紹性書籍，另一是編纂適合於理解各類新馬克思主義思想範疇的介紹性書籍。這類叢書的編輯在材料來源上，我們不限是編譯或者是創作，我們主要

扣緊的東西，是要讓這類叢書的讀者能用最短的時間，掌握住每一個相關的思想人物或者思想範疇的內容和進一步研究的方向與資料。因此我們把這套叢書的主要格式都做了統一的設計，不管叢書內的各類書籍屬於那一種領域，都是這樣的格式。這套叢書內的每一種書籍，基本上都分為這五部份：思想家生平傳略(或思想範疇簡介)、思想重點研究、相關的書評、有關讀書入門建議和重要的參考書目等。我們在這套入門叢書裡，主要是想讓讀者對於一個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或一個有關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範疇有個大致的理解，知道思想的重點在那裡？以前是怎麼討論的？有那些東西可以研究？有那些題目可以進一步的研究？可以怎麼和其他的問題聯繫起來看？可以怎麼入門和可以怎麼研究？又有那些重要的原始經典需要看？有那些二手的詮釋可以參考？有了這套叢書，讀者大致可以掌握每一個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人物或思想範疇的重要經典、思想重點、研究主題和方向、參考的資料等。有了這樣的一套叢書，至少讀者對於各種新馬克思主義思想人物或思想範疇不會陌生，對於要想進一步深入的領域該讀什麼書、有什麼書可看，也不會摸不到。當然按這套叢書提供的資訊，有心想研究的讀者一定很容易理解到，我們在前面的兩類叢書裡為讀者提供了什麼重要的經典或二手詮釋，剩下什麼東西是自己應該去補足的。不過我們稍覺遺憾的是，國內社會科學一直都是處在落後的狀況，我們無法為讀者再進一步的提供服務，指出那些地方可以找到那些資料，有那些先生或學者可以提供更多的資訊或研究的指導，不然這套叢書一定會更加完滿。我們只希望來日環境改善，有這個機會為讀者增加這一項服務。

在第四類的《新馬克思主義叢刊》裡，我們打算出版討論新馬克

思主義各家和各派思想的研究各五種到十種，討論新馬克思主義各種思想範疇的研究書籍各五種到十種。這套叢書和前述第二類叢書《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不同的地方是：前面的第二類叢書，我們主要是以翻譯出版西方的研究成果為主。我們在這類叢書是主要以出版國人的研究為主。但是我們在這套叢書裡出版的各種研究成果，在內容方面基本的要求是不和第二類叢書重複。我們要求作品的水準是起碼能夠站在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這個基礎上，「推陳出新」地創作，同時要求作品的內容應能夠適合我們國家的現實要求與需要。導論和簡介的書籍因而不是我們這套叢書主要的出版對象。

我們出版這類的叢書，主要的理由有兩點。首先是，我們都知道一件很簡單的事實，那就是：不是所有西方出版的研究成果都能適合我們國人的需要與現實，而且也不是所有西方的研究都是毫無缺點不可超越。所以縱使我們在第二類的叢書裡推出了西方的相關研究成果，同時也精挑細選出了比較可觀的成果，可是我們不能也不敢拍胸脯保證說，這些研究成果所研究的課題無需再深入探索，進一步提昇。這也就是說，我們實在需要在中文世界再出版相關的各項足以提昇這些研究成果的作品，以廣國內讀者的認識和見識。就針對著這一點，我們事實上是應該在中文世界出版這樣一類的研究成果，以合乎事實的需要。另外出版這樣的研究成果也有其另一面的作用。我們認為，如果能夠出版在原有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推陳出新的作品，那麼就能夠在中文世界對有心研究這門學科的研究者起示範作用，知道問題也可以「這樣的看」。因此我們在構想上也是希望有這樣的叢書作為借鏡，刺激研究者利用我們前述提供的各類叢書的條件，再深入的探討其他的問題，帶動研究的空氣。

其次，西方至今所有出版過的這類叢書，對所有相關主題的探索我們不能說都完全照顧到了。儘管我們也精挑細選，希望我們能夠在前述的第二類叢書裡頭儘可能把所有的重點書，都挑出來編譯出版。但是所有我們能夠挑到的書，也不見得全部都把我們認為應該處理到的問題完全涵蓋在內討論，可能西方的出版界根本都沒有出版討論這類問題的書籍。因此在現實上我們就有必要請學者專家針對這些被遺漏掉的主題，再撰寫一些書籍出版。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出版類似第二類叢書的一些書籍的根本原因。

在最後兩類的叢書《馬克思學新知譯叢》和《馬克思學研究叢刊》裡頭，我們打算把和理解新馬克思主義有關的各種馬克思主義研究書籍拿來編譯出版。其實我們想出版這兩類叢書的最大因素，是因為過去國內在這個領域無論是研究或出版都嫌不足，這種不足讓我們一般的讀書和研究工作者無法站在這個基礎上來深入新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如果不出版這類其實算是基礎知識的各種參考書籍，那麼我們花在新馬克思主義上的所有心血也都是白費。在這兩類的叢書裡頭，我們打算把跟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有關、屬於詮釋馬克思主義這個領域的各種思想範疇、各類學科和各門各派的見解，都放在「馬克思學」(Marxology)的這個項下來出版。在《馬克思學新知譯叢》裡面，我們希望就西方現有的各項相關研究在各項思想範疇、各類學科和各門各派的見解的這個範圍內，各挑五本到十本分批的編譯出版。而西方的各項研究沒能照顧到的，的確又屬於國人自己的創見或新的詮釋，我們放在《馬克思學研究叢刊》這套叢書裡來出版。出版的數量與範圍，和《馬克思學新知譯叢》一樣。

這六大類叢書的出版和編譯，我們不敢說我們是做得盡善盡美了，

但是我們絕對可以「毫無愧色」地向讀者坦然交待。我們的編譯和出版請讀者支持，我們的缺失和舛錯也請讀者給我們指正。我們更歡迎有心得亦有志於這門領域的研究和發展的讀者，投入他的心血加入我們的行列，讓我們這門領域的研究和出版能夠綻放出更加燦爛的花朵來。

沈起予

一九八九年六月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阿圖塞的馬克思主義／柯林尼可斯著；杜章智譯。--

初版.-- 臺北市：遠流，1990[民79]

面； 公分。--(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1)

譯自：Althusser's Marxism

參考書目：面153-159 含索引

ISBN 957-32-0902-0(平裝)

1.阿圖塞(Althusser, Louis)—學識—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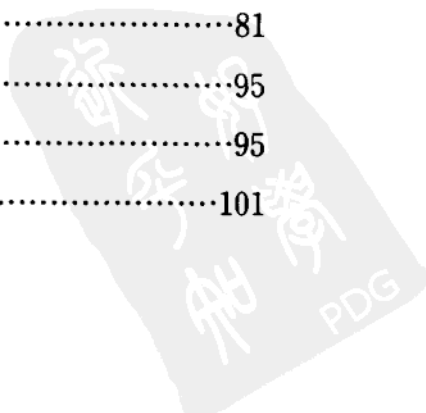
2.馬克思主義
146.79

79000304



目次

主編總序	沈起予
譯序	杜智章
原序	5
導言	7
第一章 馬克思主義和哲學	13
第一節 恩格斯和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	13
第二節 黑格爾化的馬克思主義	20
第二章 體系	41
第一節 解讀法和問題設定	41
第二節 多元決定	51
第三節 理論的自主性	66
第四節 現象的客觀性	74
第五節 沒有主體的過程	81
第三章 認識論的憂鬱	95
第一節 各種實踐的本體論	95
第二節 哲學和階級鬥爭	101



第四章 曖昧的政治	119
第一節 阿圖塞和法共——史大林主義的問題	119
第二節 意識形態和國家	126
結 論	135
後 記	141
阿圖塞的簡歷	151
參考書目	153
譯名索引	161



譯 序

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是法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不是一個脫離實際的書齋學者，而是一個抱有強烈歷史使命感的政治哲學家。他在一九六五年發表了《保衛馬克思》(*For Marx*)和《解讀〈資本論〉》(*Reading Capital*)這兩本書之後而一舉成名。他這兩本書是抱著明確的在理論上和政治上進行介入的目的寫出的。他深切地感到，蘇共二十大後在國際範圍內和法共黨內廣泛流行的把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化」的思潮，會嚴重地危及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命運，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首要任務是捍衛這一學說的嚴格科學性質。他認為，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必須把一切不科學的因素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清除」出去，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形形色色的非馬克思主義概念以及包括黑格爾(Georg W. F. Hegel)辯證法和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人本主義在內的馬克思主義以前的概念嚴格對立起來。他從這一立場出發，對馬克思的思想發展史和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非人道主義化的重新解釋和論證，提出了一套既不同於蘇聯理論模式，又不同於人道主義化的馬克思主義的論題和觀點。雖然他在這樣做時，為了論戰目的發表了一些完全是有意「矯枉過正」的觀點（譬如說馬克思主義是「理論上的反人道主義」），也發表了一

些顯然是錯誤的觀點，但是應該說，阿圖塞還是提出了許多值得予以認真對待的理論思想。它們促進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進一步研究，不僅在法國，而且在世界許多國家都引起了熱烈的哲學討論。

六〇年代後期以來，評介阿圖塞的理論思想的專著和論文在國外發表了不少。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的這本小書是同類作品中比較好的一種。首先，它發表的時間較晚(一九七六年)，這時阿圖塞的幾乎所有主要理論著作，包括對理解他的體系具有重要意義的《自我批評材料》(*Eléments d'Autocritique*)都已發表，這樣，它在材料占有上就比早先出版的那些各式各樣的評介文字更為全面，立論根據更為充分。這本小書還有另一個優點，即它不是從探討結構主義的角度來考察阿圖塞的理論。阿圖塞在寫《保衛馬克思》和《解讀〈資本論〉》的時候，正值結構主義在法國開始廣泛流行，阿圖塞也的確受到結構主義的某些影響，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賣弄』起結構主義的術語顯然就超出了大家可以接受的限度」，但他畢竟還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範圍內進行探索。然而，由於阿圖塞的理論觀點公開與當時流傳很廣的對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解釋相對立，不少西方評論家都把它們與結構主義相比附。阿圖塞的論敵們，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非馬克思主義者，爲了在與他的論爭中較易占得上風，也非常樂意利用這類說法，給他扣上結構主義的帽子，從而把他「革出馬克思主義的教門」。不過，如果客觀地、全面地研究阿圖塞的理論，不難發現他的理論淵源要複雜得多，要想用結構主義的帽子把他的理論成果一筆抹殺，不管怎樣構設論據，總是顯得牽強，難以令人信服的。柯林尼可斯沒有這樣做，而是試圖從「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角度來對阿圖塞進行評介。他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是指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

理論和實踐。他就是試圖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出發，以此為標準來衡量阿圖塞的理論觀點，既不肯定一切，也不否定一切。從他的評介中，讀者對阿圖塞的理論至少能得到一點多少符合實際的印象。

大陸學者對阿圖塞理論的介紹是從八〇年代初開始的。阿圖塞的主要著作《保衛馬克思》以及《解讀〈資本論〉》的個別章節，還有他的後期著作，如《列寧和哲學》(*Lenin and Philosophy*)，《自我批評材料》等，都很早就被譯成中文，在《馬列主義研究資料》、《國外社會科學動態》、《哲學譯叢》等刊物上陸續發表出來。這些刊物還譯介了不少國外學者關於阿圖塞的評論。但是大陸學者對阿圖塞的理論內容的研究還是很不夠的，比較深刻中肯的分析極為罕見。比較普遍的作法是全盤照搬某些西方評論家的說法，把阿圖塞的全部論題和觀點一古腦兒地扣上結構主義的帽子，並且又把結構主義視為應當拋棄的資產階級時髦學術思潮，從而對阿圖塞的理論作出完全否定的價值判斷。這種作法早已引起一部份嚴肅學者的不滿，因此在近年來展開的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問題的討論中，對阿圖塞的評價問題成為重要的焦點之一。台灣學者對阿圖塞的研究情況，我不了解。我想，由於所處的條件不同，他們應該能夠避免大陸同行們易犯的從「正統」出發否定一切的毛病，不過，或許他們也會有自己的問題。我想，不管我們對柯林尼可斯在這本小書中所得出的結論是否贊同，他觀察和分析問題的角度對我們海峽兩岸的學者都是會有啟發的。

作者柯林尼可斯於一九五〇年生於津巴布韋(Zimbabwe)。曾在英國牛津大學巴里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攻讀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並寫了研究馬克思《資本論》的博士論文，現在是該校聖彼得學院(St. Peter's College)研究當代社會思想的副研究員。他曾任

《國際社會主義》(*International Socialism*)和《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的主編，現在經常為這兩家刊物以及《社會主義工人》(*Socialist Worker*)撰稿，還為《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寫評論文章。他的著作除本書外，還有《索韋托之後的南非》(*Southern Africa after Soweto*) (和 John Rogers 合著)、《馬克思主義有前途嗎?》(*Is There a Future for Marxism?*)和《馬克思主義和哲學》(*Marxism and Philosophy*) 等。

本書是根據倫敦 Pluto Press Limited 一九七八年第三次印刷的版本譯出的。主編沈起予先生曾為譯文提了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特在此對他表示感謝。

杜章智

一九八九年五月於北京



原 序

我能寫成這本小書，要感謝許多人的幫助。要是沒有卡麥龍(Eric Cameron)、科特勒爾(Alin Cotrell)、多德(Tony Dodd)、哈爾曼(Chris Harman)、蒙特菲奧爾(Alan Montefiore)、羅森(Mike Rosen)和揚格(Bruce Young)，那麼我對阿圖塞的理解甚至比現在還要差。是吉德龍(Mike kidron)建議我寫這本小書，而庫珀(Richard Kuper)耐心地培育了它。最後，巴克爾(Colin Barker)、格列阿雷(Jim Grealey)和麥肯納(Mike Mckenna)給手稿提了寶貴的意見。由於我水平有限，書中的舛錯與他們無關，完全由我個人負責。本書獻給已故的拉卡托斯(Imre Lakatos)。

柯林尼可斯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導 言

阿圖塞是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引起我們的注意的，因此必須把他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加以評價。他關於《保衛馬克思》所說的話，適用於他的全部著作：

「必須把這些作品像當初發表的樣子那樣看待。它們是一些哲學性的論著，長期研究的初期階段，是顯然需要修訂的初步成果；這些研究有關馬克思所建立的科學和哲學原理的特殊性質。可是，這些哲學性的論著不是從一個單單是有學問的人或思辨的研究那裡引伸發揮得出來的。它們同時也是在一定場合中的介入。」❶

這種政治場合的性質，在這篇文章以及阿圖塞著作的其他一些地方都說得很清楚。這基本上就是戰後史大林主義的危機。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之所以發生這個危機，是因為從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起企圖對這種運動的性質重新進行解釋❷。我們將在下面討論這個危機及其與阿圖塞所探討的哲學問題的關係❸。

我打算按阿圖塞自己的說法來對待他，即把他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對待，這決定了這本書的寫法。最重要的，這決定了這本書不是什麼。它不是把阿圖塞的著作作為通常在結構主義稱號下歸到一起的各種思潮的一部份去研究（不管包括阿圖塞本人在內的許多被稱作結構主義

的主要代表人物如何否認這個稱號)。它也不是把阿圖塞的哲學放到現代法國哲學或甚至歐洲哲學發展的背景上去研究^④。它企圖把阿圖塞放在馬克思主義傳統內部的背景上去研究，並且確定他對這個傳統做出了什麼貢獻。

這種寫法有它自己的各種問題。因為，到底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傳統呢？把這種傳統同作為一套教義編選的著作等同起來，是為最糟糕的教條主義開闢道路。無論如何，這種等同會先假定存在著支配這種編選的原則，而這些原則決不會是不證自明的。例如，我們要不要把史大林或者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作為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一部份包括進來，或者兩者都不包括，或者兩者都包括呢？這不只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有很鮮明的政治含意。然而，如果選擇不是任意作出，不是為當前的政治需要決定，那麼我們就需要根據某種客觀觀點作出判斷。

另一方面，像盧卡奇(Georg Lukács)那樣把馬克思主義傳統同馬克思主義方法等同起來^⑤，會使我們遇到對阿圖塞所探討的問題作出過早判斷的危險。因為，如果我們越過這個領域，不根據馬克思主義方法來描述這種方法的方式界定馬克思主義，我們就能夠進入阿圖塞爭論的整個領域，阿圖塞的爭論正好是以方法問題為中心的。

這是我們的主題中所固有的一個問題。的確，我們在討論阿圖塞的體系所依靠的完整系列時^⑥，將要回過頭來談它。現在，我們只能靠著訂定我們將要研究的阿圖塞的項目來克服這個問題。我不要為我的解決辦法辯護，它既不是獨創性的，也不是永久性的。這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理論的特點，在於它能作為工人階級在爭取擺脫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的

鬥爭中的工具，這個工具掌握在一個從無產階級自我活動中產生出來並與這種自我活動保持著聯繫的黨手中，就能夠成為通往革命道路上的指南。

這個提法有一些缺陷。其中一點是太模糊。這不一定是嚴重的毛病：我們能夠在必要時用歷史上的例子和類比來使它明確化。更嚴重的一點是，它完全是教條的。我沒有想要為這點辯護。然而，我希望這個毛病將在本書論述過程中消失，因為，正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阿圖塞著作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在於它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階級鬥爭之間關係所做的說明⑦。

我現在把我的論述進程概括說一下。首先我想表明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出的那些問題的政治意義。然後我將接著把阿圖塞的哲學作為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加以考察，先作系統的說明，然後進行評論。那麼這種分析將超出理論本身而擴展到它所反映的政治立場上。最後，我將根據阿圖塞的著作對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所作的貢獻，即根據它對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馬克思主義所作的貢獻，通過評斷阿圖塞著作的方式，設法把論述的各條線索收攏來。

在正文開始以前，最後再說一句話。正像阿圖塞本人說的那樣，沒有一種解讀法是純真的；說明白點就是，每一種解釋都包含有它自己的理論和政治的前提。在這一點上，我必須服罪。我對阿圖塞的態度是，對他的著作既充分尊重，要求把它完全弄懂，同時又有足夠的保留，特別是在政治方面，希望把它所包含的錯誤清理出來。應該很清楚，我在寫這本書時，有時是分享了阿圖塞的偏見和假設的。在涉及到我稱作黑格爾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時，特別是如此。在這一點上沒有什麼丟臉的事；我對黑格爾化的馬克思主義所作的處理，遠沒

有阿圖塞在馬克思主義對手和非馬克思主義對手那裡所遭受到的處理，那樣的帶有概括性和論戰性。

同時，本書不是為阿圖塞辯解的。雖然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作出了我要詳談的重大貢獻，然而他的總的立場卻不是一個始終如一的革命者所能採取的立場。我被這樣一種固執的反對曾經攪得很迷惑，因此以為在接受一個理論的一些成份與拒絕贊同這個理論的整體之間是存在著一種矛盾。從邏輯上講，這自然不成立。從哲學觀點看，如果把使得不正確成份與正確成份能夠在一個理論中並存的關係說清楚了，我們就能夠忘卻這種「矛盾」。在阿圖塞膚淺、前後矛盾或者就是錯誤的地方，我是毫不猶豫地把它給指出來。如何對待阿圖塞的問題，至少在英國至今為止是這樣：一部份人對他的著作教條主義地和無批判地接受或拒絕，另一部份人則把未經消化的阿圖塞的大塊引文同盧卡奇或沙特類似的東西折衷主義地並列在一起。我已經盡力避開這些陷阱了。

①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London: Allen Lane, 1969), p. 9.

②關於戰後史大林主義的危機，參看 Ian Birchall, *Workers against the Monolith* (London: Pluto Press, 1974).

顯然史大林主義內部的危機反映了俄國集團各國社會的發展，包括俄國「原始積累」階段的結束，以及從一九五三年柏林事件和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開始的反對資本主義政權的工人起義。參看 Chris Harman, *Bureaucracy and Revolution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1974).

③參看下面第一章和第四章。

④顯然，從考察阿圖塞的思想環境，即一九六〇年代和一九七〇年代的巴黎，可以弄清許多情況。儘管他抗議，但是在阿圖塞關注的事物同像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心理分析學家拉康(Jacques Lacan)，或認識論者傅珂(Michel Foucault)這類人物關注的事物之間有某些相似之處。他們似乎都共同關注人主體的活動所必須具備的無意識(unconscious)結構，人的言說(discourse)所採取的難理解的複雜形式，以及有別於把有意識的人的主體看作最高主宰的人道主義的學說。思想的相互充實（譬如說，拉康影響阿圖塞，阿圖塞又影響傅珂）以及他們共同受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影響，是我要共同來處理的其他原因。

然而，像這樣的一種處理，如果深入研究下去的話，可發現重大的差異。它還會迫使我們去考察結構主義與其先驅者的關係，這些先驅者中包括有弗洛伊德的著作，胡塞爾(Edmund Husserl)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現象學派，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和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語言學，還有像黑格爾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這樣的人物。它會促使我們去考察巴黎思想舞台上的後繼者，像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和克莉絲多娃(Julia Kristeva)這樣的人物，以及他們的存在主義先輩和對手沙特(Jean-Paul Sartre)等人。單是所列舉的這一範圍(浩繁的歐洲思想史)就足以說明，我為什麼要對這本旨在討論阿圖塞對馬克思主義者意味著什麼的小書的內容加以限制。

⑤「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意味著無批判地接受馬克思的研究成果。它不是對這個或那個命題的【信仰】，也不是對某本【聖經】的註譯。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它是這樣一種科學的信念，即辯證的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只能按其創始人奠定的方向發展、擴大和深化。」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1971), p.1.

- ⑥參看下面第三章。
- ⑦特別參看下面第三章和結論。



第 1 章

馬克思主義和哲學

第一節 恩格斯和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殊情況是人們熟知的。在一八四〇年代早期和中期的著作以後（這個時期的著作以《德意志意識形態》*The German Ideology*）為頂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裡「清算」了他們「從前的哲學信仰」^①。馬克思只是在旁白中或者在直接的論戰中才明確地談到哲學問題^②。當德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政治形勢使得必須闡明全面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時，這個任務落在從事《反杜林論》（*Anti-Dühring*）著述的恩格斯身上。因此，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的任何討論都必須從恩格斯開始。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一八四〇年代起，清楚地強調了他們認為把他們的理論同任何其他社會主義理論分開的東西：它的科學性質。以前，社會主義者曾對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受到的不公道和難以忍受的狀況提出了道義上的批評，提出了與這種狀況並列的理想社會形式——即或者通過某種協作或說服的漸進的代謝過程，或者通過少數人的暴力行動去實現的這一理想。馬克思和恩格斯與這種傳統決裂，

根據一種把歷史看作階級之間鬥爭過程的一般理論發展了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真實性質的分析。藉助這種分析，他們能夠大致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所固有的各種傾向，資本主義就是被這些傾向推向被它所創造的無產階級的有意識行動所推翻。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哥達綱領批判》（*The Critique of Gotha Programme*）一直有這個論點。

然而他們關於歷史唯物主義具有科學性質的斷言，產生了一個典型的哲學問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到底在哪裡？要為這個問題提供答案，似乎需要兩件東西。第一，需要有一個關於各種科學及其對現實的關係的一般理論，以便給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主張提供一個客觀基礎。就是說，似乎需要一種能夠確定關於馬克思主義提供現實世界客觀知識的主張的這種妥當性的理論——即一種認識論。第二，需要有取得馬克思主義理論科學性質的那些馬克思主義理論特性的一張證明書。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拒絕那種把理論的科學性放在理論和事實直接對應這個基礎上的經驗主義，因為事實本身就是理論的建構^①。所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質一定會決定性地牽涉到理論本身的結構。而這當然是馬克思主義者們已經一致提出的答案：辯證法，即理論在反映社會形態所構成的各種關係時所採取的形式，就是使馬克思主義成爲一種科學理論的東西。

這個問題，即辯證法問題，不只是與理論有關：它如何解決，具有極大的政治涵義。因爲，它包含有現在已經以上層建築問題著稱的東西。馬克思主義 ABC 的第一句話就說，歸根到底是生產過程決定一個社會形態的性質和可以採取的發展方式。但是立刻就發生這樣一個問題，上層建築，即這個社會形態所特有的國家機器、意識形態的構

成(the ideological formations)等,扮演什麼角色呢?它是嚴格由經濟決定的呢,還是擁有一定的獨立性,如果有一定的獨立性,這獨立性又有多少呢?這顯然是具有巨大政治意義的事情。因為,如果上層建築只是生產過程的反映,那麼社會主義革命就不需要革命者積極干預,而是能夠通過經濟的自動作用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如果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因素是(相對)獨立的,那麼需要有意識的組織和準備就是明確的了。

這個問題的解決牽涉到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理解。因為,正如盧卡奇最先指出的那樣,總體性範疇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決定性範疇①。馬克思主義把每一個社會形態設想為一個整體,一個決定其每一個部份的性質和角色的結構。所以,對上層建築問題的答案取決於我們怎麼看待這個整體。我們將看到,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提供了不止一個的總體性概念。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問題正是歸結為這個問題,即馬克思主義中社會整體的性質問題。

然而,引起恩格斯注意的還是我提到的第一個問題,即為馬克思主義提供一個一般的認識論基礎的問題。他的答案可以在《反杜林論》和在他逝世後發表的《自然辯證法》(*Dialectics of Nature*)中找到。這個答案基本上就是把辯證法解釋成不只是提供一些馬克思分析像資本主義那樣的社會形態所特有的結構,而且也解釋成實際上展現著一切現實(社會的和自然的)及其在思想中的反映的內在規律。

歷史唯物主義變成了用辯證唯物主義解釋的關於現實的一般規律的說明。這種形而上學的絕技自然是有先例的。黑格爾公認的唯心主義辯證法也同樣有把辯證法規律變成為充滿現實每一方面的規律的一種建樹。的確,恩格斯直接從黑格爾的《邏輯學》中取來了唯物主義

辯證法的三條主要規律：

- 「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
- 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律；
- 否定的否定的規律。」⑤

恩格斯（而他不是這樣做的最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在玩哲學的火。黑格爾辯證法的範疇帶有直接從他體系的性質中產生出的特殊理論意義。對黑格爾說來，辯證法是沒有任何規定性的「存在」所經歷的變化過程，這種變化在全部的現實由「絕對知識」作為它自己的顯現來掌握時，使「存在」通過「邏輯」、「自然」和「精神」諸階段，達到「絕對知識」的環節。所有以往的唯心主義哲學家（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 有部份例外）都把「精神」（上帝）同物質世界分隔開，主張前者對後者的第一性；黑格爾力圖通過闡明「精神」和物質世界達到統一的過程來達到同樣的目標。恩格斯所寫的辯證法規律，尤其是否定的否定的規律（下面還要談到），形成了一切事物轉變成精神產物的機制。

恩格斯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人們很了解的。他把黑格爾的唯心主義體系同他的辯證方法區別開來，並且表明，馬克思的理論革命就在於拒絕這個體系而採用方法，把這個方法不是當作通過世界和通過歷史的「絕對」的進程，而是當作分析世界的手段。這就是有名的讓黑格爾用腳站立起來的做法⑥。馬克思在《資本論》（*Capital*）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跋中用了同類的比喻語言。正像我們將要看到的，對這種研究途徑固有的弔詭進行批評，是阿圖塞自己闡述辯證法的出發點。

那麼，在恩格斯看來，黑格爾所發現的辯證規律就是支配自然界、歷史和思維的一般規律了。馬克思的著作是把這些規律拿到歷史上所

做的成功的應用。而且恩格斯也相信，十九世紀自然科學的某些重大成果——能量守恆的一般原理的提出、有機細胞的發現和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進化論——證實了自然界本身的相互聯繫和辯證的性質⑦。思維和現實之間關係的重大認識論問題，很容易地就被解決了：

「我們的主觀的思維和客觀的世界服從於同樣的規律，因而兩者在自己的結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須彼此一致，這個事實絕對地統治著我們的整個理論思維。它是我們的理論思維的不自覺的和無條件的前提。」⑧

思維和世界兩者的共同結構保證了它們最後的合拍(Correspondence)。

這樣，在恩格斯手中，馬克思主義哲學變成了一般的自然哲學⑨。這種立場的政治影響，在把恩格斯的哲學尤其是《反杜林論》看成正統的下一代馬克思主義者中，變得很明顯。正是他們——考茨基(Karl Kautsky)、普列漢諾夫(George Plekhanov)等人——領導了第二國際。在他們手中，馬克思主義本身被逐漸地改造成既為合理化他們日常的改良主義實踐，也為保證他們的實踐聲稱想要取得而的這個目標(無產階級革命)(有天)的取得而服務的一種決定論的形而上學⑩。

值得指出在第二國際裡頭圍繞著上層建築問題展開的重大爭論的範圍。對考茨基說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闡述的規律是自然規律，它們不僅支配著經濟，而且也支配著作為經濟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反映的上層建築。因此：

「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失敗；它的瓦解只是時間問題；不可抗拒的經濟發展以自然的必然性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破產。建立一種新

的社會形式以代替現存的社會形式，不再只是**願望**：它已成為**必然的**東西。」^①

這樣，馬克思主義者就被免除了組織和介入階級鬥爭以贏得無產階級在革命事業中的領導的任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規律必然會導致社會主義。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曾懷疑歷史唯物主義規律的決定論性質；他們反而說，這些規律是科學的和經濟的規律，不能為推翻資本主義的政治行動提供任何正當理由：在新康德的實證主義影響下，他們主張用一種社會主義倫理學來補充馬克思主義。例如，希法亭曾寫道：

「簡單地把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等同起來是……不對的……。從邏輯上，單是作為一種科學體系來考慮……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社會運動規律的理論……。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妥當性（這意味著承認社會主義的必然性），決不是價值判斷的任務，更不用說是實際行為路線的指針了。承認必然性是一回事，要自己為那種必然性服務完全是另一回事。」[●]

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作為主要的修正主義者，並沒有拒絕這種辯論的說法；相反，他否認馬克思的理論作為一種資本主義分析的正確性，因此要求修正，而且又在實證主義的影響下，要求用社會主義倫理學的價值判斷補充歷史唯物主義「純粹事實的」規律。

上層建築沒有明確的科學理論，是這場神秘辯論的理論情況（當然，還有其他的物質情況和政治情況）。如果正確地理解到馬克思主義不只是或者甚至完全不是經濟理論，而是一種社會總體、經濟與整體其他環節之間關係的理論，那麼這整場辯論就會失去根據。即使馬克思著作中的經濟概念是一個基本的社會和歷史實體的概念，即社會生

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統一體，而不是物質生產技術條件的概念。

例如，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表示生產力的技術發展而不是為資本主義的成長所準備的動力，怎麼是要求將生產的狹隘技術基礎革命化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出現的結果。而這種社會生產關係就是直接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勞動力因而變成為商品，生產工具集中在勞動力購買者資本家手中的一種生產關係。

但是馬克思的科學著作集中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方面，雖然在《資本論》和馬克思的政治著作中都存有上層建築理論的重要線索，但是它們並不是以阿圖塞所說的「實際狀態」那種更為清楚說明的形式表明出來。恩格斯晚年在他批評那些不承認政治相對獨立性和經濟只在最後才是決定因素的人們的那些通信段落中，拐彎抹角地承認了這種疏忽[●]。然而他這些言論雖然很有教益，却代替不了理論。

對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考茨基來說，資本主義將必然地、按照「自然的必然性」為社會主義所代替。這種理論立場為深刻的貫穿他們政治的裂痕——工人運動與其目標（政權）之間、各社會民主黨愈發改良主義的實踐與它們的革命綱領之間、它們當前的策略與工人政權的戰略目標之間的裂痕——提供了理想的掩護。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帝國主義全盛時期，正在擴展的資本主義為大批改良主義政黨提供了廣闊的天地，使它們能夠在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建立起來而不必經受理論與實踐之間令人為難的衝突。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不過是對不適合第二國際改良主義現實的革命辭藻表現一點不耐煩的情緒而已。一九一四年的危機迫使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們自己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國際工人運動之間作出選擇，只有這個危機才使得上面所說的裂痕變成了把革命和改良截然分開的鴻溝。

第二節 黑格爾化的馬克思主義

政治危機引起哲學危機。因為很清楚，考茨基等人對馬克思主義所做的機械式處理在面對資本主義最大危機時，適合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他們改良主義實踐的一種言語上的掩飾品。因此，必須考慮這個哲學中的政治危機，並且進行能夠掌握馬克思主義批判和科學性質，說明在決定危機能否變成一場革命時究竟意識形態和政治因素扮演著什麼角色的這種必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新解釋●。

所有那些對這種復興有貢獻的人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回到黑格爾那裡去。最重要的例子自然是列寧，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頭兩年研究了黑格爾的著作，尤其是《邏輯學》，並且得出了有名的結論：

「警言：不鑽研和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別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世紀以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理解馬克思的。」●

有某些反對第二國際宿命論馬克思主義的反叛，採取了極端的形式：例如，曾受到唯心主義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強烈影響的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在十月革命以後在《前進報》(*Avanti*)上寫了一篇標題為〈反對《資本論》的革命〉(*The Revolution Against Capital*)的著名文章，他在那裡祝賀布爾什維克反對《資本論》的決定論規律，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本質。這個時期的最重要人物是葛蘭西本人、科西(Karl Korsch)，尤其是盧卡奇；後者的《歷史與階級意識》(*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仍然是這個集團的黑格爾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作

⑩。

這些黑格爾派（我以後就這樣稱呼他們）通過把意識與現實之間關係的問題置於他們哲學討論中心的這種方式，與第二國際的決定論決裂。這個問題又包括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問題。更具體地說，馬克思主義者怎麼能夠從對資本主義的科學批判過渡到將贏得無產階級支持推翻資本主義的實踐呢？馬克思主義中有哪些固有的理論條件，使它能夠克服資產階級通過它對思想的生產和傳播的控制而擁有的對工人階級的思想控制呢？第二個問題屬於它力求說明的科學與現實之間的關係，以及證實聲稱提供了一套現實知識的某種理論的這種認識論問題。

這兩個問題的等同，為一種出自黑格爾的問題設定(problematic)所確認，阿圖塞把這種問題設定稱作歷史主義。一種理論掌握住認識妥當性的主張，就適合特定時代特定階級的歷史需要。這樣一種理論不僅能夠為該階級提供足以滿足其需要的對現實的理解，而且可以作為它所要求的統治社會的工具，作為它對其他階級和社會集團實行其意識形態、政治和經濟控制的手段。因此，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是科學的，是因為它為無產階級爭取政權的鬥爭的需要服務。的確，馬克思主義和以前各階級的理論之間有質的差別，但是這是由於這樣的事實，即無產階級如果取得政權，將不僅能夠消滅資本主義，而且要在消滅資本主義的同時消滅一切階級社會，並代之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因此，馬克思主義和其他科學都是意識形態，都是其妥當性取決於變化著的歷史進程的上層建築的一部份。

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妥當性在於它在表達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願望中所起的歷史作用。各種科學並不是從為解釋現實創立理

論中取得它們認識論的地位的，而是從它們在特殊社會階級的世界觀的形成中扮演的角色取得它們認識論的地位。

這一點是如何做到的，根據思想家的情況而各不相同。在葛蘭西那裡，它是同他關於文化霸權的理論、關於統治階級用以保證其對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控制的機制，從而關於馬克思主義政黨在設法贏得群眾時會面臨的問題的理論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一個階級的世界觀，適合其形勢的意識形態（無論是實際的或潛在的），是隱含在其實踐中：

「活動的群眾中的人有實踐活動，但是對他的實踐活動卻缺乏明確的理論意識；其實他的實踐活動在改造世界的限度內也包含著對世界的理解。他的理論意識的確可能會在歷史上與他的活動相對立。我們幾乎可以說他有兩種理論意識（或者說一種矛盾的意識）：一種是暗含在他的活動中的，而且實際上在實際改造現實世界中把他同他的一切伙伴聯繫在一起；另一種是表面上明確的或者是口頭上的，是他從過去繼承過來並且無批判地吸收下來的。」●

革命政黨的角色，是根據一種理論把隱含在無產階級實踐中的世界觀明確的表達出來，並且遵照這種概念行事。它所根據的那種理論——「由於本身與實踐的決定性因素本身合拍和同一，能夠加速正在進行的歷史過程，使得實踐在所有它的組成元素中變得更為同質，更為一貫，更為有效。換句話說，因此是把它的潛力發揮到最大限度。」

●

而一種理論科學性的標準，則在於它把這個階級實踐的世界觀明確表達的程度；這一點能夠由想爭取群眾支持的這個理論所獲得的成就來檢驗：「群眾對一種意識形態支持或不支持是對思想方式的合理性和歷史性的真正重要的試金石。」●

另一方面，盧卡奇的著作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他對古典資產階級哲學的關注，而他把馬克思主義看做是對後者矛盾的解決。從伽利略(Galilei Galileo)和笛卡兒(Rene Descartes)起，偉大的資產階級哲學家都為自己訂下了取得合理地 and 全面地理解現實的目標。

「但是現實只有作為總體才能被透徹了解，而且只有本身是總體的主體才能夠做到這種透徹了解。青年黑格爾提出這一原理作為他的哲學的第一個要求，即『不僅把真實的東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為實體，而且同樣理解和表述為主體』，這不是毫無緣故的。」●

一個與要求認識它的主體完全分離和相異的客體，是不能夠被人理解的：因為客體要被理解，在客體和主體之間就必須存在著這樣一種基本的一致，使得主體能夠把客體看作是它的創造。這個「思維只能領會它自己所創造的東西」的這種「崇高概念」●，即主體和客體同一的原則，是資產階級哲學的核心。但是要理解世界，必須不僅把它看作是要求認識它的主體產生出來的東西。現實必須被看作是一個總體。不然就會成為事物的直接現象的俘虜，把世界看作是不具有可理解的客觀結構的一堆零散事實的雜陳品。例如休謨(David Hume)的懷疑論就是英國哲學經驗主義不可避免的結果。「超越經驗現實只能意味著，經驗世界的各種客體必須作為一個總體的各種環節，即作為在歷史變化過程中被掌握住的整個社會形勢的各種環節來理解。」●要抓住出現在我們意識中的各種事件的意義，必須理解它們作為社會整體的一部份是如何產生和發展的。

然而，把世界看作是一個總體，對資產階級哲學說來是不可能的。它所能做到的，至多是把現實的某一特殊部份納入合理的規律；但是對整體的任何掌握它是絕無可能的。例如，康德能夠為不是作為支配

現實的規律，而是作為自然世界現象的結構的牛頓力學三定律提供哲學基礎，而這只是因為他把這些原理看作是人的主體要意識到他所得到的印象所必要的概念機制的一部份。但是對作為整體的現實的任何理解對人是絕無可能的，它被歸到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領域。只有黑格爾能夠系統地把世界作為一個建立在認識的主體和被認識的客體這種同一之上的總體來考慮。但是花了這樣的代價：自然界和人的世界被歸結為絕對觀念的副現象，而它是在觀念從思維中產生出來，在靜止的自然界中變成同自己異化，最後在人類歷史中意識到自身的這種辯證過程中實現的。當哲學家把世界認作是從觀念中產生出來的時候，在他的頭腦中就達到了自我認知、主客體完全同一的境地。而這種認識只是在事後才達到，因為歷史只是在完成後才被理解：

「哲學作為有關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現實結束其形成過程並完成其自身之後，才會出現。概念所教導的也必然就是歷史所呈現的。這就是說，直到現實成熟了，理想的東西才會對實在的東西顯現出來，並在把握了這同一個實在世界的實體之後，才把它建成為一個理智王國的形態。當哲學把它的灰色繪成灰色的時候，這一生活形態就變老了。把灰色繪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態變得年輕，而只能作為認識的對象。密納發的貓頭鷹要等黃昏到來，才會起飛。」●

古典哲學核心中的悲劇性矛盾反映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就是，在資產階級能夠給社會的個別方面加上合理從而能夠控制的結構的程度跟它對控制整個制度無能為力的矛盾。社會被看成是由市場關係而不是由任何有意識的控制結合在一起的一種無聯繫的事物之聚合體。這種物化的結構既掩蓋了又反映了它下面的真實社會關係，即工人通過他的勞動力作為商品的買賣被轉變為物。

「這一世界的理性化似乎是徹底的，似乎深入到了人的生理和心理本性的最深處。然而，它受到了它自己合理性形式性質的限制。這就是說，生活個別方面的理性化，這一從中建立起來的形式上的規律性，雖然一直是而且就膚淺的眼光來看是這麼的『一般』規律的統一體系。但是對這些規律的內容具體方面的忽視（它們作為規律的尊嚴就是建立在這種忽視上的），在這個制度事實上的不協調中、在各部份彼此關聯的偶然性中、在這一——相對的——這些各部份互相享有的大的自主性中，讓人明顯感覺出來了。這種不協調在危機時期變得特別明顯。」④

物化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成爲一堆無聯繫的事物，它使得人們在不能理解和掌握整體的代價上，有可能對社會和自然界的各部份進行細緻的控制。物化在社會各處都反映出來，不僅反映在經濟方面——工廠中的專制主義，市場上的無政府狀態，——而且反映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因此產生了古典哲學的危機。

只有無產階級能夠指出一條出路。因爲只有無產階級通過其實踐，能夠在現實達到黑格爾只能以思辨和神秘化的形式實現的主客體的同一。這是工人被歸結爲商品的結果。

「工人只有在他知道自己是商品時，才能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存在。我們已經看到，他的直接存在把他作爲一個純粹的、赤裸裸的客體歸入生產過程。一旦這種直接性證明是許多中介的結果，一旦清楚了這種直接性須有多少前提條件，那時商品體制的拜物教形式就開始瓦解：工人在商品中認識了自己以及他自己同資本的關係。既然他不能在實踐中使自己超出客體的角色，他的意識就是商品的自我意識；或者換句話說，這是建築在商品的生產和交換之上的資本主義社會的

自我揭示。」^②

工人階級的地位驅使它力圖把社會作為一個總體來理解，由於它對消滅資本主義有客觀利益，它不像資產階級，能夠取得這種理解。的確，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是它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中最強大的優勢。

「無產階級如不同時消滅一切階級社會本身，就不能夠使自己作為階級得到解放。由於這個緣故，它的意識，即人類歷史上最後的階級意識，必定既揭示社會的性質，又達到理論和實踐愈益密切的結合。

『意識形態』對無產階級說來不是扛著去打仗的旗幟，也不是其真實目標的掩飾品：它是目標和武器本身。」^③

當然，整個無產階級，或者至少它內部的某些部份，可能無法取得與其地位相適應的階級意識。革命黨之所以必要，就是由於這種事實；革命黨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有可能把與一個階級的地位相適應的意識賦予這個階級：「階級意識事實上是由『賦予』(imputed)生產過程中特殊典型地位上的合適和合理的反應所構成。」^④黨展現了無產階級的這種被賦予的階級意識，它克服這個階級偶然的弱點取得了充分的意識。

葛蘭西和盧卡奇立場的力量反映了各自的特殊成就——葛蘭西對革命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前提做了驚人尖銳的分析，盧卡奇對德國古典哲學做了深刻的理解。然而，無論是他們的共同立場還是論述各自立場的詳細方式，都是建立在一個根本性的錯誤之上的。

我在介紹他們的著作時談到的理論和實踐統一問題與科學和其對象之間關係問題的同義，是把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不正確地和不妥當地併在一起了。第一個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的根本問題：像馬克思說的那樣，就是要如何通過克服腦力勞動者和群眾之間的分離的方式，

來賦予思想以一種物質力量（腦力勞動者產生出了關於資本主義和推翻資本主義的可能性的科學認識，而這種推翻要依靠群眾的行動，推翻資本主義之後建立起來的社會要由群眾去統治）。這是《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的問題，列寧的全部著作反映了對這個問題的深刻理解。第二個問題是認識論的問題：如何保證一個理論的確在事實上提供它聲稱要解釋的現實一種知識。把這兩個問題合而為一在黑格爾的問題設定內部是可能的，因為對黑格爾說起來，哲學是立足於消滅思維和存在之間的差別和其同一性的主張上的。思維和現實之間的這一認識論上的關係的問題，能夠不知不覺地變為如何使思維成為現實的問題，因為對黑格爾說來思維就是現實。而這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說起來是一個大問題：當辯證法至少在黑格爾手中（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主要傳統沒有哪個拒絕了黑格爾的基本範疇）是徹底唯心主義的時候，我們怎麼能斷言馬克思主義是辯證的呢？對盧卡奇、葛蘭西和科西說起來，這不成其為問題。我將試圖說明這點所造成的困難。

先說葛蘭西。雖然沒有像在盧卡奇那裡那樣明確，但葛蘭西的哲學也是立足於主體和客體的同一性上的。例如：「我們對事物的認識無非是我們本身、我們的需要和我們的利益。」●所以，他否認在思維和它所認識的現實之間的任何截然分隔。馬克思主義理論使無產階級實踐中隱含著的東西清楚表現出來，從而為歷史給我們提出的問題提供出理論答案，而它的實際解決在於無產階級革命：

「如果（馬克思）確切地分析了現實，那麼他所做的無非是合理地、連貫地整理出這現實的歷史當事人以混亂的和本能的方式在過去感覺過而現在仍然感覺著的東西，歷史當事人對這些東西只是由於對

立的批判的結果才有一種較清晰的意識。」●

在否定思維和現實之間有截然分隔的同時，葛蘭西還否定在現象之外，在人的直接需要和行動之外，有任何能為事物自我展現提供途徑的基本結構。毋寧說，現實是作為共產主義社會創造的一個結果來達到的歷史目標：

「就知識是現實的這個範圍說，人是客觀地認識了。因為全部的人類都歷史地統一於一個統一的文化體系中。但是這個歷史統一過程是隨著分裂人類社會的內部矛盾消失而發生的，儘管這些矛盾本身是集團的構成（並不具體普遍，而是馬上為其實體實際來源弄得無影無蹤）的意識形態產生的條件，所以存在著爭取客觀性（擺脫偏頗的和謬誤的意識形態）的鬥爭，而這個鬥爭與爭取人類文化統一的鬥爭是一回事。」●

葛蘭西的認識論最終把客觀性與一致性等同起來，在它與馬克思著作中的科學概念之間存在著尖銳矛盾。對馬克思說來，科學的客觀性不是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結果能夠取得的東西，而是通過科學家的勞動才能夠取得的東西。只要現象被確切地看作是現象，這就是可能的。因此科學的努力就集中在試圖掌握在這些現象下面起作用、支撐這些現象和現實進程的機制。就歷史唯物主義而言，這是拜物教理論的作用，這種理論的基礎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表現的方式——作為商品之間的市場關係的總和——與產生這種神秘現象的基本社會剝削關係之間的徹底分離上面。在這一點上，歷史唯物主義明顯不同於庸俗經濟學（這種經濟學的最新體現是新古典經濟學）：

「庸俗經濟學所做的事情，實際上不過是對於局限在資產階級生產關係中的生產當事人的觀念，教條式地加以解釋、系統化和辯護。

因此，毫不奇怪，庸俗經濟學對於各種經濟關係的異化的表現形式——在這種形式下，各種經濟關係乍一看來都是荒謬的，完全矛盾的；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會成為多餘的了——感到很自在，而且各種經濟關係的內部聯繫越是隱蔽，這些關係對庸俗經濟學來說，就越顯得是不言自明的（雖然對普通人來說，這些關係是很熟悉的）。」●

因此，科學的客觀性不是一種針對未來目標的指導原則，而是一種現實，這種現實由於現象與現象下面的真實關係之間的分離而變得可能。然而，由於葛蘭西否認在人的直接需要和活動之外存在任何現實，他沒有任何選擇，只能把科學的客觀性建立在歷史目的論之上。

而且，馬克思主張思維與現實之間的截然分離。的確，各種科學的存在須以它們與現實的分離為前提條件。

「整體，當它在頭腦中作為思想整體而出現時，是思維著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於對世界的藝術的、宗教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實在主體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著它的獨立性；只要這個頭腦還僅僅是思辨地、理論地活動著。因此，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

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是建立在**存在對思維的第一性**，以及它們之間分離、思維是現實的反映這種論斷的基礎上。不過關於這點，我們以後還要談到●。

馬克思科學理論的進一步推論，與葛蘭西的認識論完全矛盾。因為，從上面引的關於庸俗經濟學的話中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生產的當事人，工人和資本家一樣，都由於生產關係表現的神秘方式而「陷入

了陷阱」。可以再引一段話來支持這一點：

「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現實的內部聯繫的分析，是一件極其複雜的事情，是一項極其細緻的工作：既然把可以看見的、僅僅是表面的運動歸結為內部的現實的運動是一種科學工作，那麼，不言而喻，在資本主義生產當事人和流通當事人的頭腦中，關於生產規律形成的觀念，必然會完全偏離這些規律，必然只是表面運動在意識中的表現。」

④

馬克思說得很清楚，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說來這是一種**必然性**：把神秘化的方式變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部份，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用這種神秘化的方式，把自己展現在生產當事人（資本家和工人都一樣）面前。然而，如果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實踐必然充滿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那麼葛蘭西的認識論的基礎就要垮台。因為，如果無產階級的實踐（至少自發地）**必然是神秘化的**，馬克思主義怎麼能夠發揮使這一實踐中暗含著的東西變得明確的作用呢？很清楚，需要以另一種方式說明歷史唯物主義的地位及其對工人階級的關係。關於這點，我們以後也要再談到●。

即使葛蘭西的認識論招致嚴重的哲學難題，可是就它本身而言，它並不導致任何重大的政治錯誤。葛蘭西理論中的主要成份不是他的哲學立場，而是他的意識形態和國家角色的分析，這種分析是無與倫比的，正像我已經指出的那樣，他的哲學中的確充滿了這種分析。對著作哲學成份占主導地位的盧卡奇就不能這樣說了。像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所概述的，對盧卡奇哲學最好的特點描述是這樣：它是企圖從資產階級哲學本身的問題設定內部去解決資產階級哲學的矛盾。盧卡奇所採用的關鍵範疇是**主體的範疇**，而解決資產階級哲學問題的

鑰匙在於這個範疇的正確使用：只有通過主體和客體的同—才能科學的理解現實。知識就是自我認識。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夠取得主體和客體的統一，正因為很奇怪的是，無產階級被貶低到物即商品的地位，才使他們能夠領會資本主義社會物化的本質，商品結構的核心。「在歷史唯物主義古典形式中的歷史唯物主義……指的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認識。**」●

然而我懷疑這種解答是否具有內在的聯貫性。因為馬克思說得很清楚，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的結果、資本主義的產物。盧卡奇所用的黑格爾的問題設定要求主體把客體看作是自己的創造物。對無產階級不可能是這樣：它不是自己的創造者。的確，在《資本論》中沒有無產階級的創造者：毋寧說，它是一個過程的**結果**，首先是創造了資本主義生產前提的原始積累過程，其次是依靠工人作為價值的源泉可是又不能歸結為工人的資本主義積累本身的實際過程。因此，無產階級就沒有資格扮演同一的主體—客體的角色，盧卡奇的體系就垮了●。

即使我們準備承認盧卡奇的立場是前後一貫的，它還是有極其嚴重的政治後果。對盧卡奇說來，決定性的政治鬥爭是在意識方面進行的：

「在面對資產階級毫無疑問擁有而且只要它還是統治階級它就繼續擁有的這些知識、文化和日常工作的壓倒性資源時，無產階級的唯一有力的優勢、唯一有決定意義的武器，就在於它能夠把社會總體看成是一個具體的歷史總體；能夠把物化的形式看成是人與人之間的過程，能夠看到只是在抽象形式的矛盾中消極地表現出來的歷史的內在意義，能夠把它的積極方面提高為意識並且付諸實現。」●

當然，現在的確只有當工人階級意識到自己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中的地位，意識到這種地位所給予它的奪取政權和消滅以往一切階級社會都有的壓迫和剝削條件的時候，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成爲一種現實性(actuality)。但是無產階級的決定性的武器並不是它的階級意識。相反，無產階級的決定性武器是工人階級在一方面不斷地有助於建立一種社會上緊密團結的階級，另一方面又使生產力發展到使資本主義以及事實上任何其他剝削形式成爲不必要，因此驅使這種體制走向危機的這些條件中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作爲價值生產者所擁有的那種獨特地位●。

而且，在意識形態方面進行決定性鬥爭，就是轉移了階級鬥爭的生死鬥爭：政權。因此，這是減少了無產階級能夠取得政權的條件，抽掉了無產階級打碎國家機器並代之以工人委員會政體的必要性。

最後，盧卡奇的分析在涉及到工人階級如何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決裂並發展它自己的階級意識時，是很貧乏的。把革命黨作爲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反映看待，是做這樣兩件事。第一，這是迴避列寧、托洛茨基和葛蘭西所設法解決的真正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建立一個把對資本主義的科學分析同在工人階級中的真正根源結合起來的黨，並把絕大多數工人階級及其他與無產階級革命利益攸關的被壓迫人民爭取到黨這個方面來。也就是迴避了領導權的問題。第二，這是爲極左思想提供理論基礎，這種極左思想按照階級應該想的東西來看先鋒隊的行動，而不是使先鋒隊的策略適應於階級實際上在想的東西，以便促使階級的意識向革命馬克思主義方向轉化。《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展現的黨的概念是盧卡奇在二十年代初在第三國際中採取的與列寧和托洛茨基路線相反的極左派路線的基礎。列寧和托洛茨基是主張深入到階級中去以便贏得多數，包括在工會中工作、參加資產階級選舉和與

改良主義政黨結成統一戰線②。我們能夠看出，盧卡奇採用主體範疇來解決馬克思主義所面臨的政治和認識論問題，使他陷入嚴重的政治錯誤③。

不管這種黑格爾派立場的非常優秀的詭辯是如何，它還是未能成功的取代從恩格斯衍生出來的正統。盧卡奇和科西在一九二四年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被季諾維也夫(Alexander Zinoviev)當作唯心主義者進行嚴厲的批判。布哈林(Nicolai I. Bukharin)，作為布爾什維克的主要理論家之一，寫了一篇論述馬克思主義的普通論文《歷史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它以極端技術決定論的形式對正統馬克思主義進行重新的闡述。這部著作被盧卡奇和科西兩人挑出來作為批評對象，並不是偶然的④。但是隨著史大林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取得勝利，接著共產國際從屬於蘇共，「正統」立場被轉變成了神聖的經典。這種轉變在史大林《辯證論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臭名昭彰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Short Cours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PSU* 中一章)的庸俗進化論裡以及把史大林在三十年代整肅中屠殺老布爾什維克的行為神聖化裡面，達於頂點⑤。

當前對一九一〇年代和一九二〇年代的偉大黑格爾派重新發生興趣，是同我已經提到過的戰後史大林主義的危機相吻合的。正跟本世紀頭幾十年中一樣，這種重新發生興趣是一種政治的現象。因為，在一九六〇年代和一九七〇年代初，已變得很清楚，戰後資本主義的穩定狀況正在接近尾聲。帝國主義正面臨著徹底的挑戰，不僅在它的第三世界前線上，在爆發了民族解放戰爭的阿爾及利亞、中南半島和南非，而且在它的心臟地區也如此，因為越來越多地產業工人階級是主角的大規模的社會鬥爭爆發了：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的法國，在一九六

九年秋天的義大利，從一九六〇年代末期開始在英國，在今天的葡萄牙。以前曾驅使列寧和葛蘭西、盧卡奇和科西走向哲學，思考由革命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所引起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問題的那些問題，又重新出現了。經濟和上層建築的關係問題、能夠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參加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革命政治實踐問題又重新湧現出來。由於長期缺乏上層建築的理論，哲學再一次出來承擔這個重任。我們現在終於回到阿圖塞想滿足革命實踐今天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出來的要求的這個嘗試上來了。

-
- ①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頁八四。
 - ②嚴格說來，並不完全如此：一八五七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導言和一八五九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序言當然是例外。然而，這兩篇東西中都沒有馬克思對他的哲學立場的任何確定的陳述，而只是一些暗示，在一八五七年導言中這種暗示極為豐富，而在一八五九年序言中，有些暗示極為粗糙，容易產生誤解。
 - ③在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偽造和科學研究計劃的方法論》(*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一文中(載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聯繫科學的歷史對這種經驗主義進行了批判的探討。然而，還有別的不同種類的經驗主義。可以給經驗主義本身下這樣一個定義：它是把知識建立在理論與它所分析的現實之間

的基本關係之上的哲學立場。關於這點，下面還要談到。

- ④請見收在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以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出現的羅莎·盧森堡〉一文。見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1971).
- ⑤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頁四八四。
- ⑥參看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
- ⑦例如，參看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頁五二五～五二六。
- ⑧同前揭書，頁五六四。
- ⑨對於恩格斯的哲學所做的有用和發人深省的討論，見 Gareth Stedman Jones, “Engels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in *New Left Review*, No. 79 (May-June 1973).
- ⑩Lucio Colletti, “Fornstein and the Marxism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in *From Rousseau to Lenin*, by Lucio Colletti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 ⑪Karl Kautsky “Das Erfurter Programm,” 引自 Lucio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pp. 55—56.
- ⑫Rudolf Hilferding, “Preface to *Finance Capital*,” 引自 Lucio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p. 74.
- ⑬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恩格斯，〈恩格斯致保·拉法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恩格斯，〈恩格斯致約·布洛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

⑭更詳細的論述，見 Lucio Colletti, “Bernstein and the Marxism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和 Karl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⑮列寧，〈哲學筆記〉，《列寧全集》，第三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頁一九一。

⑯在繼續往下寫以前，提兩個條件。第一，我將只考察黑格爾化的馬克思主義者共同的一般哲學立場，應該強調在他們之間存在著理論和政治的差異，阿圖塞把他們統統描述為「理論左派」是欠妥的：例如，盧卡奇和科西在他們一生中的某些時期的確採取過極左立場，可是葛蘭西從未採取過這種立場。

第二，我對這些批評家的任何批評，都不應該看作是否定他們的著作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巨大功績。特別對葛蘭西是如此，他對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作用的分析至今還未被超越；對盧卡奇和科西也是如此，雖然要稍遜於葛蘭西。

⑰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Publishers, 1971), p. 333.

⑱ *Ibid.*, p. 365.

⑲ *Ibid.*, p. 341.

⑳ Georg Lukács. *op. cit.*, p.39.

㉑ *Ibid.*, p. 121-122.

㉒ *Ibid.*, p.162.

㉓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九年），頁一三～一四。

㉔ Georg Lukács, *op. cit.*, p. 101.

㉕ *Ibid.*, p. 168.

㉖ *Ibid.*, p. 70.

㉗ *Ibid.*, p. 51.



- ⑳ Antonio Gramsci. *op. cit.*, p.368.
- ㉑ *Ibid.*, p. 392.
- ㉒ *Ibid.*, p. 445.
- ㉓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頁九二三。
- ㉔ 馬克思,〈經濟學手稿〉(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三九。
- ㉕ 參看下面第三章。
- ㉖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頁三四九~三五〇。
- ㉗ 參看下面第三章、第四章和結論。我想立即澄清一個可能引起誤解的來源。斷言無產階級在生產過程中的實踐必然玄虛難解,並不是斷言無產階級的實踐本身玄虛難懂。這是斷言需要另一種能使無產階級從生產過程走向國家政權的革命實踐。這不是否認後一種實踐在前一種實踐中有其根源,或者在兩種實踐之間有辯證關係:建立革命黨就是這麼回事。但是,這是否認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的實踐能作為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基礎。
- ㉘ Georg Lukács, *op. cit.*, p. 229.
- ㉙ 參看 Josef Revai, "A Review of Georg Luka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Theoretical Practice*, No.1 (January 1971). 對早期盧卡奇的任何全面批判,都要討論他把自然科學看作資本主義物化的片面和抽象形式的立場。瓊斯(Gareth Stedman Jones)和科萊蒂(Lucio Colletti)對於盧卡奇的這種立場,以及它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法國和德國流行的非理性和反動哲學中的根源,討論得很不錯。請見 Gareth Stedman Jones, "The Marxism of the Early Lukács," in *New Left Review*, No.70 (November-December 1971);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也請參看本書後面第六八～六九頁。

③ Georg Lukács, *op. cit.*, p. 197.

④ 例如參看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頁一九九。

⑤ 關於盧卡奇對譬如說參加議會問題的極左觀點,參看 Georg Lukács, *Political Writings*. 1919-29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關於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立場,參看《列寧全集》,第三〇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Leon Trotsky, *The First 5 Year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New York: Monad Press, 1972)。在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最後兩章和《政治著作集》(*Political Writing*, 1919-29)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這種關於黨和階級意識的唯心主義理論有所克服。遺憾的是,正像給後一本著作寫的可憐的一九六九年後記所證明的,這種突破並沒有維持下去。從二十年代後期以後,盧卡奇一直是堅定地站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右翼,這種立場使得他能夠和史大林主義合作,充當它的思想工具。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他在一九五六年參加了倒臺的納吉(Imre Nagy)政府。

⑥ 我們將在下面第七九頁以後回過頭來談主體範疇。

⑦ 參看 Georg Lukács, *Political Writings*. 1919-29, pp. 134-143; Antonio Gramsci, *op. cit.*, pp. 419-472。在我關於一九一〇年代和一九二〇年代的黑格爾化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討論中,我沒有考慮列寧的《哲學筆記》(*Philosophical Notebooks*),它畢竟是他閱讀《邏輯學》的札記。然而,列寧關注的東西與黑格爾化的這些人完全不同。列寧關心的,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對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中已經闡述的唯物主義哲學有所貢獻的東西——知識是接近真理的無限過程。把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問

題同科學和現實之間的關係問題合而為一種黑格爾化的份子所特有的東西，在這裡沒有看到。要論證這一點，需要離開正題，這是本書篇幅所不許可的。但是可以參看 Dominique Lecourt, *Une Crise et Son Enjeu*. (Paris, 1973).

- ⑬直到一九六一年還沒有為盧卡奇所拒絕，他當時寫道：「因為我們必須忍受為群眾寫的通俗著作，誰也不能指責史大林把古典著作關於這些問題的非常精緻而複雜的論述歸結為一些圖解式的、教科書式的定義。」*Nuovi Argumenti*, (October 1961). 引自 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London: The Macmillan Publishers, 1971).





第 2 章

體 系

第一節 解讀法和問題設定

促使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興趣重新恢復的主要一個推動因素，是發現和發表了以前人們不知道的馬克思兩部主要理論著作。第一部是以《經濟學哲學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之名為人所知，在一九三一年第一次問世的作品。它展現了馬克思與政治經濟學的最早接觸，是他在一八四三～一八四四年旅居巴黎轉向革命共產主義之後寫成的。這部手稿的結構是徹頭徹尾黑格爾式的。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的狀況，在這種狀況下，人是和他的生命活動、他的勞動分離開的，勞動不是由他而是由資本家控制的，是從屬於滿足資本家的貪慾而不是實現人的真正需要的目的的。這種狀況是人和自然之間相互作用的一個必然結果：人通過自己的勞動改變自然，從而證實自己的本質，但是自然也改變人，把人變成僅僅是與人類存在與勞動分離開的對象。然而，這種異化(alienation)狀況是在使人成為真正人的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它的目標是共產主義、通過消除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的異化勞動使人的存在與

他的本質達到協調。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把黑格爾的辯證法顛倒過來了：不是絕對觀念，而是人的本質成了辯證法的主體。然而辯證法的結構並沒有變。在兩種情況下，過程都是有目的的，都是朝著一個預定終點運動的：主體的異化（在黑格爾那裡是在自然界，在馬克思那裡是在資本主義中）是其較完整實現的一個必經階段，而這個過程是由達到目標的必然性所支配的。在兩種情況下使得這個過程成為辯證的東西是：在該過程裡頭目標都是**內在的**；目標不是存在於在過程內目標必然產生而且要達到的這個達到目標的過程之外的某一點上①。

另一部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在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第一次發表，它包括馬克思在一九五七～一八五八年寫的一些論述政治經濟學的筆記。可以把它們看作是寫作《資本論》的第一階段。就它們本身而論，大半是馬克思從歷史唯物主義立場仔細思考古典政治經濟學問題的一種嘗試，作為這樣一種嘗試，它們包含有儘管是不平衡的，但卻是重要的結果②。它們的哲學意義，在於已被人們解釋為反映了這部著作與一八四四年《手稿》之間連續性的一些段落裡。

這兩部著作，特別是《手稿》，已被黑格爾化的馬克思主義者宣佈為是對他們那種唯物主義辯證法的證明。《手稿》對盧卡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曾企圖改造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所採取的整個哲學立場，以把它建立在人和自然在勞動過程中相互作用的基礎之上③。有人主張，馬克思後來的政治和經濟分析基礎是在《手稿》的本體論上面，就是在作為從人勞動和勞動改造的自然界辯證中產生出來的自我創造的存在物的人的思想上面④。我們看到在這裡起作用的，是那種幾乎所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都共有的問題設定：企圖給歷史唯物主

義的起源一個在它本身之外的哲學基礎，不管是在自然界的辯證法中，還是在主體和客體之間的辯證法中（勞動和自然界之間的辯證法是主客體辯證法的一種特殊情況）。我們在下面將有機會回過頭來談這種問題設定。

阿圖塞的著作是從批判這種對馬克思所做的人道主義解釋開始的。他表明，這種解釋是建立在一種經驗主義認識論的基礎之上的，根據這種認識論，文章的意義是直接可以理解的——只需閱讀就可以理解。例如，既然「異化」這個詞在《手稿》中和在《資本論》中都出現，那就是說，這個詞所指的概念在兩部著作中都是一樣的。按照阿圖塞的看法，這不僅僅是黑格爾化的馬克思主義者方面缺乏學術嚴謹性：他們只是斷言而未能通過任何詳細的調查研究來證明「異化」這個詞在兩部著作中意義相同，以支持他們的主張^①。這也是至少從伽利略以來的資產階級哲學所特有的認識理論的一個實例，它包含有一定的解讀理論(theory of reading)。

根據這種認識論，現實的東西是直接呈現在我們可以觀察到的現象中。爲了掌握現實的東西，只需要一種有適當見聞的眼光，這種眼光就能把本質與其現象區分開來。爲這種能力作保證的，是主體和客體之間存在的基本連帶關係——知識客體（對象）的結構是這樣的，它能使主體的眼光有可能透過偶然穿透到現實：

「爲了把自然界或現實當作是一部說的是語言沈默的言說，其「文字是三角形、圓及其他幾何圖形」的書，按伽利略的說法，那就必須有某種解讀的方法，使得書寫的言說立即顯現出真實，使得現實成爲一種聲音的言說。」^②

與這種知識理論相對立，阿圖塞提出了這樣一種立場，這種立場

如果貫徹始終的話，那就要拒絕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任何這種連帶關係。的確，他論證說，在現實客體（即理論所要解釋的現實）同思維客體（即構成科學的理論體系）之間存在著最尖銳的分離。與其說在現實客體和思維客體之間存在著任何直接的關係，不如說理論的發展是嚴格地在思維客體的層次上進行的：

「知識在其『對象（客體）』上面工作，……它並不在**現實客體**上面加工，而是在特有的原料上面加工，這種原料在此詞的嚴格意義上構成它（**知識**）的『**對象（客體）**』，這種對象（客體）甚至在知識的最根本形式上，也是不同於**現實客體**的。因為那種原料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賦予它的強有力的意義來說是一種現成的**原料**，即它恰恰是通過把它建構成爲一種**知識的對象（客體）**（不管多麼粗糙）、建構成爲它所要改造的對象（客體）這複雜（感性的——技術的——意識形態的）結構所進行的這一強制已經加以精心製作和改造過了的東西。在原料生產知識的發展過程這一行程中會有所變化的這些原料的**形式**，從**知識對象（客體）**的意義來說都是經常被改造過了，不過它總是適用於它的對象。」⑦

思維客體對阿圖塞說來，是一門科學的概念準備進行工作的東西，是與這門科學要提供有關（即**現實客體**）的知識的東西相對立。如我們將在下面〈理論的自主性〉（The Autonomy of Theory）一節中看得更清楚的，他想要做的，是把現實和我們認識現實的過程截然區分開來。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說思維客體是這後一過程的前提條件。它存在於這門科學爲了給一種現實提供更嚴密的知識而準備改變的**先前存在的**概念和理論裡。對阿圖塞說來，在科學中要緊的東西，是構成一門科學的這些概念是怎麼爲了發展科學而鋪陳開來的。他強調的

重點是作為經歷不斷變化的一種歷史實踐的這種科學。與此相反，對經驗主義說來，科學知識是在任何科學家進行工作之前就存在的思維和現實之間預定的和諧的結果。按照阿圖塞的科學模式，科學同現實的關係是通過科學自己的發展而獲得和加深的。

從這種立場中產生出了新的解讀理論。這種新理論涉及的，不是讀者和作品(text)之間的直接關係，而毋寧是其原則支配著解讀的這個理論和包含在作品中的這個理論之間的一種辯證。因此，不可能有任何「純真的解讀」，就是說，沒有一種解讀不包含著(至少是含蓄地)決定解讀性質的一種理論^⑧。這立即就產生了阿圖塞解讀馬克思的性質的問題：

「我們是作為哲學家解讀《資本論》的……。我們向它提出了它與其對象(客體)的關係問題，從而既提出了它的對象(客體)的特殊性問題，又提出了它與其對象(客體)的關係的特殊性問題，就是說，提出了用以探討這一對象(客體)的那類言說的性質問題，提出了科學言說的問題。因為永遠不可能有沒有差別的定義，我們是給《資本論》提出了它的對象(客體)以及它的言說的特殊差別的問題。」^⑨

這段話雖然是他和他的合作者的作品寫來討論《資本論》的，但是同樣適用於阿圖塞的所有論馬克思的著作。

這段話把我們重新導入我在前一章描寫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心的這些問題，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新穎和獨特性質、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性質以及能使這種辯證法妥當地稱作是科學的一般認識論等問題。阿圖塞明確地承認這一點：對馬克思進行馬克思主義的解讀，「首先要使最起碼的、臨時性的、對理論形態的性質和它們的歷史有影響的那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概念活絡起來」。因此，——

「解讀馬克思的前提是要有不同的理論形態的性質和它們的歷史的一種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就是說，要有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認識論理論；這一作用本身構成了一種不可或缺的循環論證，在這種循環論證裡面，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到馬克思身上看來是理解馬克思的先決條件，甚至同時看來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和組成的先決條件。」^⑩

阿圖塞接著補充說，「這是多麼清楚」！清楚的是，按照他的看法，馬克思主義哲學爲了要存在，必須已經存在！不那麼清楚的是，這種主張是不是有條理。但是，也許這是辯證法的問題。我們會看到的^⑪。

「臨時性的、對理論形態的性質和它們的歷史有影響的那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概念」中最重要的，是問題設定的概念。這個概念實際上最初不是出自阿圖塞本人，而是出自偉大的科學哲學家巴歇拉爾(Gaston Bachelard)，阿圖塞曾在他領導下做過研究工作^⑫。按照阿圖塞的解讀理論，要理解一篇作品，必須先認出在這篇作品中起作用的理論。他追隨巴歇拉爾主張說：一種理論的身份特徵不在於這種理論所包含的任何特定命題，或這種理論作者的意圖，而是在於這種理論的結構，即在這一理論所要解決的這些問題是以何種方式提出來的這個層面。就是說，一種理論的身份特徵就在於它的問題設定這個層面，即在「**理論特定主題客觀的內在參考體系**，也就是決定作何答覆的問題體系。」^⑬

在阿圖塞手中，理論問題設定的概念成了這樣一種基本結構的概念，它使得以某種形式提出某些問題，同時排除另一些問題的提出有其可能。得到某個問題的理解，不是由於某位讀者的品質使得他能夠看到作品的本來意義，而毋寧說是由於這位讀者掌握住了這種理論的

問題設定。」

「這使我們看到科學存在本身所特有的一個事實：它只能在一定理論結構的基地上和範圍內，即在它的問題設定內提出問題，因此問題設定是任何一定時刻在科學中一切問題的提出所必然採取的形式的絕對規定。」

「這使人們能夠理解到把**可見的**作為可見的，從而把不可見的作為不可見的，以及把不可見的與可見的聯繫在一起的有機聯繫的這種規定。在一定理論科目的基地上和範圍內的，也就是在它的理論問題設定一定結構領域之內的所有對象或問題，都是可見的。」¹¹

因此，有一種問題的必然共存存在著，為一種特定問題設定所揭露的問題，也就是那些其存在為人所否定的問題。

「界定可見的東西的同樣聯繫，也把不可見的東西規定為它的有陰影的對應物。正是這個問題設定的領域，把不可見的東西規定和構造為確定被排除在外的東西，**被排除在**可見性的領域之外，而且被確定是這個問題設定的存在和特殊結構所排除的。」¹²

一個理論的問題設定是客觀的：它不能歸結為這個理論作者的信念；它可以借助**對症解讀法**(symptomatic reading)推斷出來。它之所以稱對症，是因為一個理論的問題設定是複雜的和矛盾的，包含著不同層面之間的錯亂。這些矛盾以空白、失誤、沈默、缺失等方式，作為一個複雜結構的**症兆**被反映在作品的表面上來。這個複雜的結構則是受到這個理論各矛盾層面相互接合的方式所支配。對症解讀法「把它所解讀的作品中未洩漏的事件洩漏出來，同時使這種事件同不同的**作品產生關聯**，展現作為前一個作品必然的缺失」¹³。只有從作品的這種必然複雜性出發的對症解讀法，才能把作品的缺陷中所提出來的問

題明白地表達出來。

這一切都很含糊。也許這種研究途徑的起源能多少說明這個問題。阿圖塞的對症解讀法理論深受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影響。弗洛伊德在夢境和日常生活言說的錯誤、疏忽和荒唐事中，看出無意識複雜和隱藏的結構症兆。但是在《資本論》本身的寫作中也能看到問題設定的範疇在起作用。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們早就發現了價值規律，甚至像馬克思在《剩餘價值理論》(*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中說的，在對工人的剝削中發現了剩餘價值的來源。但是，只有等到馬克思出來，才能把這些見解發展出來，作為革命然而科學地分析資本主義歷史軌迹的基礎。為什麼呢？恩格斯在為《資本論》第二卷寫的序言中提出的答案，正如阿圖塞指出的，似乎涉及到了某種類似問題設定的概念：「在前人（即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卻認為只是問題所在。」●

在《剩餘價值理論》中，馬克思嚴厲地批評了像霍季斯金(Thomas Hodgskin)那樣的社會主義者，說他們為了攻擊資本主義，只是操起政治經濟學的範疇並且利用它們的矛盾，因此仍然停留在古典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問題設定之內。他這樣描寫一本激進小冊子的作者：

「作者以李嘉圖體系為依據，只是前後一貫地作出了這一體系本身中所包含的結論，並且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而提出這一結論來反對資本。」

「可是，這位作者為既有的經濟範疇所束縛。」●

另一方面，馬克思本人做了兩件事情。首先，他在他的經濟學研究中對政治經濟學家們進行了對症解讀。就是說，通過不是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問題設定內，而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設定內的運用，

他能夠抓住和提出甚至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李嘉圖(David Ricardo)已接近於提出但是由於政治經濟學中固有的矛盾而未能提出的問題。這句話很能說明他在《剩餘價值理論》中的方法：「穆勒先生本人甚至對於他試圖解決的問題也不十分清楚。因此，我們在聽取他的解答之前，先把他的問題簡要地表述一下。」●這不是由於馬克思有超人的洞察力，而是由於他在一個問題設定裡頭進行思考，使得他能夠理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內在邏輯把某些問題強制放在問題設定上面的方式，儘管不是以那種使問題能得到解決的方式，因為那樣就會使資本主義制度成爲問題。

這使我們想到馬克思做的第二件事情，這就是提出古典經濟學的兩個中心問題，並且加以解決：第一，資本和勞動之間的交換是不是價值規律的例外？第二，具有不同的有機構成的資本按同樣的利率生產利潤——是不是也與價值規律相抵觸？正是由於在與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問題設定不同的問題設定內進行思考，馬克思才能夠以可以得到解決的方式提出這些問題。只是由於轉移到一個新的基地上，擺脫既與的經濟範疇的束縛，馬克思才能夠看到和回答資產階級經濟學所不能夠看到和回答的問題。

阿圖塞解讀理論的第一個結果，表現在《保衛馬克思》中。在那裡，阿圖塞表明，在一八四四年《手稿》和馬克思後來的著作之間存在著一個徹底的斷裂。這個斷裂展現出問題設定的一種改變，因爲問題設定系統地決定一個理論能夠處理的問題範圍，所以這種改變是一種徹底的改變。此外，阿圖塞認爲發生在一八四五年、體現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Theses on Feuerbach*)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這個斷裂，不僅僅是問題設定的改變：它是科學和在它之前的意識

形態之間的**認識論上的斷裂**(epistemological break)。就是說，馬克思拒絕了使他局限於形而上學反映而不是進行科學分析的《手稿》的人本學的這一問題設定。他達到這點的辦法，用論費爾巴哈的第六條提綱的話說，是把他早期著作中曾是歷史主體的人的本質歸結為「社會關係的總和」，然後繼續建構一些說明這些社會關係的本質的概念。這些概念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首先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概念，它們構成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它們之間的矛盾是推動歷史過程前進的動力。

我在下面將詳細探討阿圖塞的科學和意識形態理論。在這裡只把這一點說一下就夠了，即科學和理論意識形態之間的差別，是在其問題設定的性質的這方面。在意識形態中問題被提出的方式是這樣的，它使得理論的繼續深入和發展不可能發生，只是使意識形態局限於證實自己的先決條件，這些先決條件歸根到底和理論本身無關，而只和理論之外的社會現實有關：

「在意識形態的理論生產方式中（在這方面與科學的理論生產方式完全不同），**問題**的表述只是提供知識過程之外已經產生出的**答案**的那些條件的理論表現而已，因為問題是在製造來為問題服務作為理論反映和實際證明的人為問題當中，由某些超理論的場合和**承認自己的迫切要求**（宗教、倫理、政治或其他的「利益」提出來的）硬塞給人的。」●

按照阿圖塞的看法，科學的問題設定則是這樣的，它使得科學有可能在不斷的內部變化過程中發展，深化科學所產生的知識，這種內部變化有時包括像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所開始的理論物理學的革命那樣對問題設定加以徹底改造。意識形態是一個封閉體系，而

科學基本上是可以從內部加以改變。

像阿圖塞解讀馬克思那樣的對症解讀法，是因為有歷史唯物主義本身才有可能：

「《資本論》……確切地衡量銘刻在它結構中的現實的距離和內部錯亂，諸如使它們自己的作用本身變得不可辨認，使得直接解讀它們的幻想達到其作用的最高極至：拜物教等等之類的這一種距離和錯亂……。只有從思維的歷史、歷史的理論出發，才有可能說明解讀的這種歷史宗教：通過發現是沒有辦法在歷史真理表現出來的言說裡頭把歷史真理解讀出來的，因為歷史的作品不是一種有聲音（邏各斯）說話的作品，而是各種結構的結構作用的這種聽不見、認不出的記號。」

●

阿圖塞在這裡把《資本論》中的拜物教理論置於馬克思歷史科學的中心。關於拜物教理論，我們將在下一節中考察。簡單地說，這個理論強調社會整體活動的方式和它的活動顯現出來的方式之間存在著必然的錯亂。因此，作品的複雜和晦澀是歷史的複雜和晦澀的一個特殊情況：只有當能夠譯解歷史過程意義的科學制定出來的時候，才會出現關於理論建構性質和關於把理論建構性質具體化的那些作品難以捉摸的意義的一種理論。這裡我們又看到一個阿圖塞式的循環論證的例子：只有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到它自己身上來，才能夠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是讓我們暫時把它擱在一旁，按照阿圖塞給我們的指點來看看他如何討論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

第二節 多元決定 (overdetermination)

阿圖塞討論辯證法是從激烈批判馬克思聲稱已經把黑格爾辯證法扳正過來這個比喻開始的。表示把辯證法應用於完全不同的對象時，其結構仍然保持不變，將意味著辯證法與其對象之間的一種分離，這種分離是跟黑格爾關於辯證方法與其對象統一的主張難以相容的②。改變辯證法的對象，將是改變辯證法的性質。

「把辯證法『扳正過來』的這種譬喻說法，沒有把一種單純的方法應該要應用到的對象的性質（對黑格爾來說是觀念世界，對馬克思來說是現實世界）這個問題提出來，反而是把本身考慮到的辯證法性質的這個問題，即其特殊結構的問題提出來；它沒提出把辯證法的『意義』扳正過來的問題，只提出其結構轉變的問題。毋庸贅言，在第一種情況中，方法的這一應用（即辯證法形諸於外用到其可能的對象上）提出了一個辯證法存在前就發生的問題，即對馬克思言是沒有任何嚴謹意義的這一問題。」●

那麼，什麼是黑格爾辯證法和從前者結構轉變產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共同點呢？阿圖塞的回答是，它們的基本歷史概念是共同的，即都把歷史看作是由內在矛盾推動的過程。所以，這兩種辯證法之間差別的起始點是它們所具有的不同矛盾觀念。

按照阿圖塞的看法，在黑格爾辯證法中，矛盾是單純的。就是說，總體的一切部份都反映基本矛盾。黑格爾的總體是表現的總體，「這個總體的一切部份都是『總的部份』，每一個部份都表現其餘部份，每一個部份都表現那包含著它們的社會總體，因為每一個部份本身都以其表現的直接形式包含著總體本身的本質。」●我們又遇到阿圖塞想要為之提供替代物的那種認識論：總體直接呈現在它的每一個部份中，並且可以從它的每一個部份中推斷出來。整體的每個部份無非是整體的

本質的表現。例如，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中，每個時代的各種成份合在一起成爲一個總體，這個總體「在一個唯一的內在原理中反映出來，這個內在原理，是這一切具體決定因素的真理」。這些成份的獨特性被歸結爲世界精神自我發展中的一個環節。歷史是向一個預定終點，即「絕對」上升爲自我意識運動的過程。正像阿圖塞提到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Mind)所說的那樣：

「(相繼的矛盾構成)一種累積內在化的複雜性……。意識在其演變過程的每個環節上，都通過它以往本質的各種反響，通過相對映的歷史形式間接的呈現，體驗和感受它自己的本質(與它所達到的環節相適應的本質)……。但是，意識的這些過去印象以及(與這些印象相適應的)這些潛在的世界從不作爲不同於當前意識的有效決定因素影響當前意識：這些印象和世界只是作爲……意識已經變成的……反響，和意識有關係。……即作爲意識本身的預示或引嚮而和意識有關係。這是因爲過去無非是它所包括的未來的內在本質(自在之物)，過去的呈現是意識的意識對自身的呈現，根本沒有真正的外在的規定。」

●

對馬克思說來，歷史不是精神本質的表現，而是這樣一個過程，它的發展是構成它的不同層次的關係的結果；因爲，只是在整體各部份不可歸結的差異這個基礎上，決定關係、因果關係，而不是「絕對」的內在本質才能建立起來。「就有關現實這個地方來說，我們永遠都不會觸及到簡單性的純粹存在，……我們只會觸及到複雜結構化了的的存在和過程這個「具體」的存在。」●整體由一些不同但相關聯的層次構成，除了經濟本身外，還有政治、意識形態和理論層次，但這些東西

沒有任何一項可以歸結為經濟。這點決定了整體的複雜性。

在這一點上，阿圖塞受到了一些人（例如加羅蒂 Roger Garaudy）的批評，說他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種多因素理論，即注意基本上分離偶然才相互有關的因素在不同時候產生的經驗上形形色色的聯結。這種批評是無的放矢的。社會總體的複雜性擁有一個結構——**占主導地位的結構** (Structure in dominance)。在經濟裡頭的社會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決定社會總體的性質，因為它決定其他的哪一個層次應該是占主導地位的層次：例如在封建制度下，政治是占主導地位的層次，雖然經濟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的。或者換句話說，經濟的決定作用正是在於把占主導地位這個層次的角色分派給某一特定的層次●。被建構的這個總體就如它是一個複合體一樣，對它的本質非常重要：

「一個矛盾支配其他的矛盾是以下列東西為前提的：由矛盾使之突出的複雜性是一個被建構的統一體，而且這個結構意味著已經指出來的各矛盾之間的宰制從屬關係。……支配不只是可有可無的事實而已，它實是這個複雜性本身**根本的事實**。這就是複雜性意味著支配是其要件之一的原因：支配是刻劃在它的結構裡的。因此，斷言這個統一體不是也不可能是獨特的和普遍的簡單本質的統一性，並不是……為了迎合【多元論】而犧牲統一體；它是說另一回事，這是斷言，馬克思主義討論的統一體是**這個複雜性本身的統一體**，這個複雜整體的組織和接合方式恰恰構成了它的統一體。這是斷言，這種複雜整體具有一種**占主導地位的結構的統一體。**」●

那麼從社會總體的複雜的統一性中可以得出一些東西。我已經談到總體各個層次的獨特性，它們的不同和由經濟決定的占主導地位的

整個結構內部的相對獨立性。重複說一句，它們不是本質上無關聯的因素的集合體。它們擁有一定的秩序，按照經濟的決定組織成爲一定的等級，經濟把占主導地位的層次替換給一個特殊的層次，並給其他的層次分派它們獨特的角色。然而，它們享有一定的獨立性，這是它們作爲整體各個層次的存在所採取的形式。這在這樣一個事實中反映出來，即不同層次的發展不能被視爲是所有層次在統一時間內以共同形式進行的同質發展的一部份：

「根據馬克思主義整體的特殊結構，我們可以主張，不再可能以同樣的歷史時間來思考整體的不同層面的發展過程。這些不同『層面』中的每一個都沒有同樣類型的歷史存在。相反，我們必須分派給每個層面以特殊的時間，這個時間是相對獨立的，因此，即使它與其他層面的『時間』有依存關係，也是相對獨立的……。這些特殊的層面中的每一個都有自己特殊的發展韻律……。這種時間中的每一個和這種歷史中的每一個都是相對獨立的這一點，並不使它們統統成爲獨立於整體的領域：這些時間中的每一個和這些歷史中的每一個的獨特性——換句話說，它們的相對自主和獨立——是建立在對整體而言的一定類型的依賴之上的。」●

阿圖塞所說的複雜統一體的性質現在變得清楚得多了。它是一種這樣的統一體：在這個統一體中，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被看作是由整體的特殊的、不同的層次所構成，這些層次彼此有關聯，也與經濟有關聯，但是由經濟按照支配和從屬的特殊關係來加以安排。可見，它們遠非經濟的副現象，它們與經濟的統一是一必要的統一，因此它們即使從屬於經濟，它們同時也是經濟的存在條件：

「經濟的辯證從不以純粹的狀態起作用；在歷史上，這些層次、

上層建築等在起了自己的作用以後從不恭恭敬敬地讓開，或作為歷史的純粹現象，在歷史沿著皇家的大道邁開脚步走向辯證法這個時候到來時，在經濟陛下(His Majesty the Economy)的面前四處逃散。從頭到尾，『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的孤獨時刻永遠都不會到臨。」●

從構成社會總體的一切矛盾層面必然統一和每一個層面擁有自主性，可以得出結論，總體的統一是在彼此有關的不平衡的發展階段上各種層次複合體的統一：

「如果每個矛盾都是處於占主導地位結構的複雜整體中的一種矛盾，那麼，這個複雜整體沒有它的那些矛盾，沒有它們的根本的不平衡關係就不能想像。換句話說，每個矛盾、每個結構的基本關聯和占主導地位的結構中各種關聯的一般關係，構成了這個複雜整體本身存在的那樣的條件。這一命題具有頭等的重要意義。因為它意味著：整體的結構，從而各基本矛盾及其占主導地位的結構之「差異」，就是整體的那個存在；矛盾的「差異」……同複雜整體的存在條件是同一回事。」●

這裡出現的總體性概念與黑格爾的總體性概念是完全不同的，與像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這樣的機械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所包含的總體性概念更是完全不同，在後者中，總體只是特殊事件之間各別因果關係的總合。一切形式的歸結作法，不管是歸結到整體的精神本質還是歸結到經濟，都被作為各種必然相關但相對自主的層次的一種複雜統一體這種整體概念排除了。這種概念不會陷入多因素論，因為整體的必然的統一性是由經濟決定的占主導地位的結構造成的：

「甚至在每個矛盾的存在條件的現實內部，把整體統一起來正是這種占主導地位的結構的表現。矛盾的存在條件在矛盾內部的這種

反映，構成複雜整體統一性的這種占主導地位連結起來的結構在每個矛盾內部的這種反映，正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最深刻的特徵，也是我最近試圖用「多元決定」的概念加以確定的特徵。」^②

概括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和黑格爾辯證法之間的差異的一種方式，是說前者含有對立面的統一，而後者含有對立面的同一(identity)。爲了說明黑格爾的對立面的同一，讓我們舉《邏輯學》的著名的第一個三段式「存在——虛無——轉化(Becoming)」爲例。《邏輯學》的起點是單純的「存在」，因爲它毫無任何規定性：《邏輯學》的作用就是以它自己的概念方式展開「存在」中包含的規定性。然而，「存在」毫無規定性，也就是「虛無」。所以，「存在」是它自己的否定，即「虛無」。然而，「虛無」也否定自己，因爲它正好同「存在」一樣沒有規定性。因此，「存在」和「虛無」是同一的：它們的同一在於「轉化」，即「存在」不斷產生出來並變爲「虛無」的運動，這是一個由否定之否定推動的過程的開始，在這種過程中，構成事物的各種規定性都遭到取消。黑格爾辯證法就是建立在這種對一切差異和規定性的取消上：整體的統一性就在於由消除構成對立面的規定性而實現的對立面的同一。

否定之否定的範疇與構成古今形式邏輯基礎的不矛盾的原理相衝突。這個原理認爲任何事物不能既是它自身又是它的否定(按現在的公式就是，人們不能既主張命題 P，又主張其否定非 P)，從而承認構成物質世界的各種事物有差異。黑格爾辯證法之所以能夠成立，在於它最終不是邏輯學，而是神正論(theodicy)——發現上帝和世界的統一。消除構成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的物質性的各種規定性，並且消除作爲這種物質性的反映的思想，只有作爲把世界恢復爲上帝，並把一切世

俗實體揭示為絕對觀念的表現的過程，才能被認為是正當的。

黑格爾體系超出以前的唯心主義哲學的那一優越性，在於他達到思維和世界的同一性的方式。這個同一性不僅是被提了出來，而且被闡明了。從「存在」的原來單純的統一體開始，思維和世界的同一性借助中介發展成為「絕對觀念」，在那裡這個統一體瓦解成為另一個直接的統一體，即自然界，但是它是精神的更高更豐富的統一體。然後它又通過文化和社會的中介繼續進到最高的統一體即絕對知識或哲學，在那裡觀念作為哲學家頭腦中全部現實的總和實現了自我認識。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是通過內部發展的過程即辯證法達到的。然而，這個辯證法的結構是由它的作用即使物質存在恢復為觀念的東西所決定的。由此產生了它的循環結構，由此產生了否定之否定作為取消規定性過程的動力的作用。黑格爾的辯護者們至多能突出他的辯證法的一些環節，例如《邏輯學》第二卷〈本質論〉中的辯證法連結的、複雜的結構，同時把第三卷中使這些中介恢復為絕對觀念的精神統一體的東西忽略掉●。

按照阿圖塞的看法，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可以被看作是既主張世界的物質性、構成世界的諸實體的特殊性，同時，就社會形態而言，又主張它們在占主導地位的結構所有的必然的從屬和支配關係中的統一性。整體的統一性並不取消構成整體的各種規定性的差異：相反，這種差異是任何並非精神的自我關係中的統一性的前提條件。

這樣說明這兩種辯證法之間的差別，並不是沒有先例的。例如，馬克思在一八五七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導言中寫道：

「我們得到的結論並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

別。生產既支配著與其他要素相對而言的生產自身，也支配著其他要素……。因此，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係。當然，生產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於其他要素……。不同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

而列寧在談到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時寫道：「對立面的同一（它們的「統一」，也許這樣說更正確些吧？）就是承認（發現）一切現象具有矛盾著的、相互排斥的、對立的傾向。」●

多元決定的概念被阿圖塞打算用來概括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性質。社會總體是一個複雜的有結構的統一體：它的複雜性在於，它是有不同發展方式的各種相對自主的不同層次的統一體；它的結構在於，它的統一是由各種層次通過經濟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所擁有的等級產生出來的。各種不同矛盾在占主導地位的結構中彼此連結的方式決定著過程將要發展的具體方向，在這種意義上，這個辯證法是決定論的辯證法。同時，整體的統一不是一種同質的統一，它是由基本上不平衡的層次構成的統一。這種不平衡性不是整體的偶然性特點：它反映不同層次的相對獨立性和它們據以發展的不同時間尺度：

「不平衡性是社會形態的內在性，因為複雜整體占主導地位的結構過程，即這個結構的不變性，本身是構成占主導地位結構的各種矛盾的具體可變性的先決條件，也就是各種矛盾的替換、凝聚、變化等的先決條件。從另一方面講，因為這種可變性就是不變性的存在。」●

社會總體的統一性，只有在任何一個時刻通過把它理解為各種必然相互關聯的、必然不平衡的層次的統一性，才能領會到。阿圖塞利用「場合」(Conjuncture)這個概念，來表達各種必然不平衡的層次在

一定時刻的這種必然的共存——場合是一個社會形態在時間的任何一個點上顯示給分析的特殊複雜的統一體。對場合的分析對阿圖塞說來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的基礎，因為革命的可能性取決於由構成社會形態的不平衡關係所造成的特殊條件。阿圖塞舉了一九一七年的列寧著作^⑦為例；這些著作表明，正是俄國發展的不平衡性——很先進的重工業同面臨著現代帝國主義戰爭需要的半封建君主制和農業體系相結合——使得俄國有可能在西方之前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例如，《一九〇五年》1905和《俄國革命史》*The History of Russian Revolution*）可以看到類似的分析，雖然毫無疑問，對多元決定和場合這兩個概念的起源這一補充說明，是阿圖塞所不歡迎的。

阿圖塞企圖在《解讀〈資本論〉》(*Reading Capital*)中把他公認為困難的辯證法概念說清楚，而在那裡引入了結構因果性(structural causality)的概念。因為《保衛馬克思》中對多元決定的說明給我們留下一個問題。用正式的術語說，社會整體的結構是相當清楚地說明了的。由經濟把占主導地位的角色派給某特殊層次的這一指派統一著整體。據說這種統一在於，在它的每一個存在條件中，即在構成整體的每一個矛盾中存在著占主導地位的結構。對整體和部份之間關係所重新取得的這一認識論意義，仍然需要進行闡述。

這是阿圖塞在《解讀〈資本論〉》中為自己提出的最後一個大問題：

「藉助什麼概念，或藉助一套什麼概念，可以思考一個結構的有效性對這個結構的各種成份、這些成份之間的結構關係以及這些關係的一切效果的決定作用呢？而且還有，藉助什麼概念或一套什麼概念可以思考從屬結構的決定作用呢；換句話說，怎麼樣能夠為結構因果性的概念下定義呢？」●

就《資本論》而論，這個問題是一個特別尖銳的問題，因為它包含有拜物教理論。拜物教理論說明，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即在生產過程中對剩餘價值的榨取（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是怎樣系統地被掩蓋起來的。進行這種分析的關鍵段落，當然是《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中題為〈商品拜物教〉的一節。商品不是以其本來面目（社會勞動的產物）出現，而是表現為不是靠社會生產關係、而是靠它們在市場上的相互關係起作用的東西。這足以把商品普遍交換所依靠的剝削偽裝起來^①。拜物教也表現在剩餘價值分為利潤、地租和利息，這產生了庸俗政治經濟學的「三位一體公式」。按照這個公式，價值有三種來源，土地、勞動和資本，從中產生出收入的三種形式，地租、工資（利潤作為「經營工資」歸在這一項）和利息。這樣，一下子，價值的真正來源——勞動——被掩蓋起來了，對工人的剝削作為生產過程中勞動和生產資料兩者需要的產物而被說成是正當的^②。正是根據拜物教的理論才得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實質和它在生產當事人面前所表現的現象形式之間的著名差別。

然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表現的形式不能歸結為藏在下面的真正本質和虛幻的現象之間的對立。相反，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時既被表現出又被遮蓋住的過程；結果不是單純的幻想——這是那種生產方式的必然特徵^③。這種生產方式所採取的拜物教的和異化的外表，是從那些作為這種制度本身執行作用的這些必要條件的機制中產生的。因為，雖然這個制度立足於在直接生產過程中榨取工人的剩餘價值，然而生產商品的勞動的社會性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確立的方式不是通過任何種類的直接調節，而是通過市場上商品普遍的交換。所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再生產取決於市場機制：

「在這個十分獨特的價值形式（交換價值的形式）上，一方面，勞動只作為社會勞動起作用；另一方面，這個社會勞動的分配，它的產品的互相補充，它的商品的物質變換，它的從屬和加入社會機構，卻聽任資本主義生產者個人偶然的、互相抵銷的衝動去擺佈。因為這些人不過作為商品所有者互相對立，每個人都企圖盡可能以高價出售商品（甚至生產本身似乎也只是由他們任意調節的），所以，內在規律只有通過他們之間的競爭，他們互相施加的壓力來實現，正是通過這種競爭和壓力，各種偏離得以互相抵銷。在這裡，價值規律不過作為內在規律，對單個當事人作為盲目的自然規律起作用，並且是在生產的各種偶然變動中，維持著生產的社會平衡。」●

因此拜物教不僅僅是一種虛幻的外表。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存在方式**。這個制度的神秘化性質不是從它的某種偶然特徵中或是從資本家愚弄工人的技巧中產生的，而是從它最核心的東西中，從商品的性質中，也就是從勞動產品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必須採取的形式中產生的。商品是這樣一種由人類勞動生產出來的使用價值，它由於社會分工而不能直接被消費，它的消費取決於它在市場上的交換。商品的交換是由它們的價值、即由生產它們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量來調節的。然而，商品的價值雖然是在直接生產過程中由工人的勞動創造的，卻只是以它在市場上的交換價值和價格的形式為社會所確立。價值規律只是通過市場的各種掩蓋真相的關係起作用。三位一體公式也是這種情況。剩餘價值分為利潤、利息和地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再生產的必要前提：只是由於它，資本家才能得到繼續生產的前提條件——土地和資本——和對擴大再生產進行投資的剩餘。但是：

「顯然，只要剩餘價值分解成各個不同的**特殊部份**，而這些部分

又與各種不同的、只是在**物質上**不同的生產要素——自然界、勞動產品、勞動——發生關係，只要剩餘價值一般獲得**特殊的**、彼此無關、互不依賴，由各種不同的規律調節的形態，那麼，剩餘價值所有這些形態的共同的統一體（即剩餘價值本身），從而這個共同的統一體的性質，也就愈來愈無法辨認，不再通過**現象**表示自己，而必須當作某種隱藏的秘密來發現了。」❶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像馬克思在《資本論》和《剩餘價值論》中分析的那樣，是這樣一種性質的結構，它在表現自己的同時又把自己掩蓋起來❷。那麼，對阿圖塞說來，問題就是要建立一種這樣的因果性概念，它能夠表達在一種是「隱藏的秘密」的結構和它的足以在表現它時掩蓋它的效果之間的關係。他的答案是把有關構成社會總體的這些矛盾的這一占主導地位結構的因果性，設想為一種在這些矛盾的相互關係之外就不存在的因果性，整體性的因果性在於存在於它的作用之間的這些關係：

「結構不是一種處於經濟現象之外、來改變它們的外觀、形式和關係、作為不在場的原因對它們起作用的本質。之所以說不在場，是因為它處於它們之外。在結構對其作用的「換喻因果性」(metonymic causality)中原因不在場，不是與經濟現象有關係的結構外在性方面的缺失；相反地，在其作用中，這正是結構內在性的它那個形式。所以，這意味著，作用並不是處在結構之外的，並不是一個預先存在著的，以備結構在它上面刻下其印記的客體、要素或空間：相反地，它意味著，結構是它的作用裡頭固有的東西，是在斯賓諾莎用此詞的意義上的一個在其作用裡固有的原因；由結構的作用構成的結構的存在，總之，就是只是結構特殊要素的一種特定組合的這種結構，沒有

結構的作用就什麼東西都不是。」●

阿圖塞在《解讀〈資本論〉》中並沒有詳細論述結構因果性概念，而是利用它來詳細說明他關於科學完全是在思維中發生的過程的這個觀念。這提供了一種暗示，告訴我們應該怎樣對待結構因果性概念，即它在反映阿圖塞的認識論偏見中扮演什麼角色。阿圖塞要攻擊現象和本質之間的古典分法，在那裡，現象是能夠把它跟現實分離開的、從現實上剝去的一種主觀的幻想面紗。相反，正像我們在馬克思對拜物教的處理中所看到的一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培植的現象構成它的必要的存在方式。但是更重要的是，對阿圖塞說來，本質和現象的差異是同經驗主義的解讀理論聯繫在一起的。按照這種理論，本質直接存在於現象之中。因為，如果現象是主觀的幻想，那麼精明的一瞥就能夠穿透它們，抓住隱藏著的本質。思維理解現實的能力，變得取決於現實的結構，即現實分解為本質和現象的方式。

拒絕把現象當作幻想面紗看待的另一面，是放棄把本質看作是只在現象的表面下潛行、等待著我們探索的目光立即可以加以理解的實體。這種本質概念構成阿圖塞所稱的直線性因果性的基礎，和他所稱的表現性因果性的基礎。所謂直線性因果性是古典經驗主義因果關係的觀念，這種觀念把直線性因果性看成是連結所觀察的諸事件的一種模型，而所謂表現性因果性是唯心主義對整體每一部份中整體具有的意義所做的探察。相反，本質已成為一種分散在其要素中的結構，即一種「沒有結構的作用就什麼東西都不是」的原因，它只有通過建立表現其要素之間關係的這些科學概念才能夠掌握得住。

這種研究途徑並不像它看起來那麼嚇人。它已經包含在多元決定的概念中。我們應該記得，多元決定是一種結構的觀念。這種觀念認

爲一個結構的複雜性，即它的各種要素的相互區別和相互依存關係，是通過下面方式表現出來的：經濟把結構內部占主導地位的角色移置給某一個層次，根據這個占主導地位的結構來組織其他的層次。那麼很清楚，由於有這些移置，支配每個要素的因果性就不是能歸爲任何各別原因的一種東西，它是屬於歸根到底由經濟決定的這個整體結構。阿圖塞竭力要我們接受的是這種轉變：要把本來把原因看作一種事物、一種實體、一種獨特各別可指認出來的實體的看法，變到把它看作一種關係，要把從可以立即或者最終被指出、被掌握的東西，轉變到把它看作由整體的結構對其各要素產生作用的移置。結構是什麼的問題是非常明確的：它是多元決定和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的機制。阿圖塞在這裡給他已經闡述過的辯證法概念一個認識論方面的補充說明，闡明了他對經驗論的批判和多元決定論之間的關係。無論是他自己的多元決定論，還是馬克思的拜物教理論，都使阿圖塞得出這樣的結論：現象不是什麼不必要的東西，不是僅僅主觀的幻想，而是現實採取的必要形式。他現在已把這點顛倒過來，證明現實不是躺在現象下面的什麼東西，而是這些現象構造成的關係。

在表面上，這似乎是一種將整體歸結爲其部份總和的原子論。然而實際上不是如此，因爲在因果關係上和認識論上都是優先考慮構造成的整體。阿圖塞所要攻擊的，是那種把整體看作存在於其部份中然而又能夠與其部份分離開的經驗主義。在他看來，整體和部份是不能分離開的，整體存在於其作用的關係中。這樣，經濟之所以歸根到底起作用，不是因爲別的層次是它的副現象，而是因爲它決定哪個層次是占主導地位的。它的角色只有根據構成整體結構的各種關係，只有通過整體各要素相互關連的方式，才能夠掌握得住。

因此，結構因果性在某種意義上概括了阿圖塞的辯證法理論和他的解讀理論。它們都把中心作用分派給意識形態，分派給其獨特角色在於使社會形態的活動神秘化的結構，分派給能夠解釋清楚社會整體的複雜情況的歷史唯物主義科學。讓我們接下去考察科學和意識形態。

第三節 理論的自主性

在《保衛馬克思》和《解讀〈資本論〉》中所闡述的阿圖塞的體系，包括一種實踐的理論。一個社會形態包含聯合成一個複雜整體的許多不同的實踐。雖然這些實踐是不同的，它們可以用一個一般定義統攝起來：

「關於**實踐**，普通我指的是任何通過一定的人類勞動，使用一定的（生產）工具，把一定的原料加工為一定的產品的過程。在任何這樣表現出來的實踐中，**決定性的環節**（或成份）就不是原料，也不是產品，而是狹義意義的實踐；即以一個特定結構、人、工具和使用這些工具的技術方法開始工作的這個**加工勞動環節**。這個實踐的普通定義包含著特殊性的這種可能性，即它包含有確實性質是截然不同的各種實踐，儘管它們在有機體上是屬於相同的複雜總體。因此「社會實踐」，這個存在於一定社會裡的各種實踐的複雜統一體，包含著大量的不同的實踐。」●

從構成社會總體的這「大量」實踐當中，除了生產本身以外，我們只聽到三種實踐：政治實踐、意識形態實踐和理論實踐。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實踐只在談到意識形態時才論及●。我將在下面討論意識形態，但是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在《保衛馬克思》和《解讀〈資本論〉》

中包含的科學的理論。

我們必須先回過頭去看看阿圖塞的科學理論對他的全部著作所起的作用，和這一理論與第一章中所討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有何關係。這一理論在兩個相互有關的層面上有重要意義。首先，有可以叫做純粹認識論領域的東西存在著。就是說，有把作用就是生產客觀知識的科學描繪成實踐的這項工作存在著，即說明科學內在結構和指明它們與其現實客體即知識的現實之間關係的工作。我們在這裡應該指出，對阿圖塞說來，正像對許多當代的科學哲學家說來一樣，科學的重要性與其說是在於所達到的特定結果，不如說是在於達到這種結果的途徑，科學性不是來源於像牛頓運動規律那樣的原理，而是來源於拉卡托斯稱作啓發式(heuristic)的東西，即使得它們的發現成爲可能的這個理論結構。我們能夠把這點叫做**科學性問題**，它就是我們藉以決定一個理論形態是否是科學的並且分析這個理論形態藉以發展的過程的這些方法的問題。

第二、科學性的問題對阿圖塞說來不是一個抽象的問題：它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有關係。這裡提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所特有的問題：**理論和實踐統一的問題**。雖然這首先是個政治問題，但它也是一個理論問題，已證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歷史科學和工人階級的鬥爭之間的關係是什麼？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在革命鬥爭中的統一是一怎樣達到和維持的？我已經說明，這兩個問題，即科學性的問題和理論與實踐統一的問題，曾引起盧卡奇、葛蘭西和科西的極大注意。我已證明，他們的立場由於他們把這兩個問題合而爲一而站不穩。這兩個問題也存在於阿圖塞的著作中。如果說第一個問題，即科學性的問題，在《保衛馬克思》和《解讀〈資本論〉》中非常顯著

的話，那麼，第二個問題儘管只是作為枝節的問題，也是存在著的，並且在阿圖塞最近的著作中變得更明顯了。

阿圖塞答案的性質在他的全部著作中都沒有變化。（或者應該說：他對這個問題的重新闡述一直沒有變化，雖然他在後來的著作中已認識到，重新闡述一個問題不一定是解決它。）他的立場的基本落腳點一直是**理論是自主的**這一命題。理論實踐是一種不同的和自主的實踐，它不能歸結為社會形態的其他層次。不然的話，就要把科學看作是意識形態、看作是反映並且從屬於特殊階級的地位和利益的理論。這條路就是盧卡奇和葛蘭西所走過的。結果沒有辦法建立科學的客觀性。在盧卡奇那裡，科學的正確性變成要取決於它們作為一定階級主體的意識的性質。在葛蘭西那裡，這種正確性直接取決於它們在說明某特定階級想取得社會文化霸權的這裡頭扮演什麼角色，最終取決於預期中的人類的統一，那時客觀性將是最終擺脫了階級衝突的那種人類一致性。

在這種處理手法裡面，特別是在盧卡奇那裡，自然科學的地位是個例外的情況。如果自然科學像盧卡奇在批評它們的消極的、抽象的、片面的本性時所暗示的那樣是意識形態，那麼我們就必須同意科西的話：

「在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與所有的資產階級哲學和科學之間的真正矛盾，完全在於科學社會主義是一個革命過程的理論表現，這個革命過程將隨著那一切資產階級的哲學和科學的完全剷除，連同在它們當中找到自己的意識形態表現的物質關係的剷除而告終結。」^①

在這種情況下，似乎很難看出我們怎麼能夠避免這樣一種既荒唐又平庸的立場，即必須建立無產階級的物理學和化學來代替資產階級

的自然科學。這個立場在一九四〇年代日丹諾夫(Andrej Zhdanov)對俄國文化的統治達到頂點時，曾在短期內被認真地採取過。然而，除非有人詳細地論述資本主義的消滅會怎麼樣影響譬如說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的內容，不然我們似乎沒有什麼理由要認真對待它。

總而言之，按黑格爾方式把科學歸結為像政治和意識形態那樣的上層建築的成份，會滑入主觀主義。另一方面，如果科學不是意識形態，那麼我們就有義務建立一種從其他構成社會形態的實踐取得（至少相對）自主性裡頭，獲得其客觀地位的科學理論●。

如果我們主張科學和構成科學前史的理論意識形態（它們兩者構成阿圖塞所說的理論實踐）是（相對）獨立的，那麼對現實的客觀知識藉以生產出來的過程就完全是在思維中發生的。我們已經在阿圖塞把科學的真實客體和其思維客體加以區分的形式中看到這個論點。阿圖塞想要強調，不管怎麼樣，他不是要把純思維和世界對立起來：

「『思維』絕不是與物質世界對應的本質，絕不是『純粹』先驗主體或『絕對意識』的機能，即唯心主義作為藉以認識和確立自己的神話生產出來的神話。『思維』是一個建立在與自然界保持一定關係的一定歷史社會的現實世界上、並與之連繫在一起的特殊的現實體系；思維是一個由其存在與實踐條件限定的獨特體系；也就是一個獨特的結構，一個一定類型的其特殊原料(理論實踐的對象)，其特殊生產手段與它和其他社會結構關係之間的組合。」●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對阿圖塞說來，把知識描述成是一種實踐，意味著不止是有關知識的物質和社會性質的主張：它還包含著一種特殊的分析，說明知識如何按照《保衛馬克思》中實踐的一般定義生產出來。他討論馬克思把政治經濟學的「科學上正確的方法」說成是「從

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的著名描述●，採用一般的實踐理論來使這段說明具體化。要理解理論實踐的過程，就牽扯到在過程中起作用的三組概念，即第一種一般性(Generalities I)、第二種一般性(Generalities II)和第三種一般性(Generalities III)。第一種一般性是起點，理論實踐的原料，就是說，是這組過程著手加工改造的那些科學的或意識形態的**概念**(重複說一句，不是世界上的事物)。第二種一般性是這樣一組概念，其大致矛盾的統一體利用確定科學問題一定會被提出的這個領域(易言之，即科學的問題設定)這點，構成該科學的「理論」。第三種一般性是「思維的具體」，是由第二種一般性對第一種一般性進行加工生產出來的知識，即由該科學的問題設定所限定的概念，對構成該科學發展這一階段以前的歷史的那些先行存在之理論，進行加工生產出來的知識。

阿圖塞認為，只有接受下述兩個論點，才能正確的理解理論的實踐。第一，在第一種一般性和第三種一般性之間，即在各別的過程的原料和最終產品之間決沒有本質的同一，但是總是有真正的轉變。知識過程並不包括使總是暗含的東西變得明確，即不包含「絕對」內部一連串階段的一種過程，而是包括新知識的這種生產，和有時對問題設定所做的這種理論的推翻。當一門科學藉助認識論上的斷裂脫離開它的意識形態前史而產生出來時，或者當一門科學的問題設定被改變時，像刻卜勒(Johannes Kepler)改變天文學的問題設定那樣●，我們就能看到後一種情況的例子。第二，第一種一般性藉以成爲第三種一般性、「抽象」藉以成爲「具體」的加工，只包括理論實踐的過程，就是說，它發生在「思維內部」。這包括不僅同把科學歸結爲上層建築的歷史主義觀點決裂，而且同一切形式的經驗主義決裂。經驗主義使

得一個理論的科學性取決於據以為存在於那個理論和現實之間的直接關係，不管這個關係是採取驗證、歸納、偽造的形式，還是採取資產階級科學哲學所特有的任何其他詭計的形式。我們能夠很容易地看到，這種理論是認識論的一種特殊情況，本章第一節中批評過，說它依靠主體和客體之間、思維和現實之間一種預定和諧、一種基本的連帶關係●。

對阿圖塞說來，立即產生了一個問題。他既拒絕那種對資產階級哲學最具特徵意義的認識論，又拒絕那種與馬克思主義傳統最豐富最複雜的部份有聯繫的認識論。那麼，一個理論的科學性要怎麼建立起來呢？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他已經賦予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以及他宣稱在一八四五年發生的歷史唯物主義與其意識形態前史之間的徹底斷裂以極其重大的意義。那麼，因為科學和意識形態兩者都是認識過程中可以發現得到的東西，我們又要怎麼樣來區別它們呢？阿圖塞承認有這個問題：

「通過什麼機制，完全發生在思維中的知識過程才能對存在於思維之外現實世界的它的現實客體，生產出認識的占有呢？換句話說，通過什麼機制，知識客體的生產才能對存在於思維之外的現實世界的現實客體生產出認識占有呢？」●

在他提出這個問題的同時，阿圖塞排除了某些答案。這些答案都採取了企圖在理論之外為該理論的科學性找到保證的形式。這一切答案之所以必須被排除，是因為它們是以我們在前面已經遇到的那種問題設定為基礎。那種問題設定是把知識看作是現實在客體和思維客體之間的一種直接關係，把知識建立在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一種連帶或許是它們的同一這個基礎上。阿圖塞斷言，這種尋求保證的作法是所有

資產階級哲學所特有的：甚至像休謨那樣的懷疑論者都用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係來界定知識，雖然他們斷言這種關係是達不到的。同樣，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大部份也是如此。例如，恩格斯想用把辯證法建立在支配整個現實、也支配反映現實的思維的一些一般規律上的這個辦法，來保證辯證法的妥當性。

任何想用給科學一個科學以外的基礎來使一門科學正當化的嘗試，都遇到同樣的反對意見。這種作法之所以一定遭到拒絕，是因為它是意識形態的。它不是承認一個理論的科學性質在於它能夠被發展，而是竭力要把這種科學性質建立在這一理論與其現實客體之間預定的關係上。正像我們將要看到的，在阿圖塞看來，意識形態總是包含有一種透過主體和客體之間預定的和諧而取得的保證●。

「對知識的可能性這個意識形態保證的問題來說，以知識的客體來對現實知識客體認識的占有這個機制的問題進行單純的替代，它裡頭就包含那樣的一種變化，這種變化把我們從意識形態的封閉空間拯救出來，而且為我們打開我們正尋找的哲學理論的廣闊空間。」●

因為，按照阿圖塞的看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角色是這樣：它不想徒勞地使自己成為各種科學的保證者，從而把自己變成意識形態的發言人，它堅持要成為「理論實踐的理論」——即堅持要分析為「就是那些是知識的特殊產品特性的『知識作用』」●負責的機制。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理論實踐的理論所關心的，是使科學的理論形態出現的這一機制問題，即達到現實真正的認識占有的這個機制問題，而不是像偽裝成科學的意識形態所做的那樣，對理論之前的各種條件做出神秘的反映。阿圖塞把這個問題談到這裡為止，但他不是在這樣描述理論實踐的自主性，以致不可能再回到意識形態保證的問題設定之前這

樣做的：

「**理論實踐**是……它自己的標準，它本身包含著用以**確認**其產品質量的明確議定書，即理論與實踐產品科學性的標準。這正好是在科學的現實實踐中所發生的事情：一旦科學被真正建立和發展起來，它們就不需要**外部實踐**的檢驗來宣佈它們生產出來的知識是『真的』，即是**知識**。至少對最發展的科學說來和在這些科學充分掌握了知識領域中，科學是自己提供了知識妥當性的標準——這個標準與有關的科學實踐運用的嚴格形式完全重合。」●

這段話之所以有頭等重要性，不僅僅是因為它是阿圖塞說的理論自主性的最徹底的聲明，而且還因為它包含著科學性問題的一種解答。這個解答就是——沒有任何解答。**沒有科學性的任何一般標準**。理論實踐的「基本實質」排除了這種一般標準的可能性，因為這種標準不會是特定科學本身的產物，而會是在它們之外的實踐的產物。斷言必須有這種標準，那還是停留在保證的問題設定內部。

然而，我們怎麼把這個論點同阿圖塞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看成是理論實踐的理論這種概念調和起來呢？因為在理論實踐的理論所提供的認識作用分析和阿圖塞認為我們必須把它當作是意識形態加以拒絕的科學性一般標準之間的唯一差別就是，在前一場合中提供給我們科學基礎**因果分析**的保證（如果不是現實的話）。但是在本質上，理論與實踐的理論是科學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這種差別的理論。因為它成為**確立**科學性本身的原因，這個理論就必須包含有科學性的一般標準。看起來阿圖塞沒有能夠超越資產階級認識論的問題設定。在《解讀〈資本論〉》發表的作品中清楚地存在著的這個矛盾，並不是偶然產生的。我們將在下一章中考察它在阿圖塞體系中的必然地位以及在他著作中的

命運。

這第二個問題，即理論與實踐統一的這第二個問題，是在《保衛馬克思》和《解讀〈資本論〉》中沒有怎麼明確提到的問題。像這樣的情況是非常不能令人滿意的，因為阿圖塞告訴我們，他的實踐理論，以及他對作為理論實踐的理論所做的描述，把這個問題取消了。在理論實踐本身的內部，在通過第二種一般性對第一種一般性進行加工、把它改造成第三種一般性的工作中存在著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因為理論本身是實踐，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整個問題就是一個假問題。在阿圖塞手下從事研究的戴布萊(Régis Debray)簡明扼要地概括了這種處理手法：

「理論從其嚴密性中獲得了它的有效性，而它的嚴密性之所以成為有效的，是因為它把『現實中的發展』與『思維中的發展』分開，把『社會的運作』與『認識的運作』分開。換句話說，要變成為好的理論家，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做個懶漢。」●

這是這個「解答」理應得到的全部評價。然而，由於它有助於說明阿圖塞體系的性質，我們在下一章中還必須回過頭來談它。

第四節 現象的客觀性

我們已經遇到過馬克思的拜物教理論，它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異化現象不是看作純粹的幻想或欺騙，而是看作它為了發揮作用而採取的必要形式。拜物教理論是馬克思有恩於我們的意識形態理論的核心。它可以概括為黑格爾的一句話——「現象的客觀性」●。關於這一點，列寧說得很好：

「黑格爾贊成假象、『直接的現存的東西』的……『客觀意義』……。較小的哲學家在爭論：應該用本質或者還是用直接的現存的東西作為基礎。黑格爾用**以及**二字代替了**或者**，並且說明『**以及**』二字的具體內容。」●

關於馬克思同樣可以這樣說，只是他沒有像黑格爾在《邏輯學》第二卷中那樣把「本質」和「現象」兩者都重新併入絕對觀念。我們也已經看到，阿圖塞在他說明馬克思理論的發展中賦予意識形態概念重要的哲學意義。我們現在必須來談談以這個說明為先決條件的一般理論。

了解阿圖塞意識形態理論的最好途徑，是通過幾種關於意識形態性質的最普通的誤解。我們已經遇到過把意識形態當作只是欺騙或幻想看待的情況。阿圖塞的著作重要的主題之一，與盧卡奇和科西的主題相同的，是強調意識形態在社會形態中所扮演的客觀角色：

「意識形態是在一定的社會裡頭，具有歷史存在和角色的各種展現 (representations) (印象、神話、觀念或概念——視情況而定) 的一種 (具有其本身邏輯和嚴緊性的) 體系。」●

其次(而這是甚至在馬克思主義圈子中也是共有的錯誤)，一個展現體系的意識形態性質不是來源於它可能擁有的任何政治前提條件或含義，而是來源於它的神秘化的和令人困惑的結構：

「在意識形態裡頭人事實上表現的不是他們跟自己存在情況的關係，而是他們履行他們和他們真實存在情況關係的**這種方式**。在意識形態中，真實的關係不可避免地被覆蓋在印象關係裡頭，即被覆蓋在**表現一種意志**(保守的、順從的、改良的或革命的)、一種希望或一種鄉愁，而不是描繪現實的一種關係裡。」●

這些事實上是阿圖塞在《保衛馬克思》和《解讀〈資本論〉》中分析意識形態的精髓。意識形態是人們在裡頭體驗他們對世界的關係的神秘化形式。阿圖塞沒有加上人們會料到的限制：「除了在無階級的社會中以外」。相反：

「在任何社會，假如要把人塑造成、改造成和安裝成符合他們存在情況的需求的話，意識形態（作為大宗的各種展現的體系）就不可或缺。」●

所以我們知道了，甚至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意識形態也扮演著一種角色，因為甚至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把人改造成適合於完成社會向他們提出的各項要求，也是有必要的。不同的地方大概是，共產主義制度下的要求會是非剝削社會的要求，而不是像以前那樣是階級社會的要求。我們將回頭來談這個觀點。

暫且，值得指出阿圖塞論述意識形態的概略性質。除開我已經援引過的意識形態的封閉性質之外●，他沒有告訴我們意識形態神秘的性質在哪裡。他也沒向我們說明什麼機制把意識形態強加在群眾頭上。我們的確知道了有兩類意識形態——理論的意識形態和實踐的意識形態。後者直接棲息在人們日常的實踐中，前者是理論實踐過程的一部份。關於科學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區別，我們只得知，「意識形態作為一種展現的體系，有別於科學的地方是在這裡：在意識形態中，實踐的一社會的作用要比理論的作用更加重要。」●關於科學通過認識論上的斷裂從意識形態產生出來的機制，他沒有告訴我們任何事情。這裡有一個較大的困難要處理：我們不能夠求助於第一種一般性、第二種一般性和第三種一般性的機器，因為把意識形態的第一種一般性變成科學的第三種一般性，包含有第二種一般性中的科學問題設定的工作，

而馬克思的認識論上的斷裂正是採取改變問題設定而不是知識生產的形式。知識生產的任務必須等到新的問題設定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加工、產生出《資本論》以後。那麼新的、科學的問題設定是怎麼生產出來的呢？我們在下一章中也要回過頭來談這個問題。

我提到的缺失，在阿圖塞較近的著作《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中得到部份的填補，這部著作既發展了又補充了在《保衛馬克思》中所提出的論點。他在一開頭就批評了基礎／上層建築對立的說法具有純粹比喻的和描述的性質，是正統處理意識形態和國家角色的標準特徵。他主張，只有把上層建築的角色置於保證生產方式的再生產上，我們才能取得科學的上層建築理論。這個見解沒有得到系統闡明，但是根據目前情況來說，它的確似乎有一些說服力：決定意識形態和國家角色的東西，嚴格地說不是它們直接對直接生產過程所起的作用，而是它們直接對保證社會形態繼續再生產所必需的這些條件所起的作用。這種先決條件，譬如說，將包括馴順的勞動力、能夠使用足夠的力量來粉碎任何對制度的潛在威脅（要做到這些，或許不能通過直接使用國家，但是可以通過動員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資源，例如，由大資本家利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便使用法西斯群眾黨來摧毀工人運動，使用大眾傳播來麻痺獨立和批判的思想，等等）。

阿圖塞提出了兩個關於意識形態的論點，並進行了闡述：

「論點一：意識形態展現了個人同其真實存在條件的印象關係。」

● 「論點二：意識形態具有一種物質的存在。」 ●

我們已經遇到過第一個論點，第二個論點包含在意識形態所扮演

的客觀歷史角色的概念中。不過，它被闡述的方式是很新穎的。我將先談後一個論點，前一個論點與本章的結尾有密切關係。

「就只在一個相關的單獨的主體（某個人）這裡，主體所信仰的（意識形態——作者）這些觀念的這一存在是物質的，道理在這裡：**他的觀念是寫進物質實踐裡的他的物質行動，而物質實踐本身，則是受衍生出該主體觀念的物質的意識形態機器所限制的那些物質儀式支配。**」●

儘管「物質」這個詞像咒語一樣被一再重覆，我們還是能夠看到，一套意識形態信仰的物質性來源於這樣一種情況，即它們首先體現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其次，它們是阿圖塞所謂的**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ISA）的產物。阿圖塞像葛蘭西一樣主張，我們必須把統治階級的政治權力看作不僅僅是存在於他們對鎮壓性的國家機器、軍隊、警察等的壟斷上，而且是存在於他們支配社會的意識形態文化霸權（hegemony）上。這種文化霸權以種種機器的方式體現在他們的意識形態的制度化裡面。這種種的機器與其說屬於嚴格意義上的國家，不如說屬於資產階級所謂的市民私人活動，即葛蘭西所謂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

阿圖塞因此區分兩類國家機器，鎮壓性的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和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後者的例子是教堂、普通學校、大學、工會、政黨。他很清楚地概括了這兩類國家機器之間的差別：

「1.所有的國家機器都既以鎮壓方式又以意識形態方式產生作用，不同的地方是，（鎮壓性）國家機器大量地和主要地是以鎮壓方式產生作用，而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則大量地和主要地是以意識形態方式產

生作用。

2. (鎮壓性) 國家機器是一個有組織的整體，它的不同部份接受一個統一體集中指揮，這個統一體就是擁有國家權力的統治階級政治代表所推行的階級鬥爭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則是多樣的、不同的、『相對獨立的』，並且能夠為以可能是有限的或極端的形式表達資本家階級鬥爭和無產者階級鬥爭之間衝突的效果及其附屬形式的矛盾，提供客觀的場地。

3. (鎮壓性) 國家機器的統一性是由行使統治階級階級鬥爭政治的政治代表所領導下的中央集中組織來獲得保證的，而各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統一性則往往是以矛盾的形式由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即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來獲得保證。」●

這樣，阿圖塞意識形態物質性的論述使我們再一次回過頭來考察意識形態本身的性質，即它是用什麼方式來生產對世界的一種說明，既適合於那些生活在意識形態中的人們履行社會所要求他們扮演的角色，然而又能夠把他們和他們的存在情況之間的關係神秘化。我們可以先看它實現的作用：就是改造個人使他能夠符合社會的需要。按阿圖塞的意見，它是藉助於主體範疇的運用來實現這一作用。因為，「一切意識形態都是通過主體範疇的作用，把具體的個人呼叫或連構成具體的主體的。」●

主體的範疇是構成一切意識形態的因素這一概念，屬於阿圖塞立場最模糊的特徵之一。基本上，他似乎想要說明的就是這些。主體範疇能夠實現意識形態的作用，即改造個人使他能夠符合社會對他們的要求的這個作用，因為它是以主體和客體之間基本的和預定的連帶關係為先決條件。不能把主體的概念與其客體的概念、與被認為存在於

它們之間的關係分割開來。在一定意義上，主體和客體是爲彼此而構造出來的。設想一個主體時，是設想它是某個東西的主體。設想一個客體時，是設想它是因爲某個東西而存在的客體。這個世界，他的客體，最終是由於下面兩個原因中的一個才對人的主體有意義。或者是主體把一個意義強加於世界，就是說，他（在某種意義上）創造了他的客體，例如就像現象學派哲學家們所主張的那樣。或者是主體是他客體的產物，在這種情況下，客體就從而被轉化爲主體，在一切形式的自然神論和人格神論以及在唯物主義的許多變種中（在那裡，自然界代替上帝成爲萬能的大的主體），這種情況最明顯。所以，我們可以說，主體範疇是一個神學的範疇，因爲它不是包含上帝（或像上帝一樣的自然界）的概念，就是包含有使人成爲世界造物主人、成爲上帝的這種轉化。

所以，主體範疇是極其適合於意識形態的目的，因爲作爲其基礎的主體和客體的連帶關係，爲了隱瞞住社會內部的剝削、壓迫機制和社會表面無意義的混亂的這個個人，賦予這個世界一種意義。在一個理想關係的體系中，無論社會內部的剝削、壓迫機制還是社會表面無意義的混亂都被消除了。這種體系按照每一個個人和世界之間分別在主體和客體外表下存在的關係，挑揀每個個人，賦予他獨特的價值，我們能夠設想，意識形態將採取這樣一種形式，即把世界變成爲創造個人而不是（在哲學和各種不同的變態心理狀態之外）把上帝的屬性賦予個人的一個主體：

「（我們看到了）一切意識形態的結構（以一種獨一無二和絕對的大的主體之名把個人建構成主體，是**反射**，亦即是一種鏡象結構）和**雙重**的反射：這種鏡象的複製構成了意識形態，並保證了它的作用。

這就意味著說，一切意識形態都**集中在一點上**，絕對的大的主體占著中心的獨特地位，並在雙重反映關係中把圍繞著它的無數個人建構成主體，因而它就使這些主體**從屬於**大的主體，同時又在任何主體都能從中思索其自身（現在和未來）形象的大的主體裡頭賦予他們這樣的**保證**：這跟他們與上帝都有切身的利害關係，而且因為全部的事情都是在大家庭（即神聖家庭：這個大家庭本質上是神聖的）裡發生的，「上帝在其中會**承認**他自己」，換句話說，那些承認上帝的人，和那些在祂那裡認出自己本身的人，將會得救。」●

個人從屬於社會的要求，是從主客體關係的結構所提出的保證中產生的。通過把個人置於一種結構的手法，就使個人能在世界中認出自己，把這世界看成是在某種意義上是為他創造的，其中有他的一席之地，如果他迎合社會對他的要求，這個世界會給他一項保證，使他萬事亨通。

第五節 沒有主體的過程

阿圖塞在最近幾部著作中對主體的範疇展開了這種批判，以便在說明馬克思主義是站在歷史是**沒有主體過程**這個概念基礎上的這一論點裡表達其立場的本質，以及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和黑格爾辯證法之間存在的關係：

「馬克思主義哲學要成為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就必須跟這種唯心主義範疇決裂：這種唯心主義範疇是把大的主體看作是起源、本質和原因，大的主體在其**內在性**中為外在「客體」的所有規定性負責，在這當中大的主體還被說成是內在的「大的主體」。」●

阿圖塞是在討論馬克思和黑格爾的關係時引入這個概念的。這就是說，他又回到了他在寫變成《保衛馬克思》這本書裡的那些論文時面對著他的這個問題，即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特殊性問題、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和黑格爾體系之間的差異問題，然而，他這一次是用強調黑格爾哲學的積極方面來開始的。

「(在費爾巴哈那裡)是絲毫沒有我們應該歸功於黑格爾的那種把歷史看作辯證形式的生產過程的理論。」

「當然，……使黑格爾作為辯證過程的歷史觀受到無法彌補的損害的，是辯證的目的論觀念，它在極其確切的一點上寫在黑格爾辯證法的結構本身中，這一點就是直接表現為黑格爾的否定的否定（或否定性）範疇的 *Aufhebung*（揚棄，即超越並把超越的東西作為被克服的東西、內在化的東西保存下來）。」●

我們已經遇到作為理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和黑格爾辯證法之間差別鑰匙的否定的否定範疇，在消除構成物質世界的規定性並在絕對觀念中恢復它們的這個範疇所起的作用，是通過把它們改造成為在達到預定目標的過程中被超越但被保留（著名的「揚棄」）的階段獲得實現的。這個過程將採取的路線是從它的開端並且在它的開端就被決定了的。因此黑格爾這樣寫到邏輯學必須有的開端：

「對於科學說來，重要的東西倒並不很在乎有一個純粹的直接物作開端，而在乎科學的整體本身是一個圓圈，在這個圓圈中，最初的也將是最後的東西，最後的也將是最初的東西。」●

因此，無論是黑格爾的《現象學》還是他的《邏輯學》都描寫了圓圈，在這些圓圈中，開端是一個直接的統一體，過程在於包含在這個統一體中的各種中介(mediations)的發展，直至這些中介恢復成為

「絕對」的一種形式，並且瓦解成爲一個直接的統一體，然而是包含有更豐富的中介，即「絕對」向自我實現前進中的一個階段的更高的統一體。因爲當然這是這個過程的目標：思維和存在在「絕對」中的同一。

理解黑格爾辯證法的關鍵範疇的目的論的、從而唯心主義的性質，給那些相信這一辯證法能爲其他唯物主義目的簡單地改變的人們，造成了一種矛盾的處境：

「因爲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是目的論的，因爲從其開端它就追求一個目標（絕對知識的實現），所以對它進行批評，從而在歷史哲學中拒絕了這個目的論，可是同時卻又回到黑格爾辯證法本身，這是陷入了一種奇怪的矛盾：因爲黑格爾的辯證法按其結構也是目的論的，因爲黑格爾辯證法基本的結構是**否定的否定**，否定的否定正是辯證法裡頭的目的論本身。」●

那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從黑格爾那裡吸取了什麼東西呢？

「只要人們願意稍微考慮一下，整個黑格爾的目的論都包含在我剛才談到的說法中、異化的範疇中，或者構成辯證法範疇的關鍵結構的東西（否定的否定）中，只要人們同意（如果那是可能的話）撇開這些說法中展現目的論的東西，那麼就將剩下這樣一個明確的說明：**歷史是無主體的過程**。我想我能夠肯定：這個無主體的過程的範疇（當然必須使之從黑格爾目的論的支配下掙脫出來），無疑展現了把馬克思和黑格爾聯繫起來的最大的理論債務。」●

一旦擺脫了那抹煞社會總體各種層次的特殊性，使之成爲簡單整體的精神性的否定之否定的目的論，沒有主體過程的概念、歷史由其內部各種矛盾特殊的接合推動的概念，就能成爲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基

礎。馬克思創新的地方就在這裡。

因為甚至黑格爾的辯證法也擁有主體，雖然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主體，……在作為理念構成它的自我異化過程中，這個主體就是過程的目的論本身，就是理念。」●絕對觀念從來不是體現在任何實體中，它是只存在於它的自我實現過程中，只存在於那個辯證法本身中的這樣的東西。辯證法的頂點在於承認現實是過程的主體即絕對觀念對現實的創造。但是，這個「絕對」的存在不在於任何可證明的個體性；它在於過程的那個結構本身，即其起點和終點是相同——思維和存在存在「絕對」中的同一——的一連串圓圈。黑格爾就是這樣為馬克思搭起了舞台。為發展一種將使歷史向科學認識開放的辯證法所需要的一切，是改變這個辯證法的結構，取消它的特殊主體、過程的自我反映，辦法是消除其作用是在過程中實現那個主體的這種範疇，即否定的否定。這不是一八四四年《手稿》中發生的事情：在那裡馬克思只是把絕對觀念的思辨概念從它作為歷史主體的位置上搬開，而代之以人的本質的概念。歷史仍然有一個主體：因此在《手稿》中就有目的論的辯證法結構，即有按照歷史內在預定的必然性，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發生異化，在共產主義制度下與自己再統一起來這齣戲。當馬克思在一八四五年開始發展像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這類能夠把歷史理解為無主體過程的概念時，就開始了決定性的轉折。

沒有主體過程的概念包含什麼意義呢？首先，它意味著，歷史是按照構成它的矛盾在任何一個時候採取的特定多元決定的情況發展的。歷史是按照內在必然性朝預定目標發展的一切思想，都必須加以拒絕。歷史是一個其終點並沒有在其起點中固定了的過程，雖然其各種矛盾特定多元決定的關係會使它的發展偏向一個特定的方向。第二，

它意味著拒絕一般人的本質的任何概念，至少是拒絕任何聲稱能在歷史科學中起解釋作用的這種概念。這是阿圖塞的著名的「理論反人道主義」的主旨：否認人的本質是歷史的主體，否認人的本質按照異化和再統一的預定情節決定歷史的方向。

最後，它意味著，個人在歷史上作為個人所扮演的角色是將過程具體化的角色，而不是作為過程的主體。阿圖塞援引《資本論》的不同段落●來證明，他說必須按照由再生產社會形態的機制指派給個人的身份地位，把個人看成是擔當資本家、工人等角色的這種生產方式的當事人。一如以往一樣，不應當把這點看作是否認政治組織或政治活動在實現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角色，或者是把赤裸裸無權的個人同全能的歷史過程相提並論。相反，這是認為沒有個人本身這回事，而不是認為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按照它的特殊性質生產出它自己的個體性方式。當然，特殊的個體性方式藉以塑造和維持的過程，與生產方式在一個特殊的社會形態中成為統治的生產方式並被再生產出來的過程是同一個過程，而且像阿圖塞說的，是一個個人在裡頭參與但再度作為一定社會形態的支撐者的過程。在塑造生產方式的當事人的過程中，意識形態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任何人，即社會個體，若沒有**主體的形式**，就不能成為實踐的當事人。『主體形式』事實上就是每一個個體、每一個社會實踐的當事人的歷史存在形式：因為生產和再生產關係作為把各部份組合在一起的因素，必然包括列寧稱作『**(法律)意識形態社會關係**』的東西，而這種關係為了產生作用，就把**主體**的形式強加在每一個個別當事人身上。」●

因此，歷史是沒有主體過程的概念和意識形態的理論在這樣一種

觀念中找到了它們的聯繫，即意識形態是把男人和女人塑造起來的方式，目的在讓他們參加他們不是創造者的一種過程，以及意識形態是通過把歷史是爲他們而創造的這一幻覺賦予他們的方式來產生這種作用的。

用「沒有主體的過程」這句話概括的辯證法概念，給我們的教訓是什麼呢？主要的是階級鬥爭的思想。歷史不是刻劃在人的本質中的某種計劃的實現。它是不同的和對立的階級之間鬥爭的結果。這些鬥爭是在歷史上決定的，受到歷史制約的，但是鬥爭的結果是未定的。沒有像考茨基說的那種決定哪個階級必勝的自然必然性。推翻資本主義和建設共產主義將是無產階級自己的事情；如果無產階級不能贏得階級鬥爭，那麼戰利品就將歸最野蠻的資本所有。阿圖塞的主要成就是產生出這樣一種辯證法觀點，根據這種觀點來看，歷史是受到制約的，但不是預先決定的。如果我們考慮到，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從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這些自然必然性的高僧們在一九一四年背棄國際工人運動以來一直摸索的東西，那麼這就決不是小的成果。

但是爲此花的代價是不是太高呢？我們是否必須承認作爲歷史活動當事人的男人和女人必然是意識形態的俘虜呢？我們將在本書的其餘部份探討這個問題。

①關於黑格爾辯證法的目的論性質，可參看下面第八〇—八八頁。

②例如，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我們可以看到勞動力概念的第一次出現。

參看馬克思，〈經濟學手稿〉（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六卷(上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 頁二二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也包含有著名的一八五七年導言, 這個導言對馬克思關於科學的理論提供了清楚的概念, 還對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社會形態提供了一種很有影響的分析。特賴布(Keith Tribe)的〈關於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理論意義的幾點看法〉(*Remarks on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Marx's Grundrisse*)一文, 強調指出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與《資本論》相比的局限性。見 Keith Tribe, "Remarks on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Marx's Grundrisse," i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3, No.2 (May 1974).

- ③參看盧卡奇一九六七年為《歷史與階級意識》再版所寫的序言。見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1), pp. xxxvi~xxxvii. 預見到了《手稿》的這樣一個論點, 即唯物主義辯證法必須依靠人對自然的關係以勞動為中介的概念的, 是葛蘭西, 而不是盧卡奇。例如, 參看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Publishers, 1971), pp. 351 ff.
- ④對於最近這種立場的重新闡述, 請見 Paul Walton and Andrew Gamble, *From Alienation to Surplus Value*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72).
- ⑤事實上, 他們常常做不到這一點; 梅札洛斯(István Meszaros)就是一個例子。見 István Meszaros,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London: Merlin Press, 1970).
- ⑥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p. 16. 這段話提到的是《試驗者》(*The Assayer*)的著名部份: 「哲學被寫在這本時時刻刻向我們的眼光敞開著的大書裡, 即宇宙裡。但是, 除非我們先學會理解這本書的語言, 讀它裡面的文字, 不然就不能理解它。它是用數學語言寫成的, 它的文字是三角形、圓及其他幾何圖形, 若沒有它們,

對它的一句話也不可能理解；若沒有它們，人們就會在黑暗的迷津中徘徊。」見 Galileo Galili, "The Assayer," in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 (New York: Doubleday, 1957), pp. 237-238. 至於阿圖塞關於經驗主義知識理論的討論，參看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op. cit.*, p. 34-40.

⑦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op. cit.*, p. 43.

⑧ *Ibid.*, pp. 14-15.

⑨ *Ibid.*, p. 14.

⑩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London: Allen Lane, 1969), pp. 38-39.

⑪ 參看下面九四一九九頁。

⑫ 例如，可參看 Gaston Bachelard, *Le Rationalisme Appliqué*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0), p. 51. 列庫特 (Dominique Lecourt) 對巴歇拉爾的哲學有很好的闡述。見 Dominique Lecourt, *L'Épistémologie Historique de Gaston Bachelard* (Paris, 1972)。

⑬ Louis Althusser, *op. cit.*, p. 67 n.

⑭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op. cit.*, pp. 25-26.

⑮ *Ibid.*

⑯ *Ibid.*, p. 28.

⑰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頁二一。

⑱ 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三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分冊，（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頁二七八。

⑲ 同前揭書，頁二〇九。

⑳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op. cit.*, p. 52.

㉑ *Ibid.*, p. 17.

- ⑫例如參看 Georg W. F. Hegel, *The Science of Logic*, vol.1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29), p. 53.
- ⑬ Louis Althusser, *op.cit.*, p. 93.
- ⑭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op. cit.*, p. 94.
- ⑮ Louis Althusser, *op. cit.*, pp. 101-102.
- ⑯ *Ibid.*, p. 197.
- ⑰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頁九八~九九,註三二。
- ⑱ Louis Althusser, *op. cit.*, pp. 201-202.
- ⑲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op. cit.*, pp. 99-100.
- ⑳ Louis Althusser, *op. cit.*, p. 113.
- ㉑ *Ibid.*, pp. 204-5.
- ㉒ *Ibid.*, p. 206.
- ㉓科萊蒂未能說明黑格爾對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貢獻,他對馬克思著作中存在唯物主義的矛盾理論也明顯地感到難以理解,這是由於他未能領會黑格爾體系與以前的唯心主義哲學家相比的這些積極方面。參看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關於辯證法的更詳細論述見後面第八〇~八八頁。
- ㉔馬克思,〈經濟學手稿〉(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頁三六~三七。
- ㉕列寧,〈哲學筆記〉,《列寧全集》,第三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頁四〇七~四〇八。第一對括號內的著重號是我加的。利用對立面的統一和同一之間的差別來區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和黑格爾辯證法,可以在戈德里埃(Maurice Godelier)和卡爾茲(Saül Karsz)的作品中看到。見 Maurice Godelier,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Saül Karsz, *Theorie et Politique: Louis Althusser* (Paris: Fayard, 1974).

- ③ Louis Althusser, *op. cit.*, p. 213. 我將回過頭來談存在於其作用中的整體概念。
- ④ 已出版一個很有用的選集，叫做《在兩次革命之間》(*Between the Two Revolutions*)。
- ⑤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op. cit.*, p. 186.
- ⑥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頁八七～一〇〇。
- ⑦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頁九一九以後和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三冊，頁四九九以後。
- ⑧ 這一點在杰拉斯(Norman Geras)的作品中說得很清楚。見 Norman Geras, "Essence and Appearance: Aspects of Fetishism in Marx's *Capital*," in *New Left Review*, No. 65 (January-February 1971).
- ⑨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頁九九五。
- ⑩ 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三冊，頁五三八。
- ⑪ 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說明拜物教理論如何有助於理解馬克思的辯證法，說得非常不錯。見 Jacques Rancière, "Le conception de Critique et d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es 'Manuscripts de 1844' au *Capital*," in *Lire Le Capital*, by Louis Althusser etc.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1973).
- ⑫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op. cit.*, pp.188-189. 斯賓諾莎的內在因果性觀念，參看 Baruch Spinoza, *Ethics*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 1959), Book I, Proposition XIV—XVII 和下書的評論：Harry A.

Woolfson, *The Philosophy of Spinoza*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Chapter 9.

- ⑩ Louis Althusser, *op. cit.*, pp. 166—167.
- ⑪ 在〈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一文裡。請見 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by Louis Althuss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 ⑫ Karl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p. 62.
- ⑬ 我忽略了，還有另外一種選擇，即主張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有質的差別。採取這種立場的人，包括盧卡奇、韋伯(Max Weber)以及像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這樣的「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 名流在內，在這一點上都是上世紀在德國流行的新康德主義主觀主義的後繼者。在馬克思或列寧的著作中根本看不到這種觀點。
- ⑭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op. cit.*, p. 42.
- ⑮ 馬克思，〈經濟學手稿〉(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頁三八。
- ⑯ 參看 Imre Lakatos and E. Zahar, *Why did Copernicus' Programme Supersede Ptolemy's* (選刊)。
- ⑰ 阿圖塞關於理論實踐的詳細說明，見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pp.182-193.
- ⑱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op. cit.*, p. 56.
- ⑲ 參看下面第七九～八一頁。
- ⑳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op. cit.*, p. 56.
- ㉑ *Ibid.*, p. 62.
- ㉒ *Ibid.*, p. 59.
- ㉓ Régis Debray, *Prison Writing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 p. 187.

我知道有這一段話，要感謝蒙特菲奧爾。

- ⑩例如，參看 Georg W. F. Hegel, *op. cit.*, vol.1, p.67.
- ⑪列寧，〈哲學筆記〉，頁一三九；也請參閱同前揭書，頁九七。
- ⑫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p. 231.
- ⑬ *Ibid.*, pp. 233-234.
- ⑭ *Ibid.*, p. 235.
- ⑮參看上面第七九頁。
- ⑯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p. 231.
- ⑰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p. 153.
- ⑱ *Ibid.*, p. 155.
- ⑲ *Ibid.*, p. 158.
- ⑳ *Ibid.*, p. 141-142.
- ㉑ *Ibid.*, p. 162.
- ㉒ *Ibid.*, p. 168.
- ㉓ Louis Althusser, *Response à John Lewis*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1973), p. 94.
- ㉔ Louis Althusser, "Marx's Relation to Hegel," in *Politics and History*, by Louis Althuss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p. 181.
- ㉕黑格爾，〈邏輯學〉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四年），頁五六。
- ㉖ Louis Althusser, "Marx's Relation to Hegel," p. 181.
- ㉗ *Ibid.*, pp. 182-183.
- ㉘ *Ibid.*, p. 183.
- ㉙例如下面這一段話：「這種生產方式的主要當事人，資本家和雇傭工人，本身不過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體現者，人格化，是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一

定的社會性質，是這些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的產物。」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頁九九五。

● Louis Althusser, *Response à John Lewis*, p. 93.



第 3 章

認識論的憂鬱

第一節 各種實踐的本體論

我們已經遇到在阿圖塞認識論內部的一個深刻矛盾。這就是這兩方面的矛盾：一方面斷言理論實踐的自主性包含這樣一種「基本實質」，以致沒有理論實踐科學性的一般標準，而是每一種正當構成的科學都有它自己特殊的科學妥當性的標準；另一方面則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規定為理論實踐的理論，它的特殊作用正好在於透過它對知識作用的分析來運用這樣的一種一般標準^①。這個矛盾本身是阿圖塞體系中固有的一個比較一般性的問題的一部份。因為，如果說阿圖塞很有效地證明了有利於各種科學的相對獨立性，可是他還是完全不能表明這種獨立性的相對性質寓於何處。一方面，理論的實踐被比作上層建築的那些密切的組成部份——政治和意識形態——，成為跟經濟一起並且在經濟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之下構成社會總體的那些實踐中的一種。另一方面，把各種科學是上層建築的一部份的任「意見都堅決地加以駁斥^②。

那麼，首先，雖然阿圖塞給我們好的理由讓我們接受各種科學不

是上層建築一部份的看法，但是無論根據他的社會總體的概念還是根據他的實踐的一般定義，都無法把理論實踐的立場同上層建築任何其他成份的立場區分開來。爲了證明他的觀點，阿圖塞有義務分析理論實踐同社會形態其餘部份之間的差別關係。這不僅包括理論實踐同經濟和上層建築的關係，而且包括它同階級鬥爭本身的關係。我們已經注意到了他對理論與實踐統一問題的幼稚可笑的「解決辦法」^⑧。他完全未能面對這一問題，反映出他更不能處理各種科學和社會總體其餘部份的關係的這個問題。

我已提出，這種未能至少部份地反映出體系本身的邏輯。把科學和上層建築一律歸在擁有共同結構和在整體中的同樣一般地位（儘管我們所知的情況完全相反）的這個各種實踐的總標題下，給阿圖塞留下了很少迴旋的餘地。這應該促使我們去思考一下實踐的定義在阿圖塞的體系中所扮演的一般角色。我們將發現，儘管表面上看起來它的角色基本上在於說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性質，但實際上它必須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是認識論方面的角色。

我已經提到在阿圖塞哲學的核心中存在著一種循環論證^⑨。我們將要看到，正是實踐的這個概念是這種循環論證可能性存在的條件。阿圖塞明確地承認了這一點。

「讓我把這一切用一句話概括一下。這句話描寫出一種循環論證：對《資本論》進行哲學的解讀，只有作爲那種我們所研究的對象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運用，才有可能。因爲在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存在著馬克思主義哲學，所以這種循環論證在認識論上才有其可能。因此，這是按生產這個詞的確切意義說的生產的問題。生產這個詞雖然似乎意味著使隱而不彰的東西變得顯而易見，但是實際上是意味著把在某種

意義上已經存在的東西……加以改造。這種生產，在給生產作用以必要的循環形式的雙重意義上，是一種知識的生產。因此，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性來設想這種哲學，就是設想這種哲學的知識被生產出來的那種運動的本質，或者說把知識設想為生產。」^⑤

正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關於生產即把原料改造為成品的工作的概念，是阿圖塞實踐定義的核心。阿圖塞在這裡運用了生產的概念來保證他自己的工作在認識論上的妥當性。

這個問題是因為阿圖塞確定他的工作計劃而產生出來的問題，他的工作計劃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運用於馬克思著作的辦法，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則從馬克思的著作中抽出來。這一作法之所以成為可能，是由於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的地位。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理論實踐的理論：它的對象是知識的生產。因此，它的出現是牽扯到關於社會形態的科學在一八四五年的出現，這種社會形態的科學的對象是「社會作用」的生產^⑥。例如，阿圖塞寫道：

「(但是,)這一作用所包含的循環論證，一如所有的這種循環論證一樣，只是站在在把它的對象拿來考驗當中把自己拿來供對象考驗的這一理論問題設定的基礎上，向對象問對象的性質這個問題的這一辯證的循環論證而已。馬克思主義本身能夠是而且也一定是認識論問題的對象，這個認識論問題只能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問題設定才可以提出來問，這對一種本身把自己從辯證上不只界定成為歷史的理論(歷史唯物主義)而且同時也界定成為一種哲學(即這樣的一種哲學：能夠說明理論形態的性質和它們的歷史，因此能夠通過把自己當作是它自己的對象的辦法來說明它自己)的理論而言，本身就是必然的。馬克思主義是唯一從理論上大膽迎向這一考驗的哲學。」^⑦

因此，所談論的是理論實踐理論這部份的理論生產勞動，即以解讀這種理論從中產生出的著作，以解讀致力於新科學（歷史唯物主義）開創的著作來解釋它自己生產的理論生產勞動。至少所談論的這個作法的結構看來是清楚的。然而還是有許多問題不清楚。如果說認識論上斷裂的這一機制顯得很神秘^⑧，那麼這個斷裂伴隨著一個獨特的理論即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實踐的理論的悄悄出現，就還要更加神秘。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科學的問題設定需要一種對症解讀法才能從馬克思的作品中抽出來，那麼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原理以某種奇怪的（「辯證的」）方式呈現在這些同樣的作品中，要把馬克思主義科學的問題設定從馬克思的作品抽出來，就更加需要這種對症解讀法了。然而，既然對症解讀法和問題設定這兩個概念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範疇，既然為要開啓阿圖塞的著作所描寫的循環論證運動，這些儘管是暫時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則也有必要，那我們怎麼能夠得到它們呢？

阿圖塞在一個地方給了我們一個回答：

「（對《資本論》的）這種批判的解讀好像構成一個循環論證，因為我們好像是在期望從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的運用中得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因此我們應該說明白：我們是期望從馬克思明確給我們的或者能從他的斷裂期著作和過渡期著作^⑨分離出來的哲學原理的理論加工中，即我們能夠期望從這些運用於《資本論》的原理的理論加工中，得到它們的發展和豐富以及它們嚴密的精緻品。這個表面上的循環論證不應該使我們吃驚：所有知識的「生產」都在循環論證的過程中包含有這種循環論證。」[●]

那麼這個回答就完全沒有回答問題。它只是轉移了這個問題：對於斷裂期和過渡期的著作應該產生正確的解讀所根據的原則是什麼

呢？或者我們在這裡有的是一種純真的解讀的情況呢？如果是如此，那麼阿圖塞不僅違犯他自己的原則，而且還是在耍一種曾被他斥之為單純迴避的花招。他給一種馬克思哲學著作的**原創性解讀法**加上一種自我證明的說法，足以掩蓋他在自己的體系內部不能解決的一切問題，他是在求助於「起源」這個熟悉的哲學概念。正如他在上述那段話前面不遠的地方說的那樣，這個概念的作用「是用一個詞語來概括不應該思考的東西，目的是為了能夠思考一個人想要思考的東西。」●

然而，說阿圖塞不能夠在他的體系內部解決這些問題，並不是說得十分準確的。因為我們已經在他每次都重複說明循環論證的地方看到了懷疑者的最後慰藉：一切知識都採取生產的形式。阿圖塞求助於「生產」這個有魔力的字眼，想防止他的體系崩潰。這點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以實踐的一般定義對理論實踐和社會形態的其他層次作了相同的描述。馬克思主義哲學被嚴格地定義為理論實踐的理論。它和任何其他實踐沒有關係。因此它能夠完全獨立地運作，不依賴理論之外的任何東西。而它對理論的作用和在理論中的作用在認識論上的妥當性是由這樣一個情況保證的，即它也是一種理論，它也生產知識，它也具有在結構上與理論實踐本身的生產形式相同的生產形式。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被等同於科學。然而這是一種特殊的科學，它享有一種特殊的、特權的地位，這種地位使它一旦由一種不可理解的誕生自發地產生出來之後，就能夠說明它自己神秘的起源。

這種特權的地位歸根到底是從理論實踐的理論在阿圖塞的體系內部扮演的更一般的認識論角色中產生出來的。這就是阿圖塞關於辯證唯物主義所說的話：

「一種『理論』和其實踐的關係……也同這種一般理論（辯證法）

有關聯。它們的關聯是在於這方面：這種一般理論從理論上表現了一般理論實踐的本質，通過它從理論上表現了一般實踐的本質，而且通過它從理論上更表現了各種轉變、一般事物發展的本質。」●

這樣通過哲學不僅表現了理論實踐與其他社會實踐之間、即歷史唯物主義與其真實客體、各種社會形態之間的認識關係，而且表現了**思維與現實本身之間**由這些實踐作中介的關係。這是怎麼可能的呢？

「通過各種轉變的本質」——也就是說，**通過一切實踐的共同結構。**

那麼，首先就完全沒有理由認為，社會實踐的結構除了能被人類勞動改造這一點以外對於自然世界的結構它還應該告訴我們一些別的東西。的確，這個要求似乎還違背阿圖塞各種科學自主性的論點：似乎像物理學這樣的各種科學不是通過它們自己特殊的和自主的實踐生產出自然的正確知識，而是從勞動和反映在社會實踐結構中的自然之間的關係中得出它們的妥當性。但是更嚴重的是，理論實踐的理論在阿圖塞體系中扮演的角色，意味著重新陷入他那麼嚴厲批判過的資產階級經驗主義認識論。因為阿圖塞現在能夠解決科學性的問題。這種科學性即：理論實踐儘管完全是在思維中進行的，卻能夠在認識上占有它的現實客體，因為思維和現實是性質相同的——**它們擁有同一的結構，即實踐的結構。**這種答案是從給與哲學的地位中得出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阿圖塞過去批評科萊蒂(Lucio Colletti)，恰好也就是說他採取了把思維的結構與現實的結構視為等同的手法●。他批評得完全正確：因為把思維與現實之間存在著相同關係這種主張用來作為認識論立場的基礎，就是陷於經驗主義的問題設定。阿圖塞能夠提出一項保證，保證科學藉助思維和現實之間存在著的預先存在的關係，即擁有同一結構的關係，能夠占有現實。這個答案與恩格斯在他的《自

然辯證法》中的答案並不是離得很遠。

這種立場的結果是很清楚的。首先，它變成不可能避免唯心主義。聲稱理論實踐的自主性而不確定它在社會整體裡享有的關係的特殊性質，就是把科學變成一種凌駕於社會過程之上並且與社會過程截然分開的東西。這毫無疑問是這樣一種認識論的結果，根據這種認識論，理論對其他社會實踐的關係純粹立足於它們的共同結構，完整保持這種關係是一種在自身之外只同科學發生關係的哲學的特權。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這是明顯地必須加以拒絕的立場。不然，馬克思主義會成爲一種除理論家的書房之外沒有任何現實性，同無產階級的生活和鬥爭沒有任何關係的理論●。

第二節 哲學和階級鬥爭

那麼，似乎我們必須把阿圖塞的立場當作唯心主義的和不一貫的而加以拒絕。但是，第二個形容詞「不一貫的」提醒我們，對阿圖塞立場最好的批判，或者至少這些批判的某些方面，有許多是來自他自己的著作。阿圖塞對經驗主義認識論的批判是強有力的和有說服力的，我正是從這種批判的立場出發，針對他通過一般實踐的定義把思維和現實等同起來的作法展開我自己的批判。那麼，這種對認識論的批判，自然也包括他自己的批判在內，就可以當作一種徹底的新哲學立場的核心。而且的確這樣的一種立場存在於阿圖塞最近一些著作中，其中最著名的也許是《列寧和哲學》(*Lenin and Philosophy*)和《答劉易斯》(*Reply to John Lewis*)，這樣的一種立場阿圖塞自己也披露出來了。

因為阿圖塞對他立場中的各種矛盾已充分了解，不能不試圖面對它們加以解決。在一九六七年寫的發表在《保衛馬克思》英譯本裡的〈致我的英語讀者〉(To My English Readers)中，他從兩點上批評自己。第一，他「沒有深入到**政治實踐**裡頭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這個問題」；從而產生了他所描述的對他的文章所做的「理論主義的」解讀。第二，他「沒把使哲學和科學有別的不同處說清楚」；從而產生了對他的文章所做的**實證主義**的解讀（為方便計可以把實證主義解釋成是哲學同科學的等同）●。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解讀〈資本論〉》義大利文版的前言中，他指出這些錯誤的來源是在他對哲學所下的定義：

「把哲學定義為**理論實踐的理論**……是片面的，因此是不確切的……以片面的方式把哲學定義為理論實踐的理論（結果是關於各種實踐之間的差別的理論），是一種不得不引起或者是『思辨的』或者是『實證主義的』理論結果和迴響的提法。」●

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這種定義的片面性在於它未能表達哲學對階級鬥爭的關係。

在《列寧和哲學》中，阿圖塞批判了他已認識到是他以前錯誤根源的哲學定義。他是在解讀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的基礎上進行這種批判的。他的出發點是拒絕任何把哲學和科學等同起來的作法：「哲學不是科學。哲學與科學不同。哲學範疇與科學概念不同。」●這包括否定按照舊定義而得出的哲學和科學這一本質上相同的結構和作用。這不是說，哲學和科學之間沒有任何關係。相反：「如果哲學不同於科學，那麼在哲學和科學之間有一種特殊的聯繫。這個聯繫由唯物主義的客觀性論點展現。」

事實上，唯物主義的客觀性的命題包括兩個命題：第一，存在先於思維的第一性。第二，各種知識的客觀性。這可以概括為這樣一個主張，即各種科學包含著現實在思維中的客觀反映。科學和哲學之間的聯繫在於，哲學言說是由我所提出的這兩個唯物主義命題構成的——哲學必須根據由不同的哲學傾向對這兩個命題採取的立場來看待。哲學家必須按照他們是拒絕還是接受這兩個命題以及他們如何安排這兩個命題的順序來分類（例如，討論第二個命題，即科學客觀性的命題，如果不是站在存在先於思維的第一性的命題這一基礎上，就會陷入是一種唯心主義形式的不可知論）。按照這種分類法，哲學傾向的數目歸結為兩個：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個命題都不接受，將會陷入某種唯心主義。

把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評主義》中的哲學實踐當作一個例子來說。像馬赫(Ernst Mach)那樣的這些唯心主義的哲學家利用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物理學陷入了危機、出現了像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這樣的新的物質結構理論的情況，宣稱：因為一種特殊的物質結構理論（古典物理學）瓦解了，所以唯物主義也瓦解了，不再可能堅持唯物主義所說的思維和現實的分離了。列寧批駁了那些人。列寧在這樣做時，是通過保衛唯物主義的客觀性命題捍衛了科學，主張本質上與這些命題有關的哲學範疇不同於科學概念，科學概念是為了生產知識而構造的，因此在各種科學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可以用別的概念來代替。因此：

「像馬赫主義者那樣把關於物質的某種構造的理論和認識論的範疇混淆起來，把關於物質的新類型（例如電子）的新特性問題和認識論的老問題，即關於我們知識的泉源和客觀真理的存在等等問題混淆

起來，這是完全不能容許的……。物質是標誌客觀實在的哲學範疇，這種客觀實在是人通過感覺感知的，它不依賴於我們的感覺而存在，為我們的感覺所複寫、攝影、反映。」●

而且：

「從現代唯物主義即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我們的知識向客觀的、絕對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歷史條件制約的，但是這個真理的存在是無條件的，我們向它的接近也是無條件的。」●

然而，阿圖塞並不僅僅限於給哲學與科學之間的關係重新下定義。他還證明，哲學在理論中的角色是一種很特殊的角色。它不是在於由哲學對某種理論對象即某種第一種一般性的加工而生產出的知識，因為哲學沒有對象，而是在於某些實際的效果：就唯物主義來說，這種效果就是劃分科學的和非科學的之間的界限。

「列寧把哲學實踐的最終本質規定為對理論領域的介入。這種介入具有雙重的形式：就它關於一定範疇的提法說是理論的；就這些範疇的作用說是實踐的。這種作用包括在理論領域中，在被宣佈為正確的和被宣佈為錯誤的思想之間、在科學的東西和意識形態的東西之間「劃清界限」。這種劃線的效果是雙重的：在它有助於一定的實踐（科學實踐）的意義上是積極的，而在它使這種實踐防止某些意識形態概念（這裡是唯心主義的和教條主義的概念）的危險的意義上是消極的。」●

這樣，哲學就遠不是為科學提供其妥當性保證的東西，而變成了一種實踐，頂多能夠有助於用已經建立起來的科學自己內部的妥當性標準來保衛這些科學不受意識形態的侵犯。

但是哲學是以誰的名義對理論領域進行介入的呢？阿圖塞關於哲

學新定義的這一急進思想正是在這一點上表現出來：「哲學歸根到底是理論中的階級鬥爭。」●在哲學中採取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立場歸根到底反映哲學家所代表的階級立場，如果庸俗唯物主義反映革命資產階級的階級立場，那麼辯證唯物主義則反映革命無產階級的立場。

這個論點決不應該被看作是把哲學粗暴地歸結為政治。相反，這是這樣一種主張，即有關唯物主義命題以及有關某些理論的科學性或非科學性所採取的立場，歸根到底是由不同階級的利益決定的，並且最後反映這些利益：

「哲學是政治在一定領域、面對一定現實、以一定方式的繼續。哲學在理論領域，或者更確切地說，**同科學一起展現政治；反過來，哲學在政治中，同從事階級鬥爭的階級一起展現科學性。**」●

這樣，我們可以說，波柏(Karl Popper)企圖把科學與偽科學區分開，並且把歷史唯物主義和精神分析劃入後一個範疇，歸根到底是由資產階級對否定這些科學的任何客觀妥當性的政治需要決定的，因為這些科學是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巨大威脅●。馬克思主義哲學比以往一切哲學新穎的地方在於，以往一切哲學在保持其意識形態的角色時，**完全否定其現實性**，否認哲學與政治有任何關聯，同時卻在其理論介入中繼續實踐著政治，而馬克思主義哲學則公開承認其政治性質，就像列寧的哲學黨性概念所說的那樣。

也許探討這個哲學新定義的最好辦法，是看看它的含義。阿圖塞說這些含義有兩層。

「1.不可能把哲學歸結為科學，不可能把馬克思哲學的革命歸結為『認識論上的斷裂』。

2.馬克思的哲學革命是先於馬克思的『認識論上的斷裂』。」●

我們已經遇到過第一點，它表現為拒絕任何把哲學同科學等同起來的形式。我們已經看到它的重要性，即它能防止使哲學成為保證科學在認識論上的妥當性的科學的科學●。另一方面，這不應該被看作是將哲學歸結為廢話（或者像在休謨以及，遺憾地還有在恩格斯那裡那樣，歸結為純粹思維的規律）的實證主義。哲學在對科學的關係中扮演一種角色，然而是一個極為有限的角色。阿圖塞提出一個一般的命題，即每一個大的認識論上的斷裂都包含著一次哲學革命，它通過明確表達它的問題設定的方式把理論同先前存在的意識形態劃分開來。按照他的看法，已經有過三次這樣的斷裂，每一次都為科學開闢了一個新的「大陸」。首先是希臘人在古代對數學的發展。這包括想出數學（如無理數的發現）中產生的某些問題的第一部真正哲學言說（柏拉圖的哲學言說）之出現●。第二個大的認識論上的斷裂是伽利略的著作開創了科學的物理學，這當中既包括為了思考同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所做決裂而向柏拉圖的哲學求助，又包括詳細說明新問題設定所必要的那些範疇在笛卡兒哲學著作中的發展●。

最後，當然是馬克思對歷史科學的開創。這又一次引起了哲學革命；關於這一次哲學革命我們將在下面詳細討論。這裡主要的是必須強調，這次哲學革命不能夠歸結為認識論上的斷裂。阿圖塞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把這兩者等同起來，結果是認識論上的斷裂被認為自發地——而且是神秘地——產生出了哲學革命。這就讓人無法充分地考慮到在馬克思一八四五年以後的著作中反映他意識形態過去殘跡的那些概念和術語——如「異化」(alienation) 這個名詞的使用經常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偶而在《資本論》中出現。按照阿圖塞的意見，這些殘跡反映出認識論上的斷裂在哲學上的明確表達落後於那個斷

裂，因此，在這種明確的表達之前，發現馬克思後來的著作中存在有科學以前的概念，就同考伊爾(Alexandre Koyré)說的，伽利略發現的慣性規律必須等到笛卡兒的哲學著作出來之後才能有正確的說法一樣，沒有什麼可以令人吃驚的●：

「我對於劉易斯(John Lewis)指出的**事實**，即在認識論上的斷裂以後繼續存在著所說的哲學範疇，注意得並不夠，那是因為我把『認識論上的(=科學的)斷裂』與馬克思的**哲學革命**等同起來了。更確切地說，我沒有把馬克思的哲學革命從『認識論上的斷裂』分開來。因此我在談論哲學時，把它看成彷彿就是科學，而且完全合乎邏輯地寫道，在一八四五年馬克思實現了科學的和哲學的**雙重「斷裂」**。」①

然而，毫無疑問，更重要的命題是第二個，即馬克思的哲學革命是他的認識論上的斷裂的先決條件之一。它意味著科學和社會形態其他成份之間關係的一種重新考慮。在阿圖塞重新評估認識論上的斷裂的性質中，尤其是在〈馬克思的科學發現的條件〉(The Conditions of Marx's Scientific Discovery)一文中，這變得很明顯。在這篇文章一開頭關於意識形態的討論中就出現了轉變，對阿圖塞說來，意識形態的重要特點已經變成與其說是它的認識論性質(即它的神秘化作用)，還不如說是它在階級鬥爭中的**社會角色**：

「各種意識形態不是完完全全的幻覺(錯誤)，而是存在於制度和實踐中的各種展現：它們在上層建築中顯現出來，並且是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如果馬克思所創立的科學使得那些被銘刻在它自己前史中的理論概念表現為意識形態的話，那麼這就不只是為了把它作為虛假的加以譴責，而且也是為了說，它們把自己呈現為真的東西，同時過去是現在仍然是被作為真的東西來看待——而且是為了給這種必然性

提供理由……。

如果這是如此，那麼在馬克思主義科學和它的意識形態前史之間的『斷裂』就讓我們注意到某種與關於科學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差別的理論完全不同的東西，某種與認識論完全不同的東西。它讓我們一方面注意到一種顯現國家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理論，……另一方面又讓我們注意到有關知識生產過程的物質條件(生產)、社會條件(分工)、(階級鬥爭)、意識形態條件和哲學條件的一種理論。這兩種理論歸根到底是從歷史唯物主義中產生出來的。」●

我們能夠在這裡看出阿圖塞對認識論的批判的最後一着，對一切認識論的拒絕——就是說，對包含科學理論作為知識的妥當性這種決定因素在內的任何哲學理論的拒絕。作為代替的，一方面是辯證唯物主義，即革命無產階級在理論中的階級鬥爭；另一方面是歷史唯物主義，即歷史科學。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前者的作用不是認識，而後者的作用僅限針對各種科學在它們自己的自主性和在（對目前爭論點更為重要的）它們對理論實踐社會條件的關係中的發展，進行歷史的分析。這就推翻了我們先前在阿圖塞的著作中所遇到的各種實踐的本體論。絕對不是屬於性質像經濟與上層建築一樣的這一社會形態的一個層次的這些科學，變成是在上層建築之上接合的一種自主的實踐。這種理論的重組是呈現在〈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這篇文章中：上層建築的角色是通過上層建築對社會形態再生產所具有的貢獻來界定的。很清楚，不能把理論實踐比作是屬於按照這些角度來分析的像意識形態和國家一樣的這一組。它的特性一方面能夠根據各種科學產生作用的方式、它們的「基本實質」來加以確定，另一方面又能夠根據唯物主義客觀性命題所證實的它們的客觀內容來加以確定。

然而，理論實踐是在上層建築接合起來的，並且它是在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例如大學）中實現的。這種和上層建築的關係是反映在理論意識形態的各種科學內部的這一表現中，即反映在本身的結構是自己從屬於特殊階級利益而不是從屬於知識本身利益的一種作用的這些理論上面。這清楚地表明需要一種關於階級鬥爭和理論之間關係的理論。

這裡我們自然回到了哲學的新定義上來，因為根據這個新定義，哲學是階級鬥爭本身在理論中的反映。當然，這樣一種理論將是一種更廣泛的關於科學實踐條件的理論的一部份，正如阿圖塞說的，這種更廣泛的理論將包括一種關於知識過程的物質、社會、意識形態和哲學條件的理論。我們在阿圖塞討論馬克思的科學發現中遇到了這樣一種理論的暗示。

出發點是歷史唯物主義、它的特性以及關於它的產生和別人對它的反應的這些情況所具有的含義：

「這種科學不能像任何其他科學一樣是一門科學，即對『每個人』來說是一門科學。正是因為它揭示了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中的階級剝削、壓迫和宰制的機制，它不可能為每個人所承認。這種使社會各階級面對他們的真理的科學，是拒絕它並且躲到他們所謂的『社會科學』裡的資產階級及其同盟者所不能容忍的，它只能為它所『代表』（馬克思語）的無產階級所接受。正是因為這樣，無產階級承認它並把它看作是自己的財產，而使它在他們的實踐產生作用：在工人運動的手中，馬克思主義科學已成為革命的理論武器。」●

或者，像他在另一處說的那樣：

「要理解《資本論》……，必須採取『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也就是採取那種唯一能夠看到構成資本主義全部內容的雇傭勞動力被剝

削情況的觀點。」^①

但是，這不僅僅是跟成爲掩飾階級鬥爭現實的意識形態決裂的一種前提的這一政治立場的問題。必須也把這種政治立場在**理論**中反映出來：

「正是因爲**轉移到絕對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階級立場**上來，馬克思才能使從其中產生歷史科學的這種理論結合發揮影響力。」^②

這種情況可以在馬克思思想的發展中看到。青年馬克思的著作記錄了**在哲學中走向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一種進程。出發點是表現在馬克思四十年代早期在《萊茵報》(*Rheinische Zeitung*)上發表的著作中的激進民主主義的政治立場。一八四三年，馬克思以公認的共產主義唯物主義的名義選擇了革命無產階級的事業；這種政治上的轉變表現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Introduction to the Contribution to a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中。但是隨之它以馬克思的新政治立場和他仍然支持的小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理論立場之間的矛盾形式產生了一種理論的危機。一八四四年的《手稿》是企圖解決這個矛盾的一個嘗試，但是這個嘗試因爲這樣的矛盾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了：一方面在《手稿》中存在著力求爲無產階級的當前狀況和能結束這種狀況的革命確定物質條件的傾向，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在這部著作中起作用的辯證法的目的論結構。這個危機的解決需要先在哲學上拒絕人道主義的問題設定，並代之以那種把歷史性質看作無主體過程的概念。這種情況是在一八四五年來到的。

「我們可以說，在**對象**占據前台的(馬克思思想發展的——引者)這個過程當中，是政治立場(階級立場)占著主導的地位，但哲學立場占著中心的地位，因爲正是哲學立場確保著政治立場與思考對象之

間的理論關係。這在青年馬克思的歷史中可以得到經驗的驗證。的確是政治使他從一個對象轉到另一個對象（大體上說，從新聞法轉到國家，再轉到政治經濟學），但轉移的實現每一次都以新的哲學立場的形式實現和表現出來。從一方面看，哲學立場似乎是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立場）的理論表現。從另一方面看，把政治立場改作以理論這一形式表現出來（以哲學立場的形式）似乎又是同思考對象產生理論聯繫的條件。

既然如此，既然哲學的確是以理論方式展現政治，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馬克思的哲學立場在它的變化中展現了他進行思考的**理論上的階級條件**。既然如此，為新科學的建立奠定基礎的一八四五年的決裂首先就以一次哲學的決裂，即以對以往哲學信仰進行一次「清算」和以在前所未有的一種哲學立場這種宣告下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也就沒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了。」●

因此，馬克思的哲學革命遠遠不是由認識論上的斷裂產生出來的，它是認識論上的斷裂的前提條件：

「採取無產階級的政治立場是不夠的。為了使那種從無產階級立場可以看到的東西在其原因和機制上得到思考，這種政治立場必須精心制作成為理論的（哲學的）立場。沒有這種替換，歷史科學是不可能想像的和不可能的。」●

哲學的角色就是從理論上對無產階級階級的立場進行反省。這個定義使得我們既能夠思考理論實踐的自主性，又能夠思考它跟階級鬥爭的關係。為了使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設定能夠出現，它的創始者們就必須採取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然而，歷史唯物主義不是由採取這種立場所自動產生出來的（例如，可參看馬克思關於李嘉圖左派的

討論，李嘉圖左派採取了無產階級的政治立場，然而在理論上繼續受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問題設定所束縛●)。爲了使產生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提條件能夠實現，需要這個政治立場在理論上（就是說，在哲學上）進行反省。

就此而論，重要的是不要忽略科學以及認識論上的斷裂的特性，以免我們犯與阿圖塞早期著作的錯誤相反的錯誤，把認識論上的斷裂誤認爲哲學革命。這將是重新陷入歷史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是一種自主的理論發展，只是這種發展需要在理論內部和外部存在某些條件，前者包括採取立場(Prise de position)，即在理論中採取無產階級的政治立場。這種條件的必要性不是在歷史唯物主義建立之後即行消失的。相反：「這一認識論上的斷裂不是一種瞬息即逝的事件。……

（而）是一種持續的斷裂，在它內部可以看到各種複雜的改組。」●

這種發展和改組的過程，連同科學在上層建築上面的這一接合，不管是直接地或藉助哲學，本身都帶有意識形態復活的一種持續的危險。因此就需要有那種能保護科學不受意識形態侵犯的哲學，即列寧所從事的那種哲學：

「有科學的歷史，而且哲學戰線的界線是按照科學場合的變化(即按照各門科學及其問題提法的狀況)，按照這些變化所引起的哲學機器的狀況而被替換。因此必須一再重新思考表示科學的東西和意識形態的東西的用語。」●

在結束時，我想我們能夠看到，阿圖塞由於拋棄整個認識論的概念，已經能夠使他的體系擺脫內部批評。在這過程中，他成功地生產了關於科學和階級鬥爭之間關係的理論的一些成份，這種理論既贏得了理論實踐的自主性，又使得在某一特定科學能建立之前在理論中需

有某些階級條件的這點獲得了確認。他是藉助不是以科學的科學身份出現而是以在科學和政治之間斡旋、確立這些條件的這一場合的身份出現的一種哲學的理論，來做到這點的。這樣，他也為我們提供了關於歷史唯物主義如何產生的這個過程的比較清楚的概念。為了使這個理論得以圓融，這個理論要有能夠說明既作為自主性的實踐又作為在上層建築上面接合的場合的這些科學的內部發展的科學史架構，因此也要有某些物質的、社會的和意識形態的運作條件^①。

這裡是阿圖塞的著作最強的地方。從在《保衛馬克思》和《解讀〈資本論〉》中唯心主義地對待科學發展到我在這一節所討論的立場，連同多元決定和場合的概念，展現了阿圖塞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做的最重要貢獻。

①參看上面第七一～七四頁

②例如，可參看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pp. 133—135.

③參看上面第七三～七四頁。

④參看上面第四四～四六頁。

⑤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op. cit.*, p. 34.

⑥ *Ibid.*, pp. 65-66.

⑦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London: Allen Lane, 1969), pp. 38—39.

⑧參看上面第七六～七七頁。

⑨分別為一八四五年的著作（《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和

一八四五年～一八五八年的著作。參看 Louis Althusser, *op. cit.*, pp. 33—38.

- ⑩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op. cit.*, p. 74.
- ⑪ *Ibid.*, p. 63. 或者像巴歇拉爾說的那樣：「在研究起源時，哲學家們相信他們能夠找到創造。」見 Gaston Bachelard, *Le Rationalisme Appl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0), p. 113.
- ⑫ Louis Althusser, *op. cit.*, p. 169.
- ⑬ 據我所知，是格魯克斯曼 (André Glucksmann) 最先指出這一點的。請看 André Glucksmann, “A Ventriloquist Structuralism,” in *New Left Review*, No.72 (March-April 1972).
- ⑭ 見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op. cit.*, p. 135.
- ⑮ 這是杰拉斯的簡明評論文章的主旨，請看 Norman Geras, “Althusser’s 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 No.71 (January-February 1972). 希爾斯特 (Paul Q. Hirst) 對理論實踐的理論這一概念的批評幾乎同這裡說的完全一樣。請見 Paul Q. Hirst, “Althusser and Philosophy,” in *Theoretical Practice*, No.2 (April 1971).
- ⑯ Louis Althusser, *op. cit.*, pp. 14—15.
- ⑰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op. cit.*, p. 8.
- ⑱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p. 50.
- ⑲ *Ibid.*, p. 53.
- ⑳ 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
- ㉑ 同前揭書，頁一三五。列庫特對列寧著作中關於哲學和科學之間關係的論述有很精闢的討論。見 Dominique Lecourt, *Une Crise et Son Enjeu* (Paris,

1973).

- ②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p. 61.
- ③ Louis Althusser, *Response à John Lewis* (Paris: François Masperso, 1973), p. 11.
- ④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pp. 64-65.
- ⑤ 參看 Karl R.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 Chapter 1. On Freud. 參看 Louis Althusser, "Freud and Lacan,"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by Louis Althuss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 ⑥ Louis Althusser, *Response à John Lewis*, p. 56.
- ⑦ 關於哲學作為科學的科學的意識形態作用，參看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op. cit.* 和 Dominique Lecourt,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pistémologie* (Paris, 1972), Introduction.
- ⑧ 在波柏的作品裡可以看到對這種解釋的含糊的肯定。見 Karl R. Popper, *op. cit.*
- ⑨ 布爾特 (Edwin A. Burt) 和考伊爾對伽利略和柏拉圖哲學所開始的決裂之間的關係有所討論。考伊爾在他所著的後頭提到的頭一本書還討論了笛卡兒對古典物理學的貢獻。見 Edwin A. Burt,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al Science* (London: Havester Press, 1967); Alexander Koyré, *Etudes Galiléennes* (Paris, 1966); Alexander Koyré, "Galileo and Plato,"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43.
- ⑩ 參看 Alexander Koyré, *Etudes Galiléennes*, Part III.
- ⑪ Louis Althusser, *Response à John Lewis*, p. 55.
- ⑫ Louis Althusser, "The Conditions of Marx's Scientific Discovery," in

Theoretical Practice, No.7/8 (January 1973).

-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pp. 7-8.
- *Ibid.*, p. 96.
- Louis Althusser, "The Conditions of Marx's Scientific Discovery," pp. 8—9.
- *Ibid.*, pp. 9-10.在一九七一年倫敦出版的《早期作品集》(*Early Texts*)中，可以讀到編選得很好的馬克思早期著作。請見 Karl Marx, *Early Text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Mott, 1971).此外還可以參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他的理論和政治的發展所做的說明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卷。
- Louis Althusser, "The Conditions of Marx's Scientific Discovery," p. 10.
- 對產生歷史唯物主義的必要社會條件所做的一篇有益的討論。請見 Göran Therborn,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Birth of 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 No.79 (May-June 1973).
- 參看上面第四八～四九頁。
-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p. 43.
- *Ibid.*, p. 62.關於阿圖塞新哲學理論的這一說明，是我在得到阿圖塞的《哲學和科學家的自發哲學》(*Philosophie et philosophie Spontanée des Savants*)之前寫成的。該作品見 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ie et philosophie Spontanée des Savants*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1974).這本書內容有他一九六七年在高等師範學校所作的講演，在這一章中概要說明的立場在那裡第一次公諸於衆。這些講演對阿圖塞的著作沒有新的闡述，雖然它們的確比在別處更詳細地說明了這種立場的嚴格哲學含義。
- 參看 Dominique Lecourt,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pistémologie*, the Third

Section.他在那裡提出，傅珂的《知識的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包含有這種理論的某些成份。傅珂的這部作品，見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2).





第 4 章

曖昧的政治

第一節 阿圖塞和法共——史大林主義的問題

如果我們接受阿圖塞把哲學說成是理論中的階級鬥爭的這個定義，那麼合乎邏輯的下一步將是看看這個定義應用於阿圖塞本人時產生出什麼結果。我不打算詳細談這一點，但是我要簡略指出主要的問題，並把它們同阿圖塞的理論立場的某些特徵聯繫起來。

在關於阿圖塞的政治的任何討論中，有一個問題，即直至最近以前，在阿圖塞的哲學著作中，除了任何人都能同意的、想要它表示什麼意思就能表示什麼意思的一些關於馬克思主義正統的論斷外，我們看不到阿圖塞有過想把他的哲學立場同任何聯貫闡述的政治立場聯繫起來的打算。如果我們看一下《保衛馬克思》，除了少數幾處拐彎抹角地提到史大林的罪行以外，就會發現只有對個人崇拜概念的非科學性質所作的一點批評。這種批評雖然完全無懈可擊，然而卻相當無用，因為它並沒有提供任何可供選擇的分析。他跟我們說，對史大林主義需要這樣一種可供選擇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並且說多元決定的概念在這裡將有用處——但是僅此而已。因為我們知道阿圖塞是法共

黨員，我們能夠由此看出他並不同意法共領導的路線，即用援引個人崇拜的概念來掩蓋他們在對史大林批評中所產生的矛盾。我們也能夠看出他是批判史大林的，所以把他劃作教條主義的、死硬的史大林主義者將是錯誤的。但是除此之外再也看不出什麼了。

我們應該記得，史大林主義問題對任何馬克思主義者說來都不是一個小問題。不管我們可能作出怎樣的解釋，史大林主義現象的現實是不能否認的：布爾什維克黨變成爲一個由其總書記用愈益嚴重的恐怖主義措施控制的官僚機構，而這個官僚機構把俄國變成爲一個能夠打敗納粹德國和征服東歐的先進工業國家，但爲此所花的代價是社會主義民主被統統消滅，幾百萬農民被屠殺，工人階級遭到野蠻鎮壓。對史大林主義的分析之所以極其重要，不只是因爲它的內在的意義——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命運——而且還因爲它對外界事件的影響——因爲俄共黨在共產國際內的統治地位使得史大林主義的官僚機構能夠在別國共產黨內建立自己的體制，從而能夠影響（更糟糕的是到處都一樣）別國革命的命運，例如在一九三〇年代的德國和西班牙。

對任何馬克思主義者說來，說明這種現象，從這種分析中得出關於革命者任務的結論，特別是在東歐集團內部，是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這個問題對從托洛茨基的理論和政治遺產中產生的傾向所具有的意義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但是共產黨中的那些人也沒有被免除這個任務。的確，正是因爲這些黨是從史大林主義傳統中產生的，這個任務就更加緊迫。例如，在關於共產黨今天應該扮演的這一角色的分析——反壟斷成份的廣泛人民聯盟問題——中所包括的前提，基本上就是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按照史大林的指示所通過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戰略中所包括的前提。這種分析涉及社會主義者所面

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例如在英國是對議會和工黨採取的路線問題。在某種情況下，這種分析涉及的是直接意義上的生死存亡問題，例如在智利就是如此，也許在葡萄牙也將是如此。

然而，儘管清算史大林主義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說來特別重要，它卻沒有能力做到這點。沒有能力做到這點的標誌就是個人崇拜的概念，彷彿單個人及其同伙的濫用權力能夠解釋具有如此世界歷史重要性的現象。沒有能力做到這點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就俄國黨而言，這種原因是相當明顯的。領導必須用譴責史大林的個別作法來擋住對制度本身的批評，因為今天的制度和史大林在世時基本上一樣。個人崇拜的概念可以絕妙地把史大林「對社會主義合法性的濫用」同他們是其中一部份的場合分開來。這樣就可以把一九三〇年代作為社會主義在一國獲得勝利的時期加以讚美，同時又對為獲得這種「勝利」所需要的某些方法進行譴責。對史大林進行譴責的原因既反映了對在管理經濟中更多地依靠市場機制而不是直接壓制的社會經濟壓力，又反映了在史大林警察國家的統治中為了官僚上層集團的存在犧牲衆大的趨勢。根據在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統治下不斷迫害異議份子和猶太人的情況看，這種非史大林化的程度應該是很清楚的。

就西方共產黨來說，這個問題更為複雜。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俄國官僚由於擁有核子武器，就遠不像以前那樣需要依靠歐洲黨作為蘇聯外交政策的工具。這使得這些黨產生了轉變成為古典的改良主義黨的傾向，這點已有人作了很好的論述●。因此某些西方黨，特別是義大利黨在推動非史大林化方面扮演了這種角色，並且完全同他們譴責俄國入侵捷克是一致。但是有反作用的傾向。各國共產黨仍然從他們描繪的社會主義戰鬥精神存留的印象中取得大量支持，這部份要歸

功於這樣的一種意識形態，在這個意識形態裡頭，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任何徹底貶低蘇聯的作法，勢將在一些共產黨內引起嚴重的危機。因此，除了重複讚美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頌歌，和蘇聯冶金業或芭蕾舞成就的天真報導外，史大林主義問題仍然微妙，很少遭到任何關懷的騷擾，甚至在那些已沿著改良主義道路走得很遠的黨內，如在英國黨內，都是這種情況。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阿圖塞關於史大林主義所做的討論對理解他的政治所具有的重要性。的確，在阿圖塞討論到他的哲學介入政治的地方，即《答劉易斯》裡頭，特別是法文版，史大林主義問題以及曾是戰後共產主義運動的史大林主義傳承的這個危機，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然而這本作品也是充滿著含糊的說法。

論證的要點似乎是這樣的。阿圖塞的哲學介入是針對經濟主義和
人道主義兩者的。經濟主義在於把社會形態所有其他的層次都歸結為
經濟的副現象，因此它在政治方面就是依靠經濟的神奇作用來產生無
產階級革命。人道主義則把歷史解釋為主體的一幕戲，即人、他的異
化和必然的協調的一幕戲，從而抹煞了歷史是一個過程，過程的動力
是階級鬥爭的這個現實，而且模糊了如果無產階級要奪取政權，就必
須在政治鬥爭中具有不同利益的各階級之間劃清的這些界線。經濟主
義和人道主義兩者是密切聯繫的，尤其是在黑格爾的問題設定中，這
種問題設定的總體性概念把它的所有層次都歸結為它的本質的表現，
它的辯證法則本質上是目的論的辯證法。人道主義一直是共產主義陣
營中那些擁護非史大林化然而用個人崇拜的概念來迴避理論上和政治
上清算史大林的那些傾向的主要特點。另一方面，經濟主義按照阿圖
塞的看法則是他所說的史大林主義「偏向」的主要特徵。

這似乎為阿圖塞批判史大林主義搭起了舞台（雖然他把史大林主義僅僅描寫成爲一種「偏向」，一種單純的政治錯誤，而不是它本來就是的社會歷史現象這一點，是一種不好的記號）。然而，甚至在這裡我們也是要失望。在重複了關於個人迷信抽離了黨和國家的角色、抽離了生產方式和階級鬥爭等等的批評之後，他跟我們說，對史大林主義是有從右的方面和左的方面批評這回事。在前一項的標題下可找到的，不僅有美國政治科學家所喜愛的對「極權主義」的研究，而且還有托洛茨基主義者對俄國的分析。那麼從原因推出結果，把某些最爲嚴肅認真的想（儘管經常是有錯的）提出俄國社會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嘗試加以分類，卻不費心地描繪它們或者提出論證反對它們，這也許看來就有點奇怪。

他跟我們說，托洛茨基主義不值得我們注意，因爲它的事業得不到任何偉大的歷史性勝利。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如果要給這種看法一個它應得的回答，他只需指出，十月起義的組織和紅軍的建立並不是小的成就，或者跟納粹在德國或者弗朗哥在西班牙的凱旋這種史大林主義政治的歷史性勝利比較起來，絕大多數的失敗都要相形見絀。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阿圖塞的這一看法並不是反對另一個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嚴謹論據（他當然能夠把托洛茨基主義者從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驅逐出去，就像史大林把他們劃作法西斯份子，甚至槍斃他們時所做的那樣），特別是因爲許多阿圖塞追隨者已經開始玩弄關於俄國社會形態是國家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的概念。舉一個最有名的例子，阿圖塞在《解讀〈資本論〉》中的合作者之一巴里巴爾（Étienne Balibar），從經濟學家貝特海姆（Charles Bettelheim）研究俄國社會的那時候起已經同他合作，這些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國家資本主義是那個社會

的主要特徵②。

阿圖塞在發落了托洛茨基主義之後，告訴我們，對史大林主義「偏向」還有一種從左的方面的批評，它隱含在從二萬五千里長征到文化革命的中國革命實踐中。除了通常在阿圖塞最近一些著作中提到的黨方面需要有正確的「群眾路線」之外，他沒有告訴我們，這種批評是什麼。這不應該令人吃驚，因為這種對史大林主義的批評一直非常隱蔽，以致沒有引起中國共產黨的注意，它還是有這種批評是忠實地紀念史大林的這種幻覺。的確，這種批評可能與什麼有關我們搞不清楚，因為他告訴我們，史大林實際的成就包括一國家社會主義的戰略和三十年代的工業化，儘管這種工業化的前提條件是野蠻的勞動法、集體化和幾百萬農民被殺害，清黨的一個主要目標是消滅那些批評集體化的共產黨人。但是，也許我的批評太不夠具體，免不了要受到經驗主義的指控……。

我們在《保衛馬克思》中在史大林主義的問題上所遇到的曖昧態度，事實上是阿圖塞政治立場的結構性特點。實質上，他希望有一種既不是簡單重申史大林主義又不是率直地採取改良主義的選擇途徑。然而，他是還留在史大林主義的問題設定裡的時候想找到這種選擇途徑的。我這樣說的意思是，他繼續把妥當性賦予史大林主義統治下的主要產物，請索忍尼辛(Alexander Solzhenitsyn)原諒，這主要產物不是恐怖，雖然它在俄國社會的轉變中極為重要，而是在俄國建立了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儘管它不是由單個資本家而是由國家官僚機構進行剝削③。史大林主義的問題對共產黨人說來，是有關批評史大林的某些作為而又承認他在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就的這個問題。這無論在東方和西方都有助於把人們在自由派和強硬派之間分裂開

來，因為史大林主義不僅包括關於歷史分析的這些問題，而且還包括一些具體的政治問題。

阿圖塞希望克服這種兩極分化，然而因為他不願意排斥史大林的成就，或者至少不許把馬克思主義概念應用於整個俄國社會形態，他就不能夠做到這一點。他所能做到的一切，只是含糊地提到毛澤東思想的「左」的批評，這種批評大概會集中在像需要文化革命這類上層建築因素上（而且當群眾失去控制時，像在一九六七年在上海那樣，就需要一支人民解放軍來鎮壓他們），而迴避甚至他的某些追隨者已經開始提出的更為廣泛的問題。近年來最有趣和最重要的現象之一，是西方的某些毛澤東思想傾向的演變。它傾向於嚴肅地面向它們本國的工人階級，而不是尚-盧·高達 (Jean-Luc Godard) 的《中國人》 (*La Chinoise*) 一書中出色地描寫的浪漫的第三世界思想和極左的唯意志論大雜燴。它也傾向於對史大林主義進行批判，這種批判包括對俄國所進行的階級分析。另一方面，阿圖塞的毛澤東思想只是充當作革命戰鬥精神的憑證，使他能夠迴避史大林傳承的真正問題。

這不是一種純粹的理論問題 (如果有這種問題存在的話)。雖然阿圖塞由於生病根本沒有捲入法國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和六月的的事件，我們有他在寫給義大利共產黨人瑪契奧奇 (Maria Antonietta Macchicchi) 的一封信中對這些事件所做的分析。這對那些尊重阿圖塞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做出貢獻的人們說來是個可悲的文件。他挖空心思，說這次事情的最重要特徵不是大學生造反，而是總罷工。這種陳腔濫調的涵意是，革命「小團體」 (groupuscules) 批評法共未能意識到這種形勢中的革命可能性是錯誤的。工人和大學生不同的意識水平被援引來作為這種看法的證據。顯然，著名的「群眾路線」不承認革命黨

有可能利用有利的事態的轉機（大概歷史最大的一次總罷工也能納入這個標題下），來提高工人階級的意識並使形勢向革命方向發展。茲引一段當時對法國事件所作的分析：

「對法共的主要譴責不是他們在五月或六月沒有進行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誰也不能保證能做這件事。必要的事情是提高工人階級的自信心和組織能力。」

「法共阻止民主罷工委員會的選舉。它阻止委員會之間的串連。它使工人的大多數離開工廠。那些留下來的人是在做遊戲而不是在進行嚴肅的政治討論。它竭力使工人與革命的大學生和年輕的工人隔離開來……。」

「對法共的指控，不是它沒有贏得對資本主義堡壘的進擊，而是它剛好把每個人擋住不讓他們開始進行這一進擊。」^①

因此，儘管表面上在他和法共領導的路線之間維持著一段危險的距離，在戰後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政治問題上，阿圖塞還是溫順地回到了信徒的行列中。

第二節 意識形態和國家

如果我們不試圖在阿圖塞的理論中找到他的政治立場曖昧的反映，那就是違反他的方法。有一種這樣的反映應該是很清楚的。我們已經指出把哲學規定為理論實踐的理論這個定義能夠使馬克思主義成為超乎階級鬥爭的純理性的那個方式，我們也能夠指出這個定義使阿圖塞自己的政治實踐（或缺乏政治實踐）得到確認的那個方式。同樣，他對理論和實踐統一問題的忽視是具有徵兆的。儘管他對這個缺陷作

了自我批評，他最近的著作除了含糊地提到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以外，很少討論這個問題，好像這種結合已經一勞永逸地把問題解決了（儘管他不承認這一點）。我將在本書的結論中再回到這一點上來。

然而，阿圖塞政治立場的曖昧主要是反映在他的意識形態和國家理論中。正是這一點一直受到嚴厲的批評，批評者中最著名的是朗西埃（Jasques Rancière），他是《解讀〈資本論〉》第一版的合作者之一，早已和阿圖塞決裂^⑤。他的主要批評意見之一是，意識形態在阿圖塞的理論中原來是科學／意識形態這一對範疇中的一個，而不是階級鬥爭的主要場所和決定因素之一，它扮演著純粹認識論的角色，這本來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後來因為阿圖塞藉助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概念和他對哲學定義的修正而得到意識形態理論的發展，這個發展在某種程度上使原來的正確性產生了偏差^⑥。不過，還是有某些意識形態理論的一般特徵沒有改變。

尤其，阿圖塞否認意識形態是階級社會所特有的東西：「**意識形態本身是一切社會總體的有機組成部份。**」^⑦他對為什麼應該如此說的不多，而只是斷言：「如果要把人構築、改造和安置起來使其能符合他們的存在情況的話，那麼意識形態（作為大量展現的體系）就是任何社會所不可或缺的。」^⑧意識形態這個人們對他們與世界關係的體驗通過他們涉足於主客體關係而被改變的過程，對每一種社會形態的再生產都是必須的。

讓我們先仔細看看這個說法，再決定怎樣對待它。那麼，的確在任何社會中我們都能指望人們具有特定的世界觀，因為每一種人的活動都不是自動的和機械的，而是需要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思維和選擇。

因此，正像葛蘭西說的那樣：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哲學家（雖然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並且是無意識地），因為在任何一種行動甚至最微小的表現中，在『語言』中，都包含有特定的世界觀。」^①

同樣，這種概念形成的過程亦將反映人涉足其中的特定生產關係的性質和需要，而不是個別人的選擇和展現。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也將如此，雖然這個過程肯定將完全不同於在階級社會中的過程，因為它所反映的將是由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對生產的管理，而不是由剝削階級對剩餘產品的占有。然而，並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人的世界觀將必然表達阿圖塞說明的意識形態所表達的那種對於世界的印象關係。

的確，如果我們接受阿圖塞對科學的分析，那麼這種世界觀將不會有科學的性質，因為，正像我們已經看到的，科學是很特殊的實踐，包括按照每門科學特有的規範使用高度抽象的概念。然而，既然共產主義將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我們能夠指望人們將比在資本主義下更廣泛地參與理論實踐，從而科學概念將在群眾中得到更廣泛的傳播，並將進入支配實踐的世界觀中。

其次，阿圖塞的意識形態理論是與《資本論》中馬克思關於拜物教的分析密切相連的。我們已經討論過這種分析，以及那種通過表象在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的角色，生產出具有客觀地位的表象的方式^②。然而，這個銅板還有另一面。這就是，馬克思的拜物教理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理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物的拜物教外表最終是從商品本質中產生出來的，因為勞動的社會性只有藉助它的產品在市場上的交換才能確立。那麼也許像巴里巴爾主張的那樣，其他生產

方式中也有各種類型的拜物教現象●。然而，必須像馬克思那樣從對有關生產方式的具體特性的分析中得出它們的必然性來。這跟阿圖塞的論證方法，即一般的斷言「社會」本身的需要，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而且，當馬克思（他有時在《資本論》中這樣做）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共產主義生產方式加以對比時，他的意思很清楚，即隨著商品生產的消滅，因此也隨著對於以一般化的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存在來說是必要的這些機制的消滅，這個制度的拜物教外表的必要性也將隨之消滅。例如，他在討論商品的拜物教時寫道：

「讓我們……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在那裡，人們同他們的勞動和勞動產品的社會關係，無論在生產上還是在分配上，都是簡單明瞭的。」●

爲了使社會能夠被再生產出來，不但不需要市場神秘化的和無政府狀態的機制，相反，生產將由生產者按照有意識地和集體地制訂出來的計劃直接調節和控制。

最近，巴里巴爾力圖使阿圖塞的理論擺脫它對他批評爲唯心主義的馬克思拜物教的這一分析的依賴。他通過這樣的手法：強調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對保證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宰制方面具有重要性，而不是生產關係本身直接產生出的任何種類的自動化過程●。無疑，意識形態理論與國家理論結合在一起並且共同從屬於一種生產方式再生產的非經濟條件理論，是一種重要的發展，爲繼續進行葛蘭西關於意識形態和國家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概念結構。而且，主體範疇是所有意識形態組成成份的論點值得繼續研究，至少可作爲一個暫時的假說。然而

仍然有許多問題①。的確，為阿圖塞把意識形態具體化是不是正當無疑，這個重要問題呈現了甚至更尖銳的形式。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不僅包括國家的理論，而且還包括國家消亡條件的理論。把國家規定為階級壓迫的機器這一定義是針對階級社會而言的，而且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國家消亡的第一步。如果意識形態是體現在是國家機器一部份的制度裡，那麼按照阿圖塞的說法，這些制度在國家消亡過程中的角色就很成問題。自然的解決辦法將是把意識形態理論擴充為一種像國家理論那樣的既決定其存在條件又決定其消亡條件的理論。

這個結論是我們遵照馬克思主義傳統得出的。意識形態作為一種使人們與其存在情況之間關係神秘化的展現體系，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中很清楚的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在階級社會中，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種工具，統治階級利用這種工具，通過使社會內部剝削壓迫的條件讓人看不清楚的辦法來維護它的地位。工人階級對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的需要並不存在，因為工人階級的利益在於消滅整個階級社會。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正像阿圖塞論證的那樣，揭示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機制的社會形態的科學是含有把採取無產階級的政治立場作為其前提條件的一種科學，而且正是這種科學在無產階級為奪取政權而進行鬥爭當中引導著無產階級。

阿圖塞在長時期中不願這樣改造他的意識形態理論，其原因反映了他早期著作的殘餘觀點。正如朗西埃指出的，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意識形態的作用是一種認識論的作用，即為科學提供一個對照的功能：

「『科學和意識形態』這一對立面的有效性取決於一種空間的重建，這一種空間的重建類似於整個形而上學傳統通過使科學同科學以外的東西對立起來的辦法所採取的。從而假定全部言說範圍被劃分為正確

和錯誤兩個領域，被劃分為科學世界和其餘世界（意見、錯誤、幻想等）。如果人們未能理解意識形態根本上是鬥爭的、階級鬥爭的場所，那麼它立即就要滑入這個由形而上學歷史的決定的地方：科學之外的地方。」^⑩

這樣理解的意識形態的終結，將意味著回到阿圖塞已經拒絕的哲學立場，即把現實的本質設想為直接展現於現象中的立場^⑪。共產主義將成為這樣的時刻，那時歷史將變得清澈透明，現象將成為現實的直接表現，人類的戲劇將在主體和客體的連帶中解決。然而，如果意識形態不是被設想為對科學真理的幻覺，而是被設想為階級鬥爭的場所，這種結論就不需要從採取這種意識形態終結的理論中得出來。歷史唯物主義的對象、社會形態的複雜性，是從它的物質性中產生的，所以在共產主義制度下仍將保存下去。即使上層建築被消滅了，生產過程本身將還是一個複雜的結構，包括不同層次的結合。其次，科學的必要性（請馬克思原諒）並不取決於意識形態的存在，相反，它是從理論實踐作為自主過程的本質中產生出來的，因為各種知識是按照各門科學特有的規範和紀錄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生產方式的概念是一種需要用歷史唯物主義建立的複雜的概念，而不是從歷史過程中自發產生出來的概念。

所以，在阿圖塞的著作中仍然有一個矛盾。這個矛盾出現在他業已改變了的意識形態理論把各種東西並列雜陳這上面。這種並列雜陳一方面是把意識形態看作是階級鬥爭的場所和階級利益的反映，而不看作是先於科學真理存在的幻想，同時他也拒絕任何形式的認識論，另一方面，他又斷言意識形態對任何社會都是必要的。這是從他先前立場的殘存觀念中，即從一種意識形態的認識論觀念中產生出來的。

不管它產生的原因如何，它的結果是破壞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觀念（阿圖塞在《答劉易斯》中是維護這種觀念的），並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種社會學，一種社會結合一般條件的理論。正像朗西埃說的：

「在宣佈全部歷史是階級鬥爭史之後，它怎麼能把作用說成像是保證一般社會結合的這種樣子呢？是不是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無話可說，我們才改變自己的立場並轉到了孔德型(Comtean)或涂爾幹型(Durkheimian)社會學的立場上去了呢？這種社會學實際上本身關心的就是保證或破壞社會團體結合的展現體系。」●

這可能只不過是阿圖塞著作中的一個傾向，但是它是有嚴重政治後果的傾向。因為那種認為群眾必然生活在意識形態中，因此必須繼續存在一批精通科學的人來指導他們的觀念，就是從這種立場中產生的。這樣理解的意識形態理論，可以用來為東方集團的官僚國家資本主義辯護。因為那裡當然繼續存在著意識形態（和國家）並且還很興旺，對這種事實必然需要一種與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牌子不相悖的解釋。此外，它還可以為理論家遠離充滿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去追求純理論的需要提供一種藉口。在這種情況下，哲學是理論中的階級鬥爭這一論點可以用來作為政治上無所作為的托辭。

●參看 Ian Birchall, *Workers against the Monolith* (London, Pluto Press, 1974).

●參看 Charles Bettelheim, "State Property and Socialism," i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 No. 4 (November 1973).這是從貝特海姆的《經濟估計和所有制形式》(*Calcul économique et formes de propriété*, Paris, 1970).一書中摘出的一個片斷，這本書的完整的英譯本預定在一九七五年出版。巴里巴爾和貝特海姆的合作，被《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的編者看作是阿圖塞的哲學能導致那些極端觀點的一個例子！請參看 André Glucksmann, “A Ventriloquist Structuralism,” in *New Left Review*, No. 72 (March-April 1972) 英譯文引言。

- ③參看 Tony Cliff, *Russia* (Lond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970) 和 Chris Harman, *How the Revolution was Lost* (London, 1969).
- ④ Tony Cliff and Ian Birchall, *France: the Struggle Goes On* (London: 1968), pp. 67-68.
- ⑤參看 Jacques Rancière, “On the Theory of Ideology,” in *Radical Philosophy*, No.7 (Spring 1974).
- ⑥參看上面第七六～八一頁和第三章。
- ⑦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London: Allen Lane, 1969), p. 232.
- ⑧ *Ibid.*, p. 235.
- ⑨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Publishers, 1971), p. 323.
- ⑩參看上面第六〇～六三頁。
- ⑪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pp. 216-224.
- ⑫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頁九五～九六。對這個問題的討論,見 Norman Geras, “Essence and Appearance: Aspects of Fetishism in Marx’s *Capital*,”

in *New Left Review*, No.65 (January-February 1971).

- ① 參看 Étienne Balibar, “Self Criticism,” in *Theoretical Practice*, No.7/8 (January 1973); Étienne Balibar, “Sur le dialectique historique,” in *Pensée*, No.170 (August 1973).
- ② 參看下書的討論：Saul Karsz, *Theorie et Politique: Louis Althusser* (Paris: Fayard, 1974).
- ③ Jacques Rancière, *op. cit.*, p. 4.
- ④ 參看上面第四二～四五頁。
- ⑤ Jacques Rancière, *op. cit.*, pp. 2-3.



結 論

如果不考慮到阿圖塞的著作的複雜和矛盾的性質，對他是不可能作出適當的總結的。我們在回顧中可以看到，阿圖塞的著作中的緊張性充滿到何種程度：一方面他拒絕認識論、任何保證的理論、科學與非科學、真理與幻想之間的區別，另一方面他的著作中又存在著認識論的範疇。在他最聞名的著作《保衛馬克思》和《解讀〈資本論〉》中，這導致了把哲學理解為理論實踐的理論，從而把科學變成為一種超乎歷史過程之上的東西。他在從《列寧和哲學》開始的這些作品中對他的體系所進行的改造，結果是從他關於哲學、科學及其對階級鬥爭關係的理論中把認識論的範疇消除了。然而，緊張性依然存在著，不過轉移到了他的意識形態理論上。這一理論把一種矛盾層面呈現成爲具體化在特定實踐中（即階級鬥爭場合和反省）、體現成爲一般意識形態社會學理論的一種意識形態理論。

阿圖塞的著作的矛盾性質更使明確的結論難做出來。我們已經看到在阿圖塞私下的史大林主義與他理論立場中的緊張性之間存在著的某些關係。因爲歸根到底他的著作充滿了上一段提到的緊張性，而且因爲這一矛盾有嚴重的政治後果，阿圖塞的立場本身必爲馬克思主義者所拒絕。

然而同時，我們必須承認，阿圖塞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他對黑格爾化的馬克思主義所做的批判，以及在多元決定和結構因果性的概念中，打算思考一種根本非目的論的又掌握到矛盾複雜性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的這個嘗試，都是具有永久價值的成就。此外，他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徹底非實證主義的和非經驗主義的科學理論的成份，這種科學理論避免了認識論的思辨妄想，使得我們能夠從各種科學的特點以及它們與階級鬥爭的關係方面來研究它們。然而，無論就他的辯證法研究還是就他的科學理論來說，我們都應該承認，阿圖塞的主要功蹟在於重新說明了需要以有益的方式加以解決的問題，而不是提供了任何明確的答案。不過，問題設定的概念應該已經告訴我們，這決不是一項小的成就。

但是遺憾的是，問題決不能到此為止。阿圖塞著作中的主要缺陷之一（這些缺陷在他最近的一些著作中被提到了，但是並沒有得到彌補），是他未能討論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這決不只是理論上的疏漏。在阿圖塞理論中的這種缺失、這種裂縫中，我們可以最清楚地讀出他著作的政治意圖。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的中心問題。它也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今天所面臨的中心問題。自從俄國革命的時代開始以來，長期的繁榮已經過去，留下的是危機和對國際資本主義的最大威脅。帝國主義面臨著世界各地——義大利、阿根廷、南非、西班牙——採取攻勢的工人運動。在葡萄牙，在不久的將來就很有可能建立工人的專政。如果革命政治和工人階級的群眾鬥爭結合起來，它們能夠引爆一次將把資本主義制度完全炸毀的大爆炸。如何使這兩者結合起來，如何在全球各地工人鬥爭的中心建立能夠領導國際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黨，是從孟買(Bombay)到伯明翰(Birmingham)

的所有馬克思主義者所面臨的問題。在今天迴避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問題，就是離開馬克思主義。

阿圖塞迴避這個問題的政治原因應該是很明顯的。在今天提出革命黨的問題，意味著在政治上與史大林決裂，因為這意味著批評、理解和拒絕西方共產黨的改良主義和東方共產黨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官僚主義。這是阿圖塞不準備做的事情。

這種政治立場和阿圖塞的理論立場之間的關係，從以上所說的看來也應該是很清楚的。阿圖塞自己給我們提供了分析這種關係的工具。他這樣談到青年馬克思的思想發展：

「我們可以說，在對象占據前台的這個過程當中，是政治立場（階級立場）占著主導的地位，但哲學立場占著中心的地位，因為正是哲學立場確保著政治立場與思考對象之間的理論關係。」^①

就阿圖塞而言，馬克思和黑格爾之間的關係，即辯證法問題，是他的思考對象。我們這裡所關心的，是我們在本書大部份篇幅中所探討的他的哲學立場同他的政治立場之間的關係，因為按照他的看法，政治立場是歸根到底對哲學起決定作用的因素。

這種關係可以在他的理論本身中找到。它呈現在他批判認識論和他使用認識論範疇之間的矛盾中。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從這種矛盾中產生的傾向，是把科學，具體的說是把歷史唯物主義，跟階級鬥爭分割開來。正是因為這樣，理論與實踐的統一被迴避了，或者只是在口頭上，在理論上被解決了。

阿圖塞在實踐中、在政治上迴避今天革命實踐的問題，這對他理論論證的影響甚至能夠在他論證的說服力中看出來。因為正是在與政治實踐問題分隔得最遠的領域——辯證法的結構、科學的性質，——阿

圖塞才取得了積極的成就。我並不是要說，辯證法能夠與政治實踐問題分開。的確，正是在一般辯證法性質問題與實踐連接的地方，最可怕的問題才集中了起來。這當然是意識形態的領域。任何事情都多少與意識形態有聯繫。多元決定的理論和對經驗主義認識論的批判，由於把拜物教看作是社會關係的必要存在方式而結合在一起。歷史作為一種無主體過程的反面，是作為把個人塑造成為主體以符合這一過程的要素的意識形態。科學是在與意識形態對立中被定義出來的。而意識形態在那個理論與實踐統一問題脫離我們視野的過程中是極重要的。因為意識形態是我們同我們的存在情況發生關係的方式，是我們體驗我們同社會的關係的方式。但是，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說來，問題是要改變人們體驗他們同社會的關係的方式，把他們的立場從消極順從轉變為參加推翻資本主義、建立工人階級自治政府的鬥爭。一個把人們同社會的關係看作必然神秘化的理論，怎麼能容納這個問題呢？

最後，意識形態的理論在對國家的處理上產生了微妙的變化。正如我已指出的，阿圖塞只是從與意識形態理論有關這方面來考察國家問題。在討論上層建築問題時，他是討論**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而不是國家本身。在這種作法從一種有限的、分析的角度看可能是正確的時候，而且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理論本身是很有用的理論的時候，我們應當知道這裡存在著的危險。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是以它的目標來下定義的，即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並以工人委員會政權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來代替。阿圖塞對國家的研究本身帶有這樣一種危險：即把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鬥爭換成同這些機器有關的鬥爭，這些機器作用是在灌輸意識形態，目前**是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但是以後可以奪過

來並被用來灌輸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而不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這種態度，跟那種把國家看作一個整體但是更強調其意識形態作用而不是其鎮壓作用的分析是異曲同工的。因此這種分析會重新確定無產階級革命的角色，把無產階級革命從摧毀資本主義國家和用工人政權取代轉變為改變人事，目的是將機器重新整備，然後把「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汲取出來。這種研究的改良主義以及它與西方共產黨旨在與資本主義政黨組成聯合政府的策略一致應該是很清楚的。

因此，在區分革命派與改良派的問題上，在革命黨和反對資本主義政權鬥爭的問題上，阿圖塞不是沉默就是令人誤入歧途。說穿了，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對他的著作採取批判的立場。

①參看上面第一一〇～一一一頁。





後 記

一九七四年無論是對阿圖塞寫的書還是對關於阿圖塞的書說來都是豐收的一年。除了卡爾茲(Säul Karsz)對阿圖塞哲學有用的然而也許缺乏批判的研究之外，出版了阿圖塞一九六七年的講稿〈哲學和科學家們的自發哲學〉(*Philosophy and the Spontaneous Philosophy of the Scientists*)。但是最重要的，是阿圖塞的《自我批評材料》。我是在我的手稿一九七五年一月完成最後定稿之後才得到和閱讀了這部作品的。因為它太重要，不能被忽略，爲了討論它便增加了這篇後記。

《自我批評材料》是阿圖塞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寫成的，是對劉易斯提出答覆的一部份，但是爲了保持它的聯貫性，沒有作爲那部著作的一部份出版。《自我批評材料》集中討論在《保衛馬克思》和《解讀〈資本論〉》中所陳述的哲學立場，根據在《列寧和哲學》和《答劉易斯》中闡述的哲學理論來對它進行批評。然而，像阿圖塞承認的那樣，在它是一種思想自傳性的東西的時候，他所關懷的是要強調它與階級鬥爭的關係：

「按照會打亂我們討論這個主題的思路方式進行的這種自我批評，我把它【邏輯】和【內在】論證呈現在這裡，自然不是一種純粹內心的現象。只能夠把它理解爲一種完全不同的、外在的【邏輯】的結

果，即我在《答劉易斯》中提到的那些政治事件的結果。」①

這種「外在的」政治邏輯在實際的《自我批評材料》中能看到的極少。阿圖塞集中精力把他的理論錯誤分離出來並探索它們對哲學和科學的後果。

我們應該記得，阿圖塞已經把《保衛馬克思》和《解讀〈資本論〉》中的錯誤傾向描寫為理論主義和實證主義。這種錯誤傾向是：把哲學與科學等同起來並使它成為理論實踐的理論，結果使科學與階級鬥爭分離開來。我們曾指出，這意味著變成無法說明認識論上斷裂的必要性和性質。因此，阿圖塞的自我批評應該集中在他對他的早期著作中的斷裂所做的處理上，這是合適的。

然而阿圖塞在批評這些著作時，強調說他沒否認認識論上的斷裂這個範疇的妥當性，他也決不想減少他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的強調。他堅持馬克思在一八四五年達到的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決裂並建立歷史唯物主義頭一批科學概念的現實性和必然性。的確，他寫道：

「在有關這些詞語（指「科學」——引者）的論點背後，今天生死攸關的是列寧主義，這不是一番的大道理。這不僅是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科學的存在和角色的問題，這也是工人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概念之間結合的具體形式的問題。」②

阿圖塞在這裡是指他與劉易斯的那些人用人道主義來代替階級鬥爭作為馬克思主義基礎的論戰。但是我們知道從阿圖塞想要我們採取的政治中能期望得到什麼：對西方共產黨的改良主義和東方國家資本主義暴政的批判姿態（以毛澤東思想的辭句包裹起來的）。

但是，如果阿圖塞仍然支持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之間認識論上的斷裂的話，那麼他對在《保衛馬克思》和《解讀〈資本論〉》

中可以看到的那種認識論上的斷裂所做的批評又是什麼呢？實質上，它仍然是一種純粹認識論上的斷裂，就是說，一種純粹在理論中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在所有的歷史領域——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領域——解釋這一歷史事實（指斷裂——引者），我把它歸結為一個簡單的理論事實，即在馬克思一八四五年後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的認識論上的「斷裂」。結果使我陷入了對「斷裂」的理性主義解釋中，按照把科學和意識形態之間進行思辨上區分的方式，按照簡單的和一般的方式把真理和謬誤對立了起來。因此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對立就變成只是這種對立的一個特殊的例子而已。由於這種歸結和這種解釋，階級鬥爭便從思辨理性主義的這個舞台實際消失了。」③

這種討論斷裂的理性主義，在於它把斷裂歸結為只是科學方面的一個事件。這種歸結意味著斷裂只能用理論內部的因素去解釋；理論事件與社會形態總體性之間的關係被破壞了。科學成了一種與階級鬥爭分離的實踐，享有孤立於歷史發展之外的特殊存在。

這種歸結是怎樣實現的呢？通過把斷裂歸結為科學與一般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

「這樣就把站在跟科學對立的基礎上的一個非常重要但是非常含糊——因此是誤導——的概念調動起來了；這是出現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一個概念，在這裡同樣的一種術語扮演著兩種不同的角色：一方面指的是哲學的範疇（幻覺、謬誤），另一方面指的是科學的概念（上層建築的形態），即意識形態的概念。而且雖然《德意志意識形態》促成了這種混淆，但是馬克思畢竟把它給克服了，因此讓我們比較不會掉到這一陷阱裡頭。可是我卻把這一含糊不清的意識形態概念在真

理和謬誤對立的這一理性主義的背景中調動起來了。因此把意識形態歸結為謬誤，把謬誤稱作是意識形態，賦予了這整個理性主義的遊戲一種虛假的面貌。」④

儘管阿圖塞聲稱已給自己的立場提供了唯一徹底而連貫的批評，然而我們已經看到朗西埃恰恰指出了把意識形態當作科學真理的幻覺看待的這一同樣錯誤。一般說來，我們已經看到，在阿圖塞的全部著作中始終保持的這種從認識論對意識形態所做的處理，是他在理論立場上的錯誤和他的史大林主義政治之間的環結。這種從理性主義對斷裂所做的處理，結果是使科學與社會形態的其餘部份隔離開來。但是，這是與阿圖塞的科學概念背道而馳的，在阿圖塞看來，科學乃是用科學的問題設定對先前存在的理論進行加工，目的是要產生出新的知識。這個模式要求，科學的問題設定（第二種一般性）出現的條件只能來自科學實踐本身之外。然而，阿圖塞現在承認，由於把科學同社會整體分割開來，他使得科學問題設定的構築成了解釋不清的秘密：

「那麼我確實是注意到了這一『斷裂』的存在，不過因為我是按照馬克思主義把謬誤當作是意識形態的偽裝這一角度，而且——儘管我打算把所有的歷史和辯證法『注入』到它裡頭——也按照歸根到底是理性主義的範疇（真理和謬誤——引者）來討論『斷裂』，所以我不能說明這一斷裂的基礎是什麼東西；如果說窮究到最後，我是感覺到了這個斷裂，那我也是不能夠掌握到它，把它表示出來。」⑤

這個錯誤結果是產生要把它加以理論化的打算，這造成了阿圖塞的理論主義偏向的大發展。這種偏向在三個論點上表現了出來。第一，是有關科學與一般意識形態之間差異的理論，即恢復他以前拒絕過的那些保證的問題設定。第二，是有關理論實踐的範疇，這個範疇在把

理論分析看作是生產的這種偽裝下抹煞了科學和哲學之間的差別。第三是關於把哲學看作是理論實踐的理論的這一論點，這是「這一理論主義傾向發展的最高極至」^⑥。

阿圖塞接著討論關於拋棄馬克思主義搞結構主義的指責，這種指責特別是針對著《解讀〈資本論〉》，它是圍繞著結構因果性的概念，即原因是存在於其結果所呈現的關係中的這種概念。阿圖塞表示他是一向拒絕結構主義的，這種結構主義就它是一種同質的傾向來說，它是在把現實歸結為一種沒有必然關係的各種因素的組合，而且打算以這種抽象的方式來塑造現實。他主張，科學的角色是藉助理論中的迂迴使具體現實變得可以理解，通過抽象概念的建立目的是為了認識現實，而不是要把現實歸結為抽象的東西。如果說他在《解讀〈資本論〉》中賣弄過結構主義的術語，儘管如此他還是從來沒有向結構主義投降。

然而他在《自我批評材料》中討論《解讀〈資本論〉》是包含著重大的退卻。他說，結構因果性在許多方面仍然有價值。其中之一是科學方面：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說「無因」意思是說，「矛盾歸根到底」從不親自出現在歷史舞台上（「歸根到底決定的時刻永遠不會到來」），而且我們不能直接的把它掌握住，就好像它是一種「親自出現」一樣。它是階級鬥爭舞台上的「原因」，要抓住的「決定性的環結」，但是只在辯證的意義上，在規定什麼是什麼的時候才是如此。」^⑦

另一個是哲學方面：

「辯證法使得占支配地位的原因成為不在場的原因，因為它抹去、遮蔽和「揚棄」這種黑格爾以前的機械的原因的範疇，即被看作是撞球台上的球本身、我們能夠掌握住、被指為實體、主體等等的這種原

因。辯證法在**提出**完全不同的因果性的論點當中，使得機械的「因果性」不在場。」^⑧

這樣，結構因果性就一方面成爲多元決定概念的重新說明，另一方面成爲這些社會解釋之間的分界點，一種是把社會看作是一連串無聯繫的事件或一個主體的產物，另一種則是根據一個複雜的和矛盾的結構來解釋社會。詳細說明整體結構如何對其部份起作用，仍然是一個沒有完成的任務。阿圖塞在《解讀〈資本論〉》中對歷史唯物主義問題設定的重視，從頂點一下子被降低到無足輕重的角色。

阿圖塞表示，他在《解讀〈資本論〉》中的主要錯誤是理論主義的而不是結構主義的。對這種錯誤的影響，在徵兆上最沒在意。也就是說在徵兆上最沒在意對階級鬥爭的影響。的確，在《保衛馬克思》和《解讀〈資本論〉》裡頭，就**階級鬥爭本身來說**，幾乎沒涉及到階級鬥爭的任何問題^⑨。

這種說法同我們在前面看到的阿圖塞逐漸拋棄認識論概念，拋棄爲知識的科學性提供保證的理論，而代之以提供科學和階級鬥爭之間的環結作爲理論中的階級鬥爭的哲學理論，有什麼聯繫呢？聯繫很密切。阿圖塞是用與我有點不同的說法來陳述這個對比的，但他說的意思是一樣的。他把認識論定義爲「科學實踐的條件和形式及其在各種不同具體科學中的歷史的理論」。然而，他把認識論的兩種意義區分開來。一種是思辨意義：認識論是「與其他實踐有差別的科學實踐的理論」。這當然是指我在本書中所用的這種意義的認識論，即一種由建立科學性的一般標準爲認識提供科學性保證的哲學意識形態。另一種意義是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成爲有關「現存各種知識的理論【生產方式】和【生產過程】的物質、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和哲學的條件」之研

究^⑩。

這樣，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就取代了規定任何知識可能限度的形而上學條件，成為現存各種科學得以產生的這種歷史過程的科學分析。阿圖塞在他一篇論馬克思科學發現的條件的作品中，概略地描繪出了這種分析的一個方面會是什麼樣子，這篇作品現在用法文第一次在《自我批評材料》中發表了^⑪。

阿圖塞說明按照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這種概念，分析斷裂必將遇到的這些條件：

「斷裂本身不能說明自己，因為它只是把一個理論事件即歷史上的一門新科學的出現所產生的徵兆和影響這個單純的事實記錄下來。但是這種理論史的事件仍必須通過把它產生出來的各種物質、技術、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條件這種的會合加以解釋。而且在這些條件當中，在某種情況下（而且無可否認的在馬克思的這種情況）一定要把**理論階級立場**的介入，或者所謂的「哲學領域」的介入，放到首列來。」

⑫

這樣，一種對症解讀就變成爲雙重的對症解讀了。它要力圖在作品中譯解出理論問題設定的存在，並且在這存在中發現使這種問題設定產生出來的歷史場合的這些症兆。在這種場合中，哲學，這個理論中的階級鬥爭，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不同社會階級之間的對立就是通過這種理論形式來解決，從而使科學的發展有其可能或者遭到阻礙。

阿圖塞從他的《自我批評材料》中得出的結論是，雖然《保衛馬克思》和《解讀〈資本論〉》包含有他所討論的理論主義偏向，然而這兩部書的主要傾向，即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仍然是正確的。不過，他承認，這種理論主義的結果是使這兩部書沒有過問階級鬥爭。

這不是一個小的偏向。如果說阿圖塞現在強調階級鬥爭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內容，如果說他在最近的著作中把階級鬥爭同歷史唯物主義的產生聯繫起來，那麼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階級之間的關係在他的著作中還是被替換掉了。

正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這種替換已從他現在拒絕的唯心主義的科學理論，轉移到了意識形態理論，這種理論儘管有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的發展，從根本上還是一種認識論的理論。在《自我批評材料》中，阿圖塞承認在有別於科學的意識形態認識論理論和作為階級鬥爭結果與場所的唯物主義理論之間存在著矛盾。的確，他用這些話批評《保衛馬克思》和《解讀〈資本論〉》中的意識形態理論：「可是我認為意識形態是歷史存在的普遍要素，而且我在這時並沒有踏出任何一步。因此我忽略掉了穿透、分割、重組意識形態各個部份和各種對立階級傾向並使它們對立起來的它們之間的這種差異。」●

說得很好。但是阿圖塞一直都沒有討論意識形態的唯物主義概念和認識論概念之間的這個矛盾在多大程度上還困擾著他後來的著作。不管他怎麼說，他最近的作品表明他還在繼續把意識形態看作「歷史存在的普遍要素」。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生產者將繼續在意識形態中勞動，繼續需要那些用科學武裝起來的人去指導他們。

這樣，如果說阿圖塞的《自我批評材料》在一些問題上為我們提供了有用的說明，而且也證實了在這篇文章●裡頭對他的作品發展所做的這一評估的話，那它並沒有包含比我所批評的立場更多的東西。因此，我對他的立場總的判斷沒有改變：儘管阿圖塞做出了重要的積極貢獻，對他的立場還是必須加以駁斥●。

- ① Louis Althusser, *Eléments d'Autocritique* (Paris: Hachette, 1974), p. 8.
- ② *Ibid.*, p. 33.
- ③ *Ibid.*, pp. 14-15.
- ④ *Ibid.*, p. 42
- ⑤ *Ibid.*, pp. 48-49.
- ⑥ *Ibid.*, p. 51.
- ⑦ *Ibid.*, p. 56 n.
- ⑧ *Ibid.*, p. 57 n.
- ⑨ *Ibid.*, p. 94.
- ⑩ *Ibid.*, p. 51 n.
- 阿圖塞的〈馬克思的科學發現的條件〉一文以〈論青年馬克思的發展〉為標題收在《自我批評材料》中。參看上面第一〇九～一一二頁。
- Louis Althusser, *op. cit.*, p. 98.
- *Ibid.*, p. 82.
- 《自我批評材料》法文版內容也包含一篇同樣名稱的文章。——譯註
- 阿圖塞在《答劉易斯》和《自我批評材料》中作的「自我批評」，引起了許多人對法國左派帶有敵意的反應。這類反應的兩個重要例子，可以在下兩部作品找到：Jacques Rancière, *La Leçon d'Althusser* (Paris: Gallimard, 1974); Jean-Marie Vincent, *Contre Althusser*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Edition, 1974)。這兩部評論著作我很晚才得到，來不及在本書正文中加以分析。它們的價值是很不相同的。朗西埃是《解讀〈資本論〉》第一版的合作者之一，他的書分析了阿圖塞的發展對法國左派的作用，具有重大的意義，將為任何進一步討論

阿圖塞的政治提供一個起點。然而朗西埃的立場包括有毛澤東思想的一切最壞的方面——唯意志論、經驗主義和崇拜自發性，他可能提出的任何理論觀點都受這種立場污染了。文森(Jean-Marie Vincent)是法國托派組織革命共產主義同盟的成員，他所編輯的這個論文集非常令人失望。除了對阿圖塞與史大林主義的關係有一個很好的分析以外，這個集子沒有什麼理論價值，是一本大雜燴，混雜了無力的論戰、混亂的論據和最老掉牙的托派正統的教條重申(「第四國際已經在理論上提出和解決了阿圖塞在理論和政治領域裡引經據點地提出的大多數問題」)，有敵若此，阿圖塞也沒必要交什麼朋友了。



阿圖塞的簡歷^①

阿圖塞是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六日生於阿爾及爾 (Algiers) 附近的比曼德雷 (Birmendrèi)。在阿爾及爾和馬賽 (Marseilles) 上學，一九三七年參加了天主教青年運動 (The Catholic Youth Movement)。一九三九年應召入伍。一九四〇年六月被俘，被關在一個德國戰俘集中營裡直到戰爭結束。戰後，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回頭從事他的研究。他的博士論文《黑格爾哲學中內容的觀念》 (*The Notion of Content in Hegel's Philosophy*)，是在哲學家巴歇拉爾的指導下寫成的。他在一九四八年取得學位，從那以後一直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執教。他還在一九四八年加入共產黨，至今猶是法共的一員。

① 這篇簡歷資料出自 Saül Karsz, *Theorie et Politique: Louis Althusser* (Paris: Fayard, 1974).





參考書目

-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London: Allen Lane, 1969).
- Althusser, Louis and others, *Lire le Capital*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1973).
- Althusser, Louis and Balibar, Étienne,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 Althusser, Loui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 Althusser, Louis, *Politics and Histor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 Althusser, Louis, "The Conditions of Marx's Scientific Discovery," in *Theoretical Practice*, No. 7/8 (January 1973).
- Althusser, Louis, *Response à John Lewis*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1973).
-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ie et Philosophie Spontanée des Savants*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1974).
- Althusser, Louis, *Eléments d'Autocritique* (Paris: Hachette, 1974).
- Bachelard, Gaston, *Le Rationalisme Appliqué*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0).

Balibar, Étienne, "Self Criticism," in *Theoretical Practice*, No. 7/8 (January 1973).

Balibar, Étienne, "Sur le dialectique historique," in *Pensée*, No. 170 (August 1973).

Bettelheim, Charles, *Calcul économique et Formes de Propriété*, (Paris, 1970).

Bettelheim, Charles, "State Property and Socialism," i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 No. 4 (November 1973).

Birchall, Ian, *Workers against the Monolith* (London: Pluto Press, 1974).

Bukharin, Nikola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9).

Burt, Edwin A.,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al Science* (London: Harvester Press, 1967).

Cliff, Tony, *Russia* (Lond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970).

Cliff, Tony and Birchall, Ian, *France: The Struggle Goes On* (London, 1968).

Colletti, Lucio, *From Rousseau to Leni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Colletti, Lucio,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

Conquest, Robert, *The Great Terror*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71).

- Debray, Régis, *Prison Writing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
- Engels, Friedrich, *Anti-Dühring*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47).
- Engels, Friedrich, *Dialectics of Natur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54).
- Foucault, Michel,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2).
- Galileo Galili, "The Assayer," in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 (New York: Doubleday, 1957).
- Geras, Norman, "Essence and Appearance: Aspects of Fetishism in Marx's *Capital*," in *New Left Review*, No. 65 (January-February 1971).
- Geras, Norman, "Althusser's 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 No. 71 (January-February 1972).
- Glucksmann, André, "A Ventriloquist Structuralism," in *New Left Review*, No. 72 (March-April 1972).
- Godelier, Maurice,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 Gramsci, Antonio,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 Harmann, Chris, *How the Revolution was Lost* (London, 1969).
- Harmann, Chris, *Bureaucracy and Revolution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1974).
- Hegel, Georg W. Friedrich, *The Science of Logic* (London: George

- Allen & Unwin, 1929).
- Hegel, Georg W. Friedrich,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Hirst, Paul Q., "Althusser and Philosophy," in *Theoretical Practice*, No.2 (April 1971).
- Hyppolite, Jean, *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 (London: Heimann Books, 1969).
- Karsz, Saül, *Theorie et Politique: Louis Althusser* (Paris: Fayard, 1974).
- Korsch, Karl, *Marxism and Philosoph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 Koyré, Alexander, *Etudes Galiléenes* (Paris, 1966).
- Koyré, Alexander, "Galileo and Plato,"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43).
- Lakatos, Imre and Musgarve, Alan ed.,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Lakatos, Imre and Zahar, E., *Why did Copernicus' Programme Supersede Ptolemy's* (Offprint).
- Lecourt, Dominique, *L'Epistémologie Historique de Gaston Bachelard* (Paris, 1972).
- Lecourt, Dominique, *Pour une critique de l'Epistémologie* (Paris, 1972).
- Lecourt, Dominique, *Une Crise et Son Enjeu* (Paris, 1973).
- Lenin, Vladimir I., *Collected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60-63).

Lenin, Vladimir I., *Materi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47).

Lenin, Vladimir I., *Between the Two Revolution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1).

Lukács, Georg,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1).

Lukács, Georg, *Leni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Lukács, Georg, *Political Writings. 1919-29*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Macchiocchi, Maris Antonietta, *Letters from inside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to Louis Althuss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

Marx, Karl,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1).

Marx, Karl, *Capital*, Volume I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0).

Marx, Karl, *Capital*, Volume II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56).

Marx, Karl, *Capital*, Volume III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1).

Marx, Karl, *Grundriss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3).

Marx, Karl,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3-72).

- Marx, Karl, *Early Texts* (London: Basil Blackwell & Mott, 1971).
-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Se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8).
-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The German Ideology*, Part On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0).
- Meszaros, István,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London: Merlin Press, 1970).
- Popper, Karl 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
- Ranciére, Jacque, "Le conception de critique et d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es *Manuscrits de 1844 au Capital*," in *Lire le Capital*, by Louis Althusser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1973).
- Ranciére, Jacque, *La Leçon d'Althusser* (Paris: Gallimard, 1974).
- Revai, Josef, "A Review of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Theoretical Practice*, No. 1 (January 1971).
- Spinoza, Baruch, *Ethics* (London, 1959).
- Stedman Jones, Gareth, "The Marxism of the Early Lukács," in *New Left Review*, No. 70 (November-December 1971).
- Stedman Jones, Gareth, "Engels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in *New Left Review*, No. 79 (May-June 1973).
- Theorborn, Göran,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Birth of 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 No.79 (May-June 1973).
- Tribe, Keith, "Remarks on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Marx's *Grundrisse*," i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3, No. 2 (May

1974).

Trotsky, Leon, *The First 5 Year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New York: Monad Press, 1972).

Trotsky, Leon, *1905* (London: Penguin Press, 1973).

Vincent, Jean-Marie edited, *Contre Althusser*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 1974).

Walton, Paul and Gamble, Andrew, *From Alienation to Surplus Value*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72).

Woolfson, Harry A., *The Philosophy of Spinoza*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譯名索引

A

- | | |
|--|---|
| Abstract and concret | 抽象和具體 69-70 |
| Algeria | 阿爾及利亞 33 |
| Alienation | 異化 41-43,106 |
| Althusser, Louis | 阿圖塞 |
| <i>For Marx</i> | 《保衛馬克思》1-3,7,49,66,74-75,77,
102,113,119,124,135,141-142 |
| <i>Lenin and Philosophy</i> | 《列寧和哲學》3,101,102,135,141 |
| <i>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i> | 《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
77-81,108 |
| <i>The Conditions of Marx's Sci-
 entific Discovery</i> | 《馬克思的科學發現的條件》107-
112 |
| <i>Reply to John Lewis</i> | 《答劉易斯》101,122,132,141 |
| <i>Reading Capital</i> | 《解讀〈資本論〉》1-3,60,64-66,67,
74,75,102,112,123,135,141-142 |

- Philosophy and the Spontaneous Philosophy of the Scientists* 《哲學和科學家們的自發哲學》 116
n,141
- Elements of a self Criticism* 《自我批評材料》 2-3,141-148
- Argentina 阿根廷 136
- Aufhebung 揚棄 82
- Austro-Marxists 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 18
- B**
- Bachelard, Gaston 巴歇拉爾 46,114 n
- Balibar, Étienne 巴里巴爾 123,129,133 n
- Bergson, Henri 柏格森 20
- Berstein, Eduard 伯恩施坦 18-19
- Bettleheim, Charles 貝特海姆 121,132 n-133 n
- Bolsheviks 布爾什維克 20,33,120
- Brezhnev Leonid 布里茲涅夫 119
- Bukharin, Nikolai 布哈林 21,56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歷史唯物主義》 21,56
- C**
- Chile 智利 119
-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中國共產黨 124
- Class struggle 階級鬥爭 9,86,105-113,131-132,146-148
- Colletti, Lucio 科萊蒂 89 n,100
- Communism 共產主義 76,128,129,131



- | | |
|-------------------------------------|-----------------------------------|
|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 英國共產黨 34 |
|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 蘇聯共產黨 33 |
| Conjuncture | 場合 59,112 |
| Croce, Benedetto | 克羅齊 20 |
| Czechoslovakia | 捷克 121 |
| D | |
| Darwin, Charles | 達爾文 17 |
| Debray, Régis | 戴布萊 74 |
| Derrida, Jacques | 德希達 11 n |
| Descartes, Rene | 笛卡兒 23,106-107 |
| Dialectic, the | 辯證法 14-16,27,42-43,45,51-66,81-86 |
| E | |
| Economism | 經濟主義 122 |
| Einstein, Albert | 愛因斯坦 50 |
| Empiricism | 經驗主義 14,43,71,100,101 |
| Engels, Friedrich | 恩格斯 19,33,72,130 |
| and the dialectic | 和辯證法 15-16 |
| <i>Anti-Dühring</i> | 《反杜林論》 13,15,17 |
| <i>Dialectics of Nature</i> | 《自然辯證法》 15,100-101 |
| <i>Preface to Capital Volume II</i> | 《資本論》第二卷序言 48 |

- Epistemological break 認識論上的斷裂 50,70,76,98,105-112,
142
- Epistemology 認識論 43-46,67-74,95,112,130,131,146,
147,148

F

- Fetishism 拜物教 28,51,61-62,74,128-129
- Foucault, Michel 傅珂 11 n,117 n
- France 法國 33,125
- Freud, Sigmund 弗洛伊德 48

G

- Galileo, Galili 伽利略 23,43,106
- Garaudy, Roger 加羅蒂 54
- Generalities 一般性 70-71,74,77
- Germany 德國 120,123
- Godard, Jean-Luc 尚·盧·高達 125
La Chinoise 《中國人》 125

H

- Habermas, Jürgen 哈伯瑪斯 91 n
- Hegel, Georg W. Friedrich 黑格爾 21,23,24,25,27,52,56,74,75,137
and the dialectic 和辯證法 15-16,51-52,57-58,82-84
The Phenomenology of 《精神現象學》 53,82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歷史哲學》 53

L

- Lecan, Jacques 拉康 11 n
- Lakatos, Imre 拉卡托斯 67
- Lenin, Vladimir I. 列寧 20,32,34,59,75,105,112,130
-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 102, 103
- What is to be Done?* 《怎麼辦?》 27
- Lewis, John 劉易斯 142
- 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 (LCR) 「革命共產主義同盟」 120

M

- Macchiocche, Maria Antionietta 瑪契奧奇 125
- Mach, Ernst 馬赫 103
- Maoism 毛澤東思想 125
- Marx, Karl 馬克思 13,28,29,30,31,45-46,48,49-50, 63,65,74-76,82-84,98,106,109-111,130,137,142-143
- Capital* 《資本論》 16,17,19,20,21,31,43,45, 48,51,61,77,85,106,128,129
-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哥達綱領批判》 14
-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經濟學哲學手稿》 41-43,49-50,110

- Grundrisse*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 42,59,106
- Introduction to the Contribution to a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110
-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剩餘價值理論》 49,63
- Theses on Feuerbach*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49
-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馬克思和恩格斯
- The German Ideology* 《德意志意識形態》 14,49
- Marxism 馬克思主義
- Scientificity of Marxism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 13-14
- May events(1968) 五月事件 33,125
- N
- Negation of the negation 否定的否定 57-58,82-84
- Nietzsche, Friedrich 尼采 11 n
- O
- Overdetermination 多元決定 57,59,60,64,84,113,136,146
- P
- Parti Communist Français(PCF) 法國共產黨 119,126
- Partito Comminista Italiano(PCI) 義大利共產黨 34,121,125
- Philosophy 哲學 13-34,102-113

Plato	柏拉圖 106
Plekhanov, Georgii Valentinovich	普列漢諾夫 17,86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經濟學 41,42,48-49,77,112
Popper, Karl R.	波柏 105
Portugal	葡萄牙 34,121,136
Practice	實踐 66,69-70,96-101
Problematic	問題設定 46-50,70,76,97
Process without a subject	沒有主體的過程 81-86
Proletarian revolution	無產階級革命 8,31-32,138-139

R

Ranci�re, Jacques	朗西埃 127,130
Reading	解讀 43-46
Revolutionary Party	革命黨 22,26,32,136-137
<i>Rheinische Zeitung</i>	《萊茵報》 110
Ricardian left	李嘉圖左派 49,112
Ricardo, David	李嘉圖 49
Russia	俄國 120,123,124,125

S

Sartre, Jean-Paul	沙特 10,11 n
Scientificity and the science	科學性和科學 67,68,71,72
Second International	第二國際 17-20,21
Smith, Adam	亞當·斯密 49
Solzhenitsyn, Alexander	索忍尼辛 124



- South Africa 南非 33,136
- Spain 西班牙 120,136
- Stalin, Joseph 史大林 8,119,120,123,125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33
- Stalinism 史大林主義 7,33,119,135,137,144
- Structural causality 結構因果性 60-66,136,145-146
- Structuralism 結構主義 7,145-146
- Structure in dominance 占主導地位的結構 54-55,58,59,60
- Subject 主體 30,33,79-86
- Superstructure 上層建築 14,17-19,21-22,55-56,69
- Symptomatic reading 對症解讀法 47,48,51,98,147
- T
- Theoretical anti-humanism 理論反人道主義 85
- Theoretical practice (見科學性和科學)
- Theory (見科學性和科學)
- Theory and practice 理論和實踐 21-22,67,74,136
- Theory of theoretical practice 理論實踐的理論 72-74,95,102,145
- Third International (Comintern) 第三國際 32,33
- Trotsky, Leon 托洛茨基 8,32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俄國革命史》60
- Trotskyism 托洛茨基主義 123-124

U

Unenen development 不平衡發展 56

W

Weber, Max 韋伯 91 n

Z

Zinoviev, Grigory E. 季諾維也夫 33

Zhdanov, Andrej A. 日丹諾夫 69

